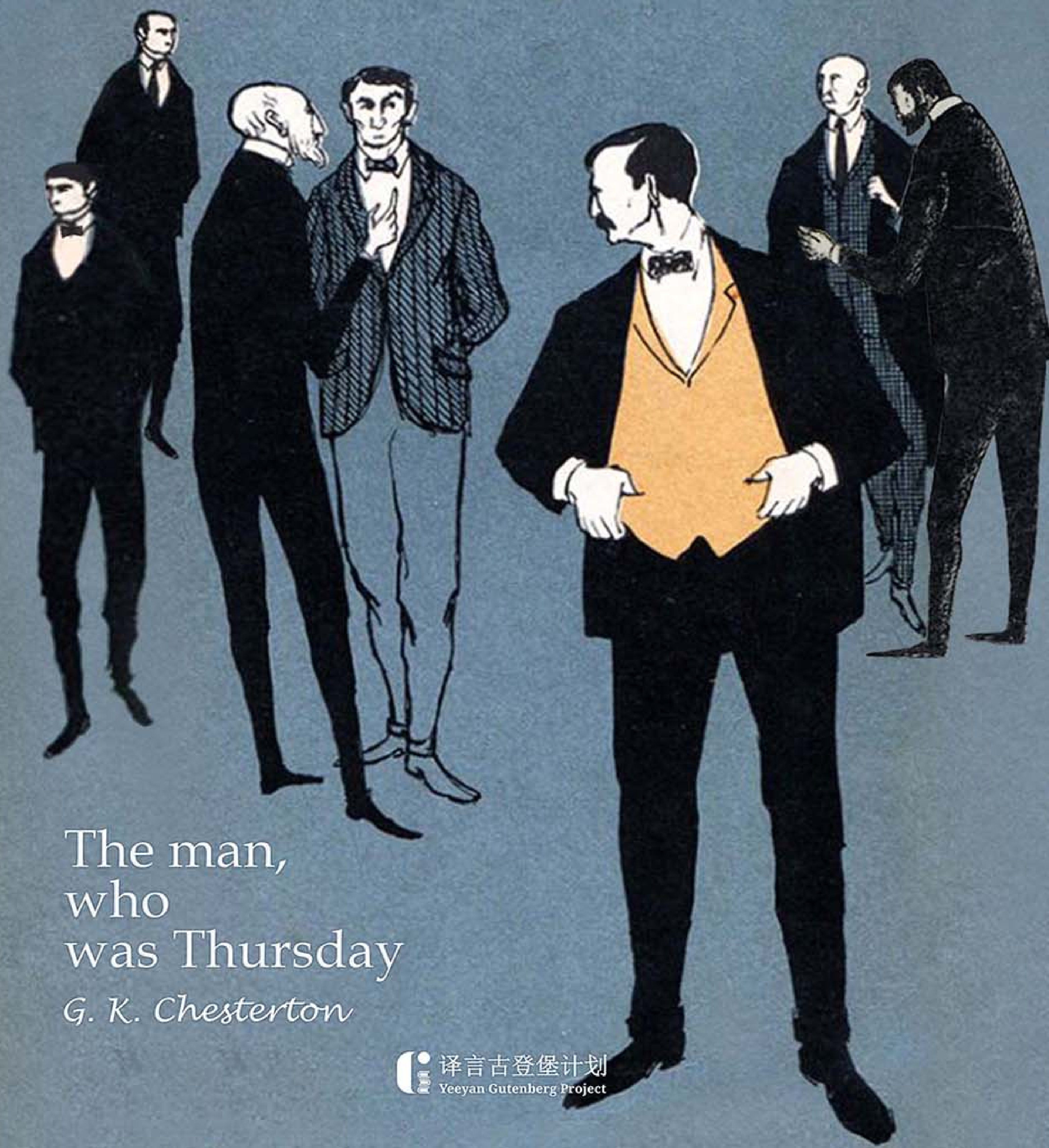
名叫星期四的男人

[英] G·K·切斯特顿 / 著　陈半思、梁琦、自旭辉 / 译　卢雨尘 / 责编



The man, who was Thursday

G. K. Chesterton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名叫星期四的男人

作者:[英]G·K·切斯特顿

译者:陈半思,梁琦,白旭辉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名叫星期四的男人 一个噩梦

致埃德蒙德·科莱利休·本特利

一片乌云笼罩在人们的心灵之上，狂风呼啸四野哀嚎，

是的，当我们年岁还小，病态的乌云就停伫在灵魂之上。

科学宣讲虚无而艺术赞美腐朽；

古老的世界停止运转：你我却欣然欢快；

他们拙劣而滑稽的恶行荒诞地萦绕在我们周边——

失去笑声的淫欲，毫无羞耻的恐慌。

就像惠斯勒[注]的那缕白发，照亮我们漫无目的的忧郁哀伤。

人们露出自己的白色羽毛[注]，却骄傲得如同展示一根美丽的花翎。

生活是一只渐逝的飞蝇，而死亡是一只蜇人的雄峰。

当你我风华正茂，世界其实已古老沧桑。

他们甚至把体面的罪恶编织成莫名的模样：

人们以荣耀为耻，但我们并不羞愧。

我们脆弱而愚蠢，却并不因此颓败，并不；

当黑色的太阳神阻隔了天堂，我们不再为他歌唱。

我们是孩子——我们的沙堡甚至像我们一样脆弱，

它们高高耸立，我们堆积它们以打破苦涩的海洋。

我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傻瓜，恼人而荒唐，

当所有教堂的钟声保持沉默，我们的系铃帽[注]发出声响。

并非全然无助的我们守住了城堡，小小的旌旗随风飘扬；

伟大的人们与乌云苦战，要把它涤荡出这个世界。

我又找到那本我们曾经找到的书，感受到这一时刻

洁净之物的呼喊被远远地抛出鱼形的帕玛诺克[注]；

绿色康乃馨凋谢，仿佛遭遇了穿行而过的森林之火，

在席卷全世界千百万片草叶的狂风中咆哮；

又或者清醒、甜蜜而猝不及防，犹如鸟儿在雨中鸣唱——

真相来自图西塔拉[注]的讲述，快乐脱胎于痛苦。

是的，冷静、明朗而猝不及防，犹如鸟儿在晦暗朦胧中鸣唱，

达尼丁[注]对萨摩亚[注]说，黑暗对白天说。

但我们还年轻；我们要活着看到上帝打破他们痛苦的魔咒。

上帝和光荣的共和国全副武装着回来了：

我们看见了曼苏尔城(注)，尽管它有些摇晃，安心了——

那些没看见的人有福了，尽管他们目盲，却也相信着。

这是一则关于那些古老恐惧，甚至清空地狱的故事，

只有你们才能理解它讲述的真相——

巨大的耻辱之神如何恐吓和摧毁众人，

巨大的恶魔如何遮蔽星辰，却又在瞬间倾覆。

这些疑虑如此清晰而容易捕捉，却又如此可怕而让人难以承受——

哦，除了你们还有谁能理解；是的，还有谁能理解？

疑虑驱使我们穿过黑夜，正如我们二人谈论了一个重点，

黎明降临城市街道，我们的头脑豁然开朗。

此刻，以上帝和平之力，我们可以讲述此种真相；

是的，生根滋养力量，变老孕育美好。

最后我们找到了平凡的事物、婚姻和一个信条，

现在我可以安然地写，而你们可以安然地读。

——G. K. C.

1. 惠斯勒（Whistler）：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著名印象派画家，父亲是美国工程师，全家曾居于圣彼得堡。惠斯勒曾入读西点军校，之后自选画家为职业。

2. 白色羽毛（white feather）：源自英文show the white feather, 有示弱、胆怯的意思。

3. 系铃帽（cap and bells）：一种带铃铛的帽子，由旧时宫廷小丑佩戴。

4. 帕玛诺克（Paumanok）：原为英国印第安语词汇，意为鱼形的岛屿。

5. 图西塔拉（Tusitala）：原为萨摩亚词汇，意为写故事的人。

6. 达尼丁（Dunedin）：又译但尼丁或丹尼丁，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部，是奥塔哥地区（Otago）首府，亦是南岛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基督城。

7. 萨摩亚（Samoa）：全称萨摩亚独立国，是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约位于夏威夷与新西兰的中间、美属萨摩亚的西方，为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心。1962年独立。

8. 曼苏尔城（Mansoul）：该词出自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1962-1688年）的著作《曼苏尔之战》（The War for Mansoul），为一城堡之名。

第一章
藏红花公园的两位诗人

藏红花公园外围的村子坐落于伦敦的西边，极像落日余晖下火红却又形状千变万化的浮云。通体由亮眼的红砖砌成，真实的天际线看上去十分奇怪，甚至于它的平面示意图都很潦草。它是一个投机建筑师才情爆发的作品，他时而称这种建筑风格为伊丽莎白[注]式，时而称之为安妮女王[注]式，很显然在他的心中这两位女王没什么区别。尽管这个公园没有通过任何方式产出过哪怕一件艺术品，但称其为艺术家的聚集地还是比较公正的。虽然它自诩为知识分子聚集地的说法仍经不住推敲，这里是一个乐园却是毫无疑问的。当一个陌生人初次探访这些古怪的红房子时，他会心想适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该是多么奇怪。当他碰到这里的居民后也并未对此感到失望。如果初来乍到的陌生人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梦境，而非假象，那这个地方岂止是让人喜欢，简直可以称得上完美。即使这些人不是所谓的艺术家，然而作为整体仍然富有艺术的美感。那个有着赤褐色长发和粗野面庞的年轻男子，他不是一个诗人，但他本身就是一首充满韵味的诗歌；一个带着破烂白色帽子，脸上留着粗乱白色胡子的老先生，这个道貌岸然的江湖骗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他至少可以引发他人对哲学的思考；一个看上去科学家一般，有像蛋一样圆滑的秃头和鸟皮一样皱巴巴的脖子的先生，摆出一副好像对科学有什么贡献的样子，尽管他在生物领域没有任何开拓性的发现，但他又能发现什么比他自身更独特的物种呢？正因如此，也仅因如此，这个地方需要被正确地看待；它不能被过多地视作艺术家的工坊，而更像是一个脆弱的艺术成品。当一个人踏足这里，周围的氛围让人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部写好的戏剧中。

特别是到了日暮时分，藏红花公园美得如同虚幻。夸张的房顶在夕阳的余晖中黑黝黝的，整个不可思议的小庄园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片遗世独立的云彩。这种感觉在举办狂欢活动的夜晚里更甚，当小花园都张灯结彩，硕大的中国灯笼好似矮树上长出的畸变硕大的奇怪果实。而这一切，在当地人模糊的记忆里，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展现得最为强烈。一个赤褐色头发的诗人成了主角。当然，这不是他成为焦点的唯一一天。在许多夜晚，经过他那小小的后花园的人可能会听到他用那高亢而又说教的声音对着人们，尤其是旁边的女人们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妇女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大多数女人们称得上自我意识在逐渐觉醒，她们公开反对男性霸权。但转身又用仔细聆听男人讲话的方式对男人毕恭毕敬，而普通的女性们则不会这样做。卢西恩·格雷戈里先生，就是那个红头发诗人，尽管他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总是哈哈大笑，他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值得人们倾听。他总是用一种放肆无礼的，但又起码能给人带来片刻欢愉的新奇表述，来宣讲那一套关于艺术的混乱性以及混乱之美的陈词滥调。他那奇怪而引人注目的外表在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不少忙，就像俗话所说，他极尽所能发挥他外表的价值。他黑红色的中分发型像女人一样，低垂的卷发又像是拉斐尔前派画作里处女们的卷发一般。在这个看似圣洁的椭圆脸上，却投射出开阔而残忍的神色，下巴微微向前扬起，透露着伦敦佬那样的轻蔑表情。这种组合立刻搔到人们敏感的神经，让这群神经质的人们无比恐慌。他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亵渎神明的例子，一个天使和猿猴的混合体。

即使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个特殊的夜晚也会因为这里奇怪的落日而被人铭记。它看上去就像是世界末日，整个天空都仿佛被一对栩栩如生的翅膀覆盖，你只能说天上附满了羽毛，那种几乎能轻轻拂过面庞的羽毛。穹顶下的地方大多覆满了灰色，夹杂着奇怪的紫色和浅紫色，以及不自然的粉色和淡绿色。但往西整个天空则变得难以描述，表面通透但暗藏巨大的能量。最后几片火红色的羽状云遮住了太阳，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般。这一切都十分靠近地表，仿佛在述说一个

内容惊天动地的秘密。而苍天似乎就是一个秘密。它在讲述着一种壮丽的渺小，这种渺小就是当地爱国主义的灵魂所在。而此时天空也似乎十分渺小了。

就像我刚刚所说，一些居民会因为如此有压迫感的天空而记住今晚。而另一些人则会因为第二位藏红花广场的诗人的首次出现而将今晚铭记在心。很长一段时间那位的红头发的革命者在广场滔滔不绝，没有任何对手。然而落日余晖渐渐隐去之时，他的一枝独秀戛然而止。这位新来的诗人自称加布里埃尔·赛姆，面容温和，有着干净的浅色山羊胡和淡黄色的头发。但渐渐地人们感觉到他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么温和。他公然对格雷戈里，也就是那个盛名远扬的诗人，在诗歌整体的本质理解方面提出异议，他也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向所有人强调自己的出现。他自称为歌颂法与秩序的诗人，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诗人。所以，整个藏红花公园的人都注视着他，好像那一瞬间他自一片不存在的天空中从天而降。

事实上，卢西恩·格雷戈里先生，就是那位主张无政府主义的诗人，将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

“很可能，”他突然以抒情诗般的语气说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乌云密布，天色凶恶的夜晚，受人尊敬的诗人如异兆般降临于世。你说你是注重法律的诗人，我却要说你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家伙。我只好奇，当你出现在这个花园，可曾有异星陨落，抑或大地震颤？”

那个有着淡蓝色眼睛和浅色尖翘胡子的诗人，以一种顺从却严肃的神情忍受着这些责难。人群中的第三方，也就是诗人格雷戈里的妹妹罗莎蒙德，一个和她兄长一般有着一头火红色长发但神色更为和蔼亲切的姑娘，钦佩却又有些不赞同地笑了起来，她通常把这种笑声给予家中地位最高的人。

格雷戈里又恢复了自己高谈阔论的好心情。

“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喊叫道，“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置换这两个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抛出炸弹的人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他宁愿追求一瞬间的辉煌，而不甘于万事归于平庸。在他眼中，一瞬间爆炸出的耀目光芒和完美的震耳轰鸣，远比横七竖八的警察尸体更为珍贵。一个艺术家会忽视一切政府，废除一切准则。诗人唯混乱无序为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世间最有诗意的事物只会是地铁罢了。”

“那么确实如此，”诗人赛姆先生说道。

“胡说八道！”格雷戈里叫喊道，当任何人试图产生悖论时他都保持着相当的理性。“为什么所有的铁路职员和铁道挖土工的神情看上去都十分伤感疲惫，那种无可比拟的伤感疲惫？我来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列火车行驶在正轨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火车行至何处，他们都会到达车票上的目的地；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经过斯隆广场站时，下一站必定是维多利亚站，而不会是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下一站毫无来由地变为贝克街，啊，听他们肆意的狂笑！啊，看他们的眼睛宛若星辰，仿佛灵魂又一次飞升入伊甸园！

“你这个毫无诗意的人，”诗人赛姆回复道。“如若铁路职员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他们只会和你的诗一样寡淡无味。命中目标是罕见离奇之事，错过目标则经常发生。当一个人用不知射向哪儿的箭矢击落远处的鸟，我们视之为英勇。那么一个人在呼啸的引擎的带领下到达远方的站台不亦是一件伟大的事吗。混乱是乏味的，因为在混乱中一列火车可以驶向任何地方，可以是贝克街，抑或是巴格达。但人就像是一个魔术师，他全部的魔力就在于当他说出维多利亚站时，你看！维多利亚站就到了。不，带走你那无聊透顶的诗歌散文吧，让我得以带着自豪的泪水欣赏列车时间表；带走你的拜伦，他庆祝人们的失败；给我布拉德肖，他庆祝他的胜利。我说，给我布拉德肖(注)！”

“你必须要走了吗？”格雷戈里挖苦地问道。

“我来告诉你，”赛姆继续情绪激动地说，“每当列车驶来，我都能感受到它已经冲碎了围攻者的重重阻碍，人们赢得了与混乱的激战。你傲慢地说人们离开斯隆广场站后必会毫无阻碍到达维多利亚站。我却要说在这途中人们为了到达维多利亚站要经历成千上万的事。无论何时抵达那里，我都有一种九死一生的逃亡感。当‘维多利亚’从列车长的口中喊出，它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对我，是催人泪下的征服宣言，是真的‘维多利亚’，这是亚当的胜利！”

格雷戈里摇晃着他笨重的红脑袋，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

“即使在那时，”他说道，“我们诗人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所到达的维多利亚站究竟是什么？’你认为维多利亚像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却知道新耶路撒冷只不过如维多利亚一般。是的，甚至站在天堂的街道上诗人也不会感到丝毫满足。诗人永远都活在动乱中。”

“又来了，”赛姆急躁地说，“诗意存在于动乱之中从何谈起？你倒不如说诗意存在于晕船罢了。恶心反胃也是种动乱。在某些绝望的情境下，反胃和反叛可能还是有助于健康的东西，但如果我能明白它们富有诗意的原因，我就应该被吊死。概括地说，动乱就是令人恶心的，那不过是跟呕吐一样罢了。”

听到那个不怎么令人高兴的词的时候，女孩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但赛姆太过激动，并没有注意到她。

“只有万事皆行正轨！”他继续喊道，“那才是诗意！就像我们的消化系统，神圣而安静地运转。这才是一切诗意的基础。没错，世间最富诗意之事就是不感到反胃恶心，这种诗意能胜过繁花盛开，超越群星争辉。”

“实际上，”格雷戈里轻蔑地说，“你举的这个例子……”

“请原谅，”赛姆冷峻地讲到，“我忘记我们已经废除一切规定了。”

格雷戈里的前额首次泛起了一片红晕。

“你该不会期待我，”他说，“在这片草地上就彻底改变世界吧？”

赛姆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惬意地笑了。

“不，我并无此意，”他说道，“但我猜如果你认真对待你那无政府主义的话，这恰恰是你将要做的。”

霎那间，格雷戈里那如牛般瞪大的双眼突然像暴怒的雄狮一样眨了眨，旁人仿佛能感受到他鬃毛挺立的幻觉。

“你难道不认为，”他用一种阴森的语气说道，“我是认真对待我的无政府主义吗？”

“请再说一遍？”赛姆回应道。

“我对待我的无政府主义不够认真吗？”格雷戈里高声喊叫道，紧握的拳头扭曲成了一个结。

“我亲爱的朋友！”赛姆一边说，一边踱到一边。

带着惊讶，但又有点古怪的喜悦，赛姆发现罗莎蒙德·格雷戈里仍然在他身边。

“赛姆先生，”她说，“像你和我哥哥这样说话的人会做到言行一致吗？你现在说的是真心话吗？”

“你呢”他反问道。

“你的意思是？”女孩带着严肃的目光问道。

“我亲爱的格雷戈里小姐，”赛姆温柔地说，“真诚与虚伪都有很多种。当你为了一点盐而说‘谢谢你’时，你是真心的吗？”并不是。当你说“世界是圆的”时，你是真心的吗？也不是。这都是真的，但你并不是真心的。一件事可能只有一半正确，或四分之一正确，又或者十分之一正确；但他所说的话则超越了他的本心——从纯粹的意义上说。”

她眉毛下的双眼一直盯着他看；表情严肃而坦率，透露出如同无聊妇女般不假思索便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又像是如同世界一样古老的母爱本质。

“那么那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吗？”她继续问道。

“只是在我所说的那种层面上，”赛姆应道，“或者如你所想，只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她眉头紧蹙突然问道——

“他不会真的用炸弹——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吧？”

赛姆放声大笑，这种笑声在他衣冠楚楚的瘦弱身材上显得过于夸张。

“天哪，当然不会！”他说，“那种事只能悄悄地去做。”

她的嘴角显露出笑意，一方面为格雷戈里的荒谬感到可笑，又为他的安全感到庆幸。

赛姆和她散步到公园的一个角落处坐了下来，并且继续倾吐着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尽管看起来很肤浅，骨子里他还是一个

谦恭的人。而且谦恭的人总是滔滔不绝，自大的人则太过谨言慎行。他用暴力和夸张维护自己的体面。他在赞美整洁与得体时激情澎湃。自始至终紫丁香的香气萦绕着他。听到遥远的街道隐约传来的手风琴演奏的声音，那声音仿佛就是他的雄辩变成了悠扬的小调，自地下或是世界之外传来。

有好几分钟他都一边盯着姑娘的红发和顽皮的小脸一边聊着天，然后他想到，这里的人也应当有所交流，于是他站起来。让他惊讶的是，整个花园空无一人。很早之前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于是他急匆匆地道歉离开了。头脑里仿佛有种畅饮香槟后的醉感，这种感觉即使在后来也无法解释。随后种种疯狂的事女孩再没有参与进来，直到他的故事全部结束，他都没有再看到女孩一次。但是，她就像音乐的主题一样，以某种无法言表的方式贯穿在他之后所有狂热冒险里，她那奇特的头发就像一根红色的丝线穿过那乌黑一团，如杂乱绘制的挂毯画般的夜空。至于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则不太可信，它可能只是一个梦罢了。

当赛姆走到这条星光照耀下的街道上时，他发现街上空无一人。突然，他反应过来（以某种古怪的方式），这种寂静是有生命的，而非一片死寂。门的正外面竖着一杆路灯，散发出的微光仿佛给他身后探出围栏的树叶上镀上一层金色。离路灯大约一英尺远处隐约有一个人影，看上去和路灯一样僵硬，一动不动。这个人头戴黑色礼帽，身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在生硬的阴影下，连脸都近乎是黑色的。唯有那反着光的火红色发梢和那咄咄逼人的态度，向外界证明这是诗人格雷戈里。他就像是一个持剑静候死敌的蒙面亡命徒。

他犹豫地敬了个礼，而赛姆则规规矩矩地还礼。

“我一直在等你，”格雷戈里说道，“我们能聊一会儿吗？”

“当然。想要聊什么？”赛姆带着些许讶异地问。

格雷戈里用手杖敲打了路灯杆，又敲敲旁边的树。“关于这个和这个，”他大喊道，“关于秩序与混乱！这就是你那宝贵的秩序，一杆破瘦的铁路灯，丑陋而枯朽；而这是无政府状态，富有，充满生机，不断繁衍——这就是无政府状态，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一切都是一样的，”赛姆不疾不徐地回应，“你现在仅仅看到灯光下的树。我想知道你何时能通过树的光芒看到路灯。”接着，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你一直站在黑暗下是否仅仅为了继续我们微不足道的争论？”

“不！”格雷戈里用响彻街道的声音吼道，“我在这儿不是为了继续我们的争论，而是为了永久地结束它！”

一切又安静下来，尽管赛姆什么都没有明白，直觉告诉他要听到一些严肃的事。格雷戈里又开始以一种平和的语气说话，脸上带着令人不解的微笑。

“赛姆先生，”他讲道，“今天晚上你成功地做了件非凡的事。你成功地对我做了件任何肉体凡胎之人都未曾做到的事。”

“的确如此！”

“现在我想起来了，”格雷戈里若有所思地说，“有另一个人也同样做到过这件事。他是索森德的一个蒸汽船长（如果我记对的话）。你已经激怒我了。”

“我真的十分抱歉，”赛姆庄重地回应。

“我认为我的愤怒和你的侮辱太过于惊人，以至于一个道歉并不能消除分毫，”格雷戈里十分镇定地说，“任何决斗都无法消除它。就算我把你打死，我内心的愤怒依旧不会有丝毫减弱。唯有一种方法可将

你对我的侮辱抹去，我也会选择这种方法。即使这有可能使我身名俱毁，我仍要向你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说我没有严肃认真地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严肃有不同的程度，”赛姆应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未质疑过你的真诚，从未质疑过你那认为你的一切所言都值得一听的想法，也从未质疑过你认为一个悖论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被忽略的真相。”

格雷戈里痛苦地紧盯着他。

“那么在其他意义上，”他问道，“你觉得我不严肃吗？你只认为我是一个偶然说出真相的浪子。从更深刻更致命的意义上考虑，你并不觉得我严肃。”

赛姆用手杖猛烈地敲打着地上的石头。

“严肃！”他吼道，“我的天啊！这条路是严肃的吗？这些该死的中国灯笼是严肃的吗？这里的一群人都是严肃的吗？一个人走到这里胡说八道，也许都会有点道理。但我会鄙视一个一生从未做过比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更严肃事情的人，无论它是关于宗教，还是仅仅关于酒。

“非常好，”格雷戈里脸色开始发黑，“你应该去看看那些比宗教和喝酒更严肃认真的事。”

赛姆带着温和的神色静静等待着，直到格雷戈里又一次发话。

“你刚刚说到了宗教，你自己确实有信仰的宗教吗？”

“噢，”赛姆笑眯眯地说，“我们现在是天主教徒了。”

“那我可以让你对着任何你那宗教里的天神或是圣人发誓吗？发誓你不会将我接下来所说的一切泄露给任何人，尤其是不要告诉警察。你能发誓吗？如果你将承担这份可怕的自我克制，如果你让你的灵魂背负一个誓言以及一个绝不会想到的真相，我也会向你保证的。”

“你也会向我保证？”赛姆顿了一下问道。“我保证你将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赛姆突然摘下了自己的帽子。

“你的提议，”他说道，“太愚蠢了让人无法拒绝。你说诗人总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同意；但我希望他至少是一个运动员。此时此刻，请允许我以一个基督教徒的名义，以一个好伙伴和艺术同行的名义起誓，我绝不会向警察报告这件事，无论这件事是什么。现在，以科尔尼哈奇[注]的名义，告诉我这件事是什么？”

“我认为，”格雷戈里带着毫不在乎的平静神色说，“我们要叫辆马车了。”

他吹了两声长口哨，一个双座小马车嘎吱嘎吱地赶来。两人安静地上了车。格雷戈里给了一个位于切斯威克浅水湾的昏暗小酒馆的地址。马车在夜色下疾驰，载着这两个古怪的人离开了他们这个奇怪的村子。

---

1. 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I）：1558年11月17日至1603年3月24日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是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
2. 安妮女王（Queen Anne）：1702年3月8日起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女王。
3. 布拉德肖（Bradshaw）: (1839-1961年间年度)英国铁路时刻表
4. 科尔尼哈奇（Colney Hatch）: 伦敦巴尼特区内的一片街区的旧名，该区以科尔尼哈奇精神病院闻名。现常与疯狂愚蠢等精神问题有关。

第二章
加布里埃尔·赛姆的秘密

马车在一个尤为沉闷油腻的啤酒屋门前停了下来，格雷戈里领着他的同伴，加快步伐走了进去。他们在逼仄昏暗的客厅里坐下，身旁的独腿木桌污渍斑斑。整个房间又小又暗，侍者应声而来，但几乎看不清他的长相，只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是一个体型庞大留着胡子的家伙。

“你要用一点晚餐吗？”格雷戈里礼貌地问道，“这里的法国鹅肝酱不是太好，但野味还不错。”

赛姆神情淡漠，觉得格雷戈里是在开玩笑。但他默认了这种幽默，以一种教养良好的平静语调回应说：“哦，我要一份蛋黄酱龙虾。”

让他万万意想不到，侍者只是说了声“好的，先生”，就去准备上菜了。

“你要喝点什么？”格雷戈里问道，语气随意，又带有几分抱歉，“我只要一点薄荷甜酒，我已经吃过了。但这里的香槟相当不错，我们来半瓶波马利香槟怎么样?

“谢谢！”赛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你真周到。”他又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直到龙虾上桌——赛姆尝了一口，发现龙虾美味极了。他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起来。

“不好意思，我吃得太尽兴了！”赛姆面带微笑地跟格雷戈里说，“我真是太幸运了，梦里都没遇见过这样的事。从可怕的噩梦突然跳转到美味的龙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很少有这样的事。”

“我向你保证，你绝对不是在做梦，”格雷戈里说，“相反，这几乎是你有生以来最真实、最激动的时刻。哈，你的香槟来了。我得承认，这家酒吧的确有些表里不一。它里面陈设堪称顶级，外面却非常简陋，丝毫不引人注目。但这是我们谦虚的表现。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

“你说的‘我们’是谁？”赛姆问道。他一口气喝干玻璃杯中的香槟酒。

“这很简单，”格雷戈里回答说，“我们就是你所不相信的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

“哦！”赛姆立刻说，“你们在喝酒上挺讲究的。”

“是的，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很严肃，”格雷戈里回答说。

停顿了片刻，他又补充说：

“假如待会儿这张桌子开始转动，你可不要以为是自己喝了太多香槟的缘故。我不希望你误会自己。”

“嗯，如果我不是醉了，就是疯了，”赛姆十分镇定，“但是，我相信自己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表现得像个绅士。我可以抽烟吗？”

“当然！”格雷戈里说着掏出一个雪茄盒，“喏，试试我的。”

赛姆取出一根雪茄，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雪茄刀，切掉雪茄头，塞进嘴里。他悠然地将雪茄点燃，呼出一段长长的烟圈。就在同一时

刻，赛姆所坐的桌子开始旋转，开始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好像来到了一场疯狂的降神会(注)。但赛姆这一连串动作从容娴熟，没有受到半点影响，着实让人赞叹。

“你不用担心，”格雷戈里说，“这是一种螺旋运动。”

“那是当然，”赛姆面不改色，“螺旋运动而已，多么简单！”

赛姆继续抽着雪茄，室内烟气缭绕。突然，蛇一样在上空盘旋的烟雾变得笔直挺立，好像刚从工厂烟囱里冒出来似的。两人连同桌椅一起，嗖地穿透地面，仿佛瞬间被地球吞噬了。他们在一个轰隆隆的烟囱里急速下坠，快得就像失控的电梯，“砰”地一声一下子撞到底部。格雷戈里打开门，昏暗的红光散射进来。他看到赛姆仍然不急不慌地抽着烟，跷着二郎腿，神色不变。

格雷戈里带赛姆走进一个低矮的拱形通道，尽头处有一扇窄小而厚重的铁门，铁门上方装着一个壁炉大小的巨型绛红色灯笼，这就是红光的来源。门上有个窗口或格栅，格雷戈里在上面敲了五下。很快，里面有人问是谁，嗓音低沉，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格雷戈里的回答或多或少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约瑟夫·张伯伦先生”。沉重的铰链开始转动，显然这是某种通关密码。

门内，通道两侧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微光，好像装了铁丝网。赛姆定睛一看，才发现发亮的地方是成排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它们被密密麻麻地捆在一起。

“请你体谅我们如此戒备森严，”格雷戈里说，“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

“请不要感到抱歉，”赛姆说，“我知道你对律法和秩序满怀热忱。”他沿着排满武器的通道继续向前走。金色的长发，奢华的礼服大

衣，走在光辉灿烂的死亡大道上，他看上去无比脆弱，而又耽于幻想。

穿过几条相似的通道，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铁房子，墙壁弯曲得接近球面。里面的一排排长椅让它更像是科学演讲厅。大厅里没有步枪或手枪，但墙壁上悬挂着更为可疑的东西，样子奇形怪状，像是钢铁植物球茎，又或者是钢铁鸟蛋。它们是炸弹，这整个大厅本身就像是炸弹内部。赛姆在墙上蹭掉烟灰，走了进去。

“现在，我亲爱的赛姆先生，”格雷戈里豪爽地坐下来，长椅上方是那颗最大的炸弹。“既然现在我们都很放松，不如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此时此刻，我实在难以解释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这是一种突如其来极为主观的情感冲动，就像突然跳下悬崖或是坠入爱河。简而言之，你之前是个让人讨厌至极的烦人家伙；现在，坦白说，也非常令人厌恶。要是能给你点打击，一定大快人心，为此，我不惜打破二十条保密誓约。你点燃雪茄的方式简直能让一个神父违背忏悔的保密原则。你说你确信我不是一个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那现在这个地方对你说是否足够严肃？”

“这种欢乐的气氛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寓意，”赛姆表示同意，“但我能问你两个问题吗？你不用害怕告诉我，因为就像你知道的，你很聪明地要我保证绝不告诉警察，那么我一定信守诺言。我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首先，所有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反对的是什么？你想要取缔政府吗？”

“我们要颠覆上帝！”格雷戈里高呼，一种狂热自双眼迸出，“我们不仅仅是要推翻专制统治和警察条例。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确存在，但他们只是一个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注]的分支。而我们挖掘得更深，打击的力度也更大。那些浅薄无知的的造反派热衷于划分罪恶与美德，荣誉与背叛，并将之奉为圭臬。而我们要彻底否定这种主观专制

的分类。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愚蠢的感伤主义者提到了人的权利。但我们憎恨权利，就像我们憎恨谬误。我们已经彻底废除了对错之分。”

“还有左和右(注)，”赛姆热烈地回应道，“我希望你也能把它们废除掉。对我来说，它们都太麻烦了。”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格雷戈里厉声打断他。

“好的，”赛姆继续说，“所有你现在的行为和周围的环境都表明你们有所企图，在密谋什么。我的一个姨妈曾经住在商店上面，但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有人喜欢住在小酒馆下面。那儿一扇沉重的铁门，只有自称是‘张伯伦先生’才能通过。你在周围囤积了大量的钢铁器械，要我说，这绝对比一般的家庭环境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请允许我问一句，在你劳心费力、不厌其烦地将自己藏在地底下之后，为什么又轻易地向藏红花公园里那些愚蠢的女人炫耀你所有的秘密，丝毫不避讳地谈论无政府主义。”

格雷戈里笑了。

“答案非常简单，”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你不相信我。她们同样也不相信我。除非我带她们进入这个地下室，否则没有人会相信我。”

赛姆若有所思地吸着烟，饶有兴味看着他。格雷戈里继续说下去。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起来有些可笑，”他说，“在我成为新式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初，我尝试了各种体面的伪装。我打扮成主教的样子。我研读了无政府主义小册子里所有关于主教的描述，像‘迷信吸血鬼’、‘祭祀的猎物’等等。从中我确信主教是一种奇怪而糟糕的老头，专门为人类保守残酷的秘密。但我被严重误导了。当我第一次穿着主

教的绑腿长筒靴出现在一间客厅时，我用雷鸣般的嗓音高喊，‘堕落吧，堕落吧，自以为是的人类’。他们立即就发现我根本不是主教。我马上就被逮捕了。然后，我又伪装成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我费心尽力地为《资本论》辩护，傻子都能看出来我一定是个穷鬼。接着，我尝试扮演少校。现在，我就是我，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希望我有足够的知识广度去理解这些像尼采一样赞美暴力的人的立场和出发点，那种骄傲而疯狂的自然战争，还有所有其他充满暴力的事。我全心投入到上校的角色中。我不停地挥动着我的宝剑。我茫然地喊叫着‘血！’，就像一个嚷着要喝酒的男人。我经常说，‘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但是，似乎真正的上校并不这样做，我再次被逮捕了。最后，我在绝望中投奔无政府中央委员会主席，那个欧洲最伟大的男人。”

“敢问他的高姓大名？”赛姆问。

“你不会知道的，”格雷戈里回答说，“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凯撒和拿破仑竭尽所能让世界知道他们，于是他们声名远播；而他则竭尽所能让自己不为世界所知，于是他默默无闻。但是，只要你和他在一起待上五分钟，你就会发现和他相比，凯撒和拿破仑简直就是个孩子。”

他沉默了片刻，脸色有些苍白，接着他继续说：

“但是他给出的建议都像名言警句那样振聋发聩，像英格兰银行那样务实有效。我问他‘什么样的伪装能够让我成功隐藏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主教和少校更受人尊敬的身份？’他看着我，巨大脸庞上神情不可捉摸。‘你想要一个安全的伪装，是吗？你希望用一种外在的身份保证你不受伤害，穿上这件外衣，没有人会怀疑你？’我点点头。他突然抬高了他狮子一样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伪装成一个无政府者，你这个蠢蛋！’他的声音如此洪亮，整个房间都在震颤。‘这样，没有人会认为你要做任何危险的事情，’接着他转身背对着我，不再多说一个字。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从来没有为之后悔。我每日每夜地

向这些妇女鼓吹和宣传各种血腥、谋杀，但是——上帝啊！——他们居然愿意让我推他们的婴儿车。”

坐在长椅上的赛姆注视着他，深邃的蓝色大眼睛里满是敬意。

“你欺骗了我，”赛姆说，“这一招着实聪明。”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

“你如何称呼你们这位伟大的主席？”

“我们一般都叫他星期天，”格雷戈里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看，无政府中央委员会共有七名成员，都以星期命名。他的名字是星期天，他的一些仰慕者则称他‘血腥星期天’。你提到这些有些奇怪，不如这么说吧，就在你突然造访的这个晚上，我们伦敦支部刚好要在这里开会，选举新代表来填补委员会成员的空缺。被叫做星期四的那位绅士突然去世了，过去一段时间，他艰苦的工作得到一致好评。因此，我们特地在今晚召开会议来选举继任者。“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脸上带有一丝尴尬的微笑。

“我觉得你好像我的母亲，赛姆，”他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既然你承诺不告诉任何人，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十分钟就会进来，有件事我不会跟他们说，但可以向你透露。接下来我们理所当然会进行一些选举仪式，但我不介意告诉你，结果早就定下来了，“他谦虚地低了一下头，“几乎可以确定，我将当选为星期四。”

“我亲爱的朋友，”赛姆说，“衷心祝贺你！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格雷戈里哂笑，有些不以为然。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迅速地又开了口。

“事实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所有的一切都为我准备好了，”他说，“这可能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短的选举仪式。”

赛姆也走到桌边，看到上面放着一根手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内藏刀剑的棍杖。旁边还有一把大号的柯尔特左轮手枪，一个三明治盒子，一个巨大的白兰地酒瓶。桌子一侧的椅子上，扔着一件看上去十分厚重的披肩或斗篷。

“我只要完成选举仪式，”格雷戈里心潮澎湃地说，“抓起斗篷和手杖，把其他东西塞进口袋，走出这个地下洞穴的大门。门的旁边是一条河，那里有一条拖船在等着我。嗯，然后就是狂欢，庆祝我成为星期四了！”说着，他握紧了双手。

赛姆一改惯常的傲慢和倦怠，站起身来，脸上带有不同寻常的犹豫不决。

“为什么？”他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觉得你是一个正派人？为什么我和你这么相似，格雷戈里？”他缓了缓，又略带好奇地补充道，“难道是因为你是个笨蛋？”

再度沉思后，赛姆突然喊道，

“哦，该死！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笑的事情，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格雷戈里，在来这里之前我对你作过承诺，那么即使在烧红的铁钳面前我也会保守你的秘密。那么，为了我的安全，你是否能同样给我一个小小的承诺？”

“一个承诺？”格雷戈里十分惊讶。

“是的，”赛姆严肃地说，“一个承诺。我向上帝保证我绝不会向警方透露你的秘密。你是否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或其他任何你的信仰发誓，绝不会将我的秘密泄露给其他无政府主义者？”

“你的秘密？”格雷戈里犹疑地盯着赛姆，“你有秘密？”

“没错，”赛姆说，“我有一个秘密。”停顿片刻，他又问，“你发誓吗？”

格雷戈里死死地瞪着赛姆，表情极为严肃。突然，他说，“你一定是蛊惑了我，不过我也确实对你充满好奇。好，我发誓我绝不向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泄露任何你告诉我的事。但是请抓紧时间，他们再有几分钟就到了。”

赛姆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将他那修长白净的双手塞进长长的灰裤子口袋。就在同一时间，外面传来五下敲击格栅的声音，第一批共谋者已经来了。

“好，”赛姆慢悠悠地说，“我直接告诉你真相，你伪装成一个漫无目的的诗人，这个计划并不是只有你和你的主席知道。我们早就发现你们在藏红花公园的密谋了。”

格雷戈里摇摇晃晃地想要跳起来。

“你说什么？！”他尖声问道，语气骤然冰冷。

“是的，”赛姆简单地说，“我是一个警察。不过，我想我听到你的朋友们来了。”

门口传来一声低语，“约瑟夫·纪伯伦先生”。重复了两次，三次，三十次，接着走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那些自称为“约瑟夫·张伯伦”的人们正在走来。

---

1. 降神会（seance）：是一种和死者沟通的尝试。降神会的主持者是灵媒。通常是灵媒貌似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并声称死者可以通过她和活人交流。

2. 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Nonconformists）：英国基督教新教中不从王命，不加入国教者的总称。英国宗教改革后，安立甘宗被定为英国国教，国王为教会之首脑。英王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期间，都下令要求其臣民信从国教，尊君王为教会之元首。但不少非国教教会及其信徒拒绝服从此命，故被称为不从国教者，或不信奉国家的新教徒。

3. 右（Right）：右边，在英语里也表示“正确的”。

第三章
名叫星期四的男人

在其他人来之前，格雷戈里整个人都陷入了惊讶之中。他从桌边跳起来，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他拿起科尔特左轮手枪并对准了赛姆。赛姆没有退缩，反而礼貌地举起了苍白的手。

“别傻了，”赛姆说，他如牧师般柔弱却不容置疑。“难道你不觉得没有必要吗？难道你没发现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吗？是的，虽然有点可笑地晕船了。”

格雷戈里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也没办法轻举妄动。他疑惑地看着赛姆。

“难道你没发现我们已经陷入僵局了吗？”赛姆大喊。“我没办法告诉警察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也没办法告诉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一个警察。我只能自己心知肚明，你也只能自己心里明白。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孤独的、智力的较量，我们一命抵一命。我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警察，而你，我可怜的朋友，是一个没有法律和组织可依靠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之前唯一的区别也是有利于你的。你身边并没有警察，我却是被一群好奇的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我不可能背叛你，但是却可能背叛我自己。来啊，来吧！看我如何背叛我自己。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格雷戈里慢慢放下了手枪，还是像看着一个怪物海怪一样看着赛姆。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格雷戈里最后说，“但是如果之后你敢不守承诺，上帝一定会让你堕入地狱，在里面永远痛苦嚎叫。”

赛姆坚定地说，“我一定信守承诺，希望你也一样。好了，你的朋友们来了。”

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们步伐沉重地进入了房间，带着一丝懒散和无精打采。有一个黑胡子戴眼镜、像蒂姆·希利一样的小个子男人从人群中脱离出来。他手里拿着几页文件，慌慌忙忙跑过来。

“格雷戈里同志，我猜这位是代表吧？”他说。

格雷戈里惊讶地低下头，模糊不清地说着赛姆的名字。但是赛姆几乎不假思索地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的组织守护得很安全，除了代表以外没人能进来。”

黑胡子的小个子男人眉头一皱，看上去有些怀疑。

“你代表哪个支部？”他敏锐地问道。

“我不认为该称之为支部，。”赛姆大笑着说，“起码是我们的根基。”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是一个恪守‘星期天’者。我被特派到这看你们是否对星期天尽忠职守。”赛姆沉静地说。

小个子男人手里的文件掉了一部分，大家脸上都闪过一丝恐惧。显然，这位颇具威望、名为“星期天”的主席确实有时候会指派一些不寻常的使者前往各个支部参加此类会议。

“好吧，同志，”手里拿着文件的男人停顿了一下，“我想我们最好请您一起参会吧？”

“如果你以朋友的身份咨询我的意见，那么我认为这再好不过了。”赛姆以不容置疑的和善语气说道。

当格雷戈里听到这危机四伏的对话终于结束时，而他的对手也安全了，他突然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沉思。他着实陷入了博弈的痛苦之中。很显然赛姆这些随机应变能够把他从突如其来的两难境地中解救出来。他没有办法背叛赛姆，一方面是出于尊严，另一方面是，如果他背叛了赛姆却没有办法能摧毁他，那么赛姆将一身轻松地逃脱，并且轻而易举地去最近的警局举报他们。毕竟，这仅仅是一个晚上的会议，也只有赛姆一个人知道这一切。他可以努力争取在今晚让赛姆对他们的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然后让赛姆走人，赌一把。

他走过这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已经在长凳上有序地落座。

“我想我们该开始了，”格雷戈里说，“箭在弦上。我动议由巴顿斯同志来主持。”

大家举手示意表示同意，小个子男人坐到了主席的位置上。

“同志们，”他以如手枪般短促的声音说道，“今晚的会议不会很长，却很重要。我们支部有幸一直承担着选举历届‘星期四’的责任。我们选举出了许许多多出色的‘星期四’。我们为上周不幸离开我们的‘星期四’深表哀痛。众所周知，他对我们事业的贡献巨大。他组织了那场伟大的布莱顿爆炸行动，本来如果顺利的话本来是可以杀掉所有码头上的人的。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牺牲是忘我的，他是为他的信仰献身的。正如他认为牛奶这种野蛮东西对奶牛来说是很残酷的，而应该用水和粉笔灰完美比兑的混合物取代牛奶。残忍，或任何近乎残忍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厌恶。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在这学习他的那些品

质，而是为了一个更艰难的任务。想要赞颂他的品质已属不易，更不易的是我们要找到有同样品质的人。同志们，今夜将在你们中间选出能被称为‘星期四’的人。如果哪个同志有想要推荐的候选人，我会把名字加入到选举中。如果大家都没有人选，那么我只能告诉我自己，已经离开我们的、亲爱的爆破英雄将带着他最后的美德和无邪陷入未知的深渊。”

传来了一阵几乎无法听清的掌声，就像有时候会在教堂里听到的那种。然后一个年迈高大、长须飘飘的男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可能是在场唯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

“我提议由格雷戈里同志出任‘星期四’，”他说完又摇摇晃晃地坐了下去。

“有人附议吗？”主席问。

一个穿着天鹅绒外套、胡子尖尖的小个人男人表示同意。

“在我提起投票之前，我建议格雷戈里同志发表讲话，”主席说。

格雷戈里在一片掌声雷动中站了起来。他的脸色一片惨白，对比之下显得他的红发更是猩红如血。他微笑着保持镇定。他已经下定决心，他看到他面前的康庄大道已经铺好。他最后发表一通温和的、模棱两可的讲话，这样能让那个警察觉得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情谊也不过是很平淡的东西。他相信自己的语言能力，他有能力找到最合适的词语方式遣词造句。尽管有周围这群人在，他认为只要小心他一定能够成功地误导赛姆。赛姆之前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们不过是在群情激奋下做蠢事。现在他是否能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再次让赛姆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同志们，”格雷戈里用低沉却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赘述我的纲领，因为这也是你们的纲领。我们的信仰有过被诽谤、有过被玷污、有过被误解和遮掩，但是从未被改变。那些谈论无政府主义的人可以随便在哪里都获取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们从未问过我们，从未溯本追源。他们从廉价的小说中、从商人的报纸上、从《阿利·斯露普尔的半个假日》和《体育时报》上了解何为无政府主义。他们从来没有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了解过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机会去否认我们那些头顶上散布于整个欧洲的谣言。那些视我们如瘟疫的人也没有听到过我们的辩解。我知道他们今晚也没办法听到，不管我的激情如何之高。最终被迫害的人们会在深深的地底下汇集，正如同基督教徒在他们的地下墓穴中汇集。如果今天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有一个一直以来都误解我们的人能够在场，那么我会当面问他：‘当基督徒在地下相会时，他们在人世的名誉如何？那些受过教育的罗马人又如何口口相传他们曾受到的暴行？我大概会对他说，你想一想我们只是在重复历史中的神秘悖论；想一想我们也如同曾经的基督徒一样震惊，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无害；想一想我们看上去也是像那些基督徒一样疯狂，正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温顺。”

掌声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些开场词，逐渐平息下来，在他说完最后一个词时掌声也突然停止。在有些突兀的沉默中，穿着天鹅绒外套的男人突然用高亢尖锐的声音叫道——

“我才不温顺呢！”

“威瑟斯普同志告诉我们他并不温顺，”格雷戈里继续说，“那他真是不了解自己啊。他的语言确实激进，他的外表狂野，甚至对普通人来说毫无吸引力。但是，只有在我这样敏感而深刻的朋友眼里，才能看到他本质中的温顺，连他自己都无法意识到。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如同真正的第一批基督徒，只要我们没有来晚。我们是单纯的，正如

他们崇尚单纯，看看威瑟斯普同志吧！我们是谦虚的，正如他们也是谦虚的，看看我！我们是仁慈的——”

“不是！不是！”身着天鹅绒外套的威瑟斯普大喊。

“我说我们是仁慈的！”格雷戈里狂躁地重复着。“就像当时的基督徒一样仁慈。尽管这并没有让他们免于被指控食人血肉。我们绝不吃人——”

“丢人！”威瑟斯普大喊，“为什么不吃？”

“威瑟斯普同志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没人吃他。（大家笑了）”格雷戈里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社会，这个深爱着他的社会，不管怎样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不是，并不是！”威瑟斯普说，“毁于爱。”

“——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格雷戈里重复着，咬牙切齿，“作为一个组织我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一共同目的，如果我被选作组织的代表我也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尽管有那些无稽之谈说我们是杀手、是人类社会的敌人，我们依然要勇敢、机智地追求这代表情谊和纯粹的永恒理想。”

格雷戈里回到了他的座位，双手交叉放在在额前。会议室突然安静下来，显得有些尴尬。主持人却像个机器人一样站了起来，用毫无感情的语调说——

“有人反对格雷戈里当选吗？”

人们似乎有些茫然甚至无意识地感到失望。威瑟斯普同志不安地转动着，大胡子底下嘟囔着什么。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这项议题必须

尽快结束。正当主持人要开口宣布时，赛姆突然站了起来，用不大而平静的声音说——

“主席先生，我反对。”

演讲中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声音的突然改变，而加布里埃尔·赛姆先生显然是深谙此道。他一开始用简洁的方式、正常的声音说了这些话，接下来的发言却如同擦枪走火一般振聋发聩——

“同志们啊！”他大喊，吓得差点让人跳起来，“我们来这就为了听这种言论吗？我们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就为了听这些吗？这些话我们大可以在主日学校吃着面包去听。我们用武器捍卫这个地方、用生命保卫这个地方，就为听格雷戈里同志对我们说，‘乖乖的，你就能得到幸福’、‘做人要诚信为本’、‘善有善报’？格雷戈里同志说的话只有牧师爱听（对，对）。但是我不是一个传教士（人群大声欢呼），我没办法心情愉悦地听这些（再次欢呼）。他或许能做一个好的牧师，却不适合做一个决断的、有远见的、雷厉风行的‘星期四’（对，对）。”

“格雷戈里同志用太过谦卑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社会的敌人。我却要说我们就是社会的敌人，因为这是社会的错。我们是社会的敌人，因为这个社会是整个人类的敌人，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无情的敌人（对，对）。格雷戈里同志带着歉意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杀人犯。这点我同意。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是行刑者（欢呼）。”

格雷戈里呆呆地看着赛姆，满脸震惊。他的双唇张开，用机械的、毫无生机的语调清晰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

赛姆淡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惊恐的格雷戈里，威严地说——

“格雷戈里同志说我是伪君子。他很清楚我不过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我从不矫揉造作、假意逢迎。我说格雷戈里同志不适合做‘星期四’是因为他的软弱。他不适合做‘星期四’正是因为他的软弱。我们不希望最高委员会被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影响（对，对）。没有时间搞这些仪式性的礼仪，也没时间搞这些假惺惺的谦逊。我反对格雷戈里同志正如我反对欧洲所有的政府，一个为无政府主义事业献身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忘却了所谓的谦逊和骄傲（欢呼）。我反对格雷戈里同志是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就像我会选择从墙上的架子里拿起手枪。如果格雷戈里要带着他那一套牛奶和水的理论去最高委员会，那么我推举我自己——”

他的话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随着他的演说愈发强硬，人们也越来越狂热地支持他，期待的脸甚至因为狂喜而变形，伴随着愉快的呼喊。当他宣布自己要竞选‘星期四’时，人们兴奋地吼叫着失去了控制，而同时格雷戈里也跳起来，嘴边都是唾沫，大喊着想要盖过人群的声音。

“住嘴，你这个该死的疯子！”他大喊，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撕扯着嗓子。“住嘴，你——”

但是赛姆的声音高过了人们和格雷戈里的呼喊，他依然用冷酷如雷的声音说——

“我去最高委员会不是为了推翻指控我们是杀人犯的谣言，我恰恰是为我们去争取名声（大声而持续的欢呼）。我要对那些说我们是宗教的敌人的牧师、说我们是法制的敌人的律师，对那庞大的政府机器说我们是公共秩序的敌人的臃肿的国会议员，我要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假王，但是你们也是真的预言者。我来就是来毁灭你们，来实现你们的预言。’”

如雷的掌声慢慢平息了，在完全停止之前威瑟斯普跳了起来，他的头发和胡子都竖起来了，他说——

“作为修正条款，我提议由赛姆同志出任。”

“闭嘴，我告诉你！”格雷戈里大叫，一脸狂乱地挥舞着手。“闭嘴，这一切——”

会议主席冷冷地打断了他。

“有人附议这项修正条款吗？”他说。一个高个子、疲惫的男人从后排慢慢站了起来，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蓄着美式胡须。格雷戈里一直在大喊大叫，他忽然改了嗓音用石头一般沉重的语气说，“我要结束这一切！”

“不能选这个人。他是——”

“是什么？”赛姆冷冰冰地说。“他是什么？”格雷戈里两次张开嘴却都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他的血液又好像流回到了他脸上。“他是一个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经验的人。”然后突兀地坐下了。

他坐下之前，那个高高瘦瘦蓄着美式胡子的又站了起来，用高亢的美式口音说——

“我请求推选赛姆同志。”

“跟往常一样，修正条款会先记录在案，。”会议主席巴顿斯先生机械地重复着。

“问题是，赛姆同志——”

格雷戈里又跳了起来，情绪激动。

“同志们啊，我不是一个疯子。”他喊道。

“噢，噢！”威瑟斯普说。

“我不是一个疯子，”格雷戈里又重复了一遍，带着恐惧，一瞬间大家都怔住了。“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你们可以认为这很疯狂。不，我没办法称之为建议，因为我给不出理由。我应该称之为命令，一个疯狂的命令，但是你们必须照做。你们可以闹，但是听我的！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要照我说的做！不要选这个人。”真相是可怕的，尽管还没有揭露出来。有那么一瞬间，赛姆不可思议的胜利像风中摇曳的芦苇。但是你永远不可能从他冷酷的蓝眼睛中猜到他的心思。他只是说了一句——

“格雷戈里命令我们——”

之后局面就扭转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格雷戈里叫嚣道——

“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不是星期天。”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重重地补充道：“你也不是星期四。”

“同志们啊，”格雷戈里的声音像一个出离痛苦的殉道者，“我无所谓你们将我视作暴君或是贱奴一般憎恶我，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命令与低三下四的落魄。我给你们下跪。我趴在你们脚边讨好你们，我乞求你们，不要选这个人。”

不知怎的，“格雷戈里同志，”会议主席痛苦地停顿了一下说，“你这样真的有失尊严。”

人群第一次沉默了几分钟。格雷戈里又回到了座位，像被摧毁了一样。然后主席又像时钟一样开始重复——

“现在的议题是选举赛姆同志成为委员会的新一任‘星期四’。”

呼喊声如同大海一般，举起来的手如同森林。三分钟之后，加布里埃尔·赛姆先生，秘密警察组织的成员，当选为欧洲无政府主义委员会的一员——星期四。

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感受到了等在河上的拖船，剑杖和手枪也早已在桌上等待。选举已经结束并且结果不可改变了，因为赛姆已经拿到了证明他赢得了选举的纸质材料。于是，热火朝天的人们都站起来重新在房间里聚成不同的小团体。不知怎的，赛姆发现自己恰好和格雷戈里面对面坐着，对方依然视他如仇敌。他们相对沉默了几分钟。

“你是个魔鬼！”格雷戈里最后说。

“而你是个绅士，”赛姆郑重地说。

“你利用了我，”格雷戈里从头到脚颤抖起来，“利用我——”

“讲讲道理，”赛姆简短地说，“你看你把我带到了什么鬼地方？是你先逼我发誓的。或许我们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却是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可能和平相处。只有荣誉和死亡。”他把大衣拉到肩膀，从桌上拿起一瓶酒。

“船已经到了，”巴斯顿先生匆忙说，“快着他的棍杖行了一个军礼，船慢慢地开走了。

他做出商场导购的手势，把赛姆领到一个短短的、铁皮包围的过道，格雷戈里依然气呼呼地跟在后面。过道尽头是一扇门，巴斯顿先生一下打开了门，门外是一片幽蓝、银光闪闪的月河，像剧院里的场景。出口处停着一艘短小的黑色蒸汽船，像一条长着红色眼睛的幼龙。

在登上甲板之前，加布里埃尔·赛姆跨着间隙转过身来对着格雷戈里。

“你信守了诺言，”他轻轻地说，脸在阴影中看不清。“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感谢你。你甚至连很小的事情都做到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你已经向我承诺了，并且你最后也做到了。”

“什么意思？”格雷戈里已经混乱了，“我向你承诺了什么？”

“一个有趣的夜晚，”赛姆拿着他的棍杖行了一个军礼，船慢慢地开走了。

第四章
一个警察的故事

加布里埃尔·赛姆不只是一个伪装成诗人的警察，还是一个恰好做了警察的诗人。他也并没有仇视无政府主义。由于大部分的所谓革命者都让人搞不清楚，所以他早早地就接受保守主义。他的态度不是来源于任何平淡无奇的传统，而是自发的、浑然天成的，即以叛治叛。实际上，他们家都是一群怪胎，年纪最大的人有最新潮的思想。他有一个叔叔总是出门不戴帽子，还有一个叔叔甚至想什么都不穿只戴帽子出门。他的父亲崇尚艺术和自我实现；而他的母亲重视简洁和卫生。所以在他小的时候，他既没碰过苦艾酒也没碰过可可，这极端的两者他都不喜欢。随后，他的母亲越来越倾向于清教徒的节制时，他的父亲却越来越鼓吹异教徒的自由发展。最后，当他母亲逐渐变成素食主义者时，他的父亲几乎成为食人族的拥趸了。

由于在他孩童时期身边就围绕着各种能想到的反叛，加布里埃尔也必须找到能反抗的事情。所以他选择了唯一还剩下的事物——理智。但是他骨子里的疯狂已经不仅仅是反对常识的程度了。他对于现代的无秩序的仇恨来自于一次意外事件。当时他在街上遇到了爆炸事件。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被震得看不见也听不到了，当烟雾消散之后，他看到了破碎的窗户和流血的脸。然后他很快恢复如初——平静、泰然、非常绅士，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地方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并不像我们大部分人那样把无政府主义者们看作一群有病的人，并且大部分人觉得他们一半是无知一半是理智。而他把无政府主义者看作一个巨大而冷酷的威胁，就像当年的中国移民一般。

他不断地往报社投去洪流般的故事、诗歌和激进的文章，以此警告人们要小心这些层出不穷的野蛮行径，但很多都被报社扔进了废纸篓。但是这样也并没有让他更了解自己的敌人，他甚至难以维生。当他在泰晤士河畔漫步时，苦涩地咬着一根廉价的雪茄，思索着无政府主义的先进性，却发现他的野蛮和孤独更甚于一个口袋里揣着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他发现政府是如此孤立无援，进退维谷。他已经太耽于幻想了，而懒得去关心政府究竟如何。

一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走在泰晤士河畔。红色的天空倒映在红色的泰晤士河上，正如他内心的愤怒一样激烈。天空黑魆魆，河边的路灯有些骇人，而河水跟倒映其中的夕阳相比如同猛烈的火焰，像蜿蜒在地下城中洞穴的火流。

赛姆在那些日子里萎靡不振。他戴着一顶过时的黑色高顶礼帽，穿着比礼帽更旧的破破烂烂的黑色外套，整个看上去像狄更斯和布尔沃·利顿作品中的恶棍。相比于后来在藏红花公园草地上现身之时修剪过后的样子，当时他的黄色胡子和头发要蓬乱得多。他嘴里叼着一根花了两便士在索霍区买的细长黑雪茄，夹在他紧密的牙齿中间尤其显眼，整个人看上去倒是像极了他发誓要宣战的反政府主义分子。也许这也是当时警察跟他搭讪，对他说“晚上好”的原因。

警察在薄暮里就像是一团模糊的蓝色物体。正处于对人性的病态恐惧之中的赛姆，被这机械地站在那的警官吓了一跳。

“你是说晚上好吗？”赛姆抬高声调说，“你们这些家伙会把世界末日称为美好的夜晚。看看这红得要死的太阳和河流！我敢肯定即使这溅洒和闪耀的是真的人血，你也会依然直直地站在这，望着人畜无害的流浪汉，然后命令他们离开。你们这些警察就是对穷人心狠手辣，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你们那理所当然的态度，我可能还会原谅你们的狠心。”

“如果我们是平静的，”警官回应说，“那么这个平静是有组织的抵抗。”

“嗯？”赛姆盯着他看。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战士必须保持镇定，”警官继续说道，“军队的镇定代表着国家的愤怒。”

“老天爷啊，像回到寄宿学校一样！这就是非教派学校的教育吗？”赛姆说。

“并不是，”警官悲伤地说，“我可没那些经历。寄宿学校是之后才有的。我恐怕我接受的是很粗糙、旧式的教育。”

“你是在哪上的学？”赛姆好奇道。

“哦，在哈罗公学，。”警察说。

阶级同情尽管有些虚情假意，但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很真挚的，它从赛姆身上喷薄而出，难以控制。

“哦，天哪，”赛姆说，“那你不该做一个警察啊！”

警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我知道，”警察肃穆地说，“我不值得。”

“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警察？”赛姆鲁莽又好奇地问。

“跟你讨厌警察是差不多原因，”他回复说，“我发现在这一行里，人们更关注的是那些科学和理性的偏离正轨行为，而不是担心那些日常的、可以理解的、却过分的人类意识的暴走。我相信我讲明白了。”

“如果你是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得明白，我想你确实讲清楚了，”赛姆说。“但是我认为你自己并没有讲明白所有事情。一个像你一样在泰晤士河畔戴着警帽的人怎么可能谈论哲学？”

“那你明显还没听说我们警察系统最近的进展。不过我也不觉得惊讶，这些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还是保密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敌人都藏身于他们当中。但是我觉得你的观念很正，你应该加入我们。”

“加入你们干吗？”赛姆问。

“我会告诉你的，。”警察慢慢地说。“是这样的：我们部门的老大，一个在整个欧洲都享有盛誉的警探，一直都觉得很快就会有一场来自知识分子的阴谋，而这将威胁到整个文明的存在。他确信科学和艺术世界正被无声地卷入进一场针对整个家国的革命。因此，他已经集结了一支警察部队，他们是警察同时也是思想家。他们将负责监视整个阴谋的开始，但是不仅仅是当作一场犯罪来看，而是带着辩证的眼光。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党人，完全认可普通人的勇气和美德。但是如果让一个普通警察参与到这场搜捕异端的调查之中明显是不合适的。”

赛姆的眼睛亮亮的，带着赞同的好奇。

“那你具体做什么？”他问。

“带有哲思的警察工作，”警官回答说，“普通的警察就是跑到小酒馆抓一些小偷小摸，我们的工作更大胆更精细，我们去艺术家的茶话会上找到那些厌世者。普通的警察从账本或是日记上发现已经实施的犯罪，我们在诗集里探测将要发生的罪行。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把人引到高智商幻想和犯罪上的疯狂想法的来源。我们之所以能够及时阻止在哈特尔普尔将发生的暗杀，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威尔克斯先生，他是一个聪明的年轻小伙，他精通八行两韵诗。”

“你的意思是，犯罪和现代的知识分子之间真的有如此多的联系？”赛姆问道。

“你还不完全是一个民主派，”警察回应说，“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对的，我们平常对那些可怜的罪犯确实太残酷了。跟你说，看到我们对那些无知绝望的人施加的惩罚对他们来说是那么难以磨灭，我有时都对我们这一行感到厌倦。但是我们这项新的行动是完全另一码事。我们不认同传统英国人势利的假设，即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危险的犯罪分子。我们记得罗马的帝王们，我们记得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被毒害的王子们。所以我们认为受过教育的罪犯是真正危险的罪犯，我们认为现在最危险的罪犯是所有目无法纪的现代思想家们。跟他们相比，强盗和犯重婚罪的人本质上是有德之人，我同情他们。他们认同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只是追求的方式错了。小偷们看重财物。他们只是希望那些东西是属于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更尊重他们的价值。但是思想家们并没有把财物看做财物，他们希望摧毁私有这个概念。重婚者看重婚姻，否则他们不会去经历那些重婚罪中非常礼仪化、甚至仪式化的东西。杀人犯看重人命，只是他们通过牺牲在他们看来更为次要的生命来丰富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思想家厌恶生命本身，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赛姆的手抓在一起。

“说得太对了，”他喊道。“我从小就能感知到这些，但是从来没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一般的罪犯是坏人，但至少曾经一定程度上他是个好人。如果他排除一个特定的障碍——假设是他有钱的叔叔——那他就能接受这个世界并歌颂上帝。他是一个变革者，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希望净化现有的体系，却不希望毁掉一切。但是邪恶的革命者却并不是想改变，而是彻底摧毁。是的，整个现代世界保留了警察职责中压迫和可耻的部分，折磨、监视不幸的可怜人。他们放弃了更有

尊严的工作，即惩罚有权势的叛国者和异教徒。现代文明告诉我们不能惩罚异教徒。我唯一的疑惑是我们是否有权利惩罚任何一个人。”

“但是这太荒谬了！”警察喊道，激动地拍打着手，一般像他这种形象和装扮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动作的，“也是不能忍受的！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你在荒废你的生命。你一定且必须要加入我们的特殊部队来对抗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已经大军压境了。他们的枪已经上膛蓄势待发。你再迟疑一会，就会失去跟我们并肩作战的荣耀，也许会失去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英雄们一起牺牲的荣耀。”

“这确实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赛姆表示同意。“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满是目无法纪的小人和疯狂的卑劣行径。尽管他们很野蛮，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同。为什么你能断定他们会带领一群军队或者使用一种武器？这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是什么？”

“不要搞错，”对方回答，“那些从俄国到爱尔兰都发生的爆炸事件，是来自被压迫的人的反抗。这是一场庞大的哲学运动，由外圈和内圈组成。外圈的人你可以称他们为世俗大众，而内圈是神职人员。我喜欢称外圈的人为无知者，内圈的人是高级罪人。大部分外圈的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相信是规则和准则摧毁了人类的幸福。他们认为人类的犯罪之所以被称之为犯罪，是整个体系定义的。他们不认为是犯罪导致了惩罚，而是惩罚带来了犯罪。他们认为一个勾引了七个女子的男子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无辜。他们认为一个小偷应该自我感觉良好。这些人我称他们为无知者。”

“噢！”赛姆说。

“因此，这些人很自然地喜欢说‘幸福的时代要来了’、‘未来的天堂’、‘人类从善恶之间解放出来了’等等。内圈的圣人们也喜欢对大众鼓吹未来的幸福和人类最后的自由。但是在他们的嘴里”——警察压低了声音——“在他们的嘴里，这些幸福的语句有着恐怖的含义。因为他

们很清醒，他们很聪明地知道世上的人不可能从原罪和折磨中自由，自由意味着死亡。当他们说人类最后会自由，他们的意思就是自杀。当他们说没有是非对错的天堂，他们指的就是坟墓。”

“他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毁掉人类和然后毁掉他们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选择扔炸弹而不是开枪。外圈的人很失望，因为他们觉得没杀掉国王；但是高高在上的圣人们很高兴，因为这样杀掉了部分人。”

“我怎么样能加入你们？”赛姆带着一丝热情。

“我知道现在有一个空缺，”警察说，“因为我有幸是一个长官的亲信，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长官。你该来见见他。其实，我不该说见他，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不过你可以跟他聊聊如果你愿意。”

“通过电话吗？”赛姆饶有兴趣的问。

“不是，”警察平静地说，“他喜欢坐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他说这样能让他的思路清晰。跟我来吧。”

有点懵懂又相当兴奋，赛姆被领到了苏格兰场一长排建筑里的一个边门。在他搞清楚状况之前，就已经被四个警察检查了遍，突然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突如其来的黑暗像一束光击中了他。这不是普通的黑暗，一般的黑暗中还能依稀看到物体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是突然失明了一样。

“你就是新招进来的吗？”一个沉沉的声音问道。

奇怪的是，虽然赛姆看不到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他却意识到两件事情：第一，这个声音来自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第二，这个男人背对着他。

“你是新来的吗？”这个看不见的长官问他，好像听到了所有他心中之想。“好吧，你加入了。”

赛姆虽然身不由主，还是对着这句不可违背的话做了一个微弱的反抗。

“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赛姆说。

“在末日浩劫中没有人是有经验的，”对方说。

“但是我真的不合适——”

“但是你有这个意愿，这就够了，”未知的声音说。

“嗯，老实说，”赛姆说，“我不知道有哪一种职业是以意愿作为最终考验的。”

“我知道，”对方说——“烈士，我现在判你死刑。日安。”

然后加布里埃尔·赛姆再次来到了夜晚的余晖中。还是戴着破破烂烂的帽子，穿着破破烂烂的外套，但是他现在是新警察队伍的一员了，将为挫败一场大阴谋工作。在他的警察朋友（出于职业原因很整洁）的建议下，他修剪了自己的头发和胡子，买了一顶好帽子，配了一套精致的蓝灰色的薄西装，在扣眼里还插了一朵淡黄色的花。总而言之，赛姆优雅得让人受不了，也就是格雷戈里在藏红花公园的小花园里遇到的那个样子。在赛姆离开警局的地盘之前，他的朋友给了他一张蓝色的小卡片，上面写着“最后的圣战”以及一个号码，那是他正式获得授权的象征。他小心地把卡片放到上衣口袋里，点了一支烟，之后就来回和伦敦各个会客厅里的那些敌人斗争。之后发生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了。在一个二月份半夜一点半的晚上，他上了安静的泰晤士河上的这艘小船，带着他的棍杖和手枪，合法选举成为了中央无政府主义委员会的“星期四”。

当赛姆迈向这艘蒸汽船的时候，他感觉他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仅仅是走入了一片新的土地，而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星球。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夜晚疯狂却坚定的决定，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两小时前风云突变的天气影响。天空中的云已被一扫而空，一个明亮的月亮暴露在整个天空。月亮又大又圆，看着像一个微弱的太阳。它没有给人明亮月光的感觉，却给人日落的死寂感。

月亮照在整个景色之上，映下一片明亮的、不自然的光斑，像米尔顿笔下日食之时灾难来临般的黄昏之光。所以赛姆的第一感觉是来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星球，周围绕着一些昏暗的星星。这片月光照耀的土地越是荒芜冷清，他心里骑士般的心情便越是如熊熊火焰。甚至他带来的物品，平常如食物、白兰地和上膛的枪，也有了具体的、物化的实感，像一个孩子带着枪踏上旅程或是捧着面包上床睡觉。虽然武器和酒瓶本身是这些疯狂的阴谋者们的工具，此刻却展现了他自己的浪漫。棍杖变成了骑士之剑，白兰地是给要上战场的他的践行酒。就算最没有人性的现代幻想也要依托于一些古老简单的意象，冒险虽然疯狂，冒险者却必须清醒。缺少圣乔治的巨龙是奇怪的。只有极具人性的人才能幻想出来如此非人性的景致。在赛姆极度幻想的脑海里，这些泰晤士河畔明亮、阴冷的房子和草坪就像月球上的山一样空寂。不过只有月亮上有人，月亮才显得诗意。

两个人开着这艘船，艰难而缓慢地行驶着。原先照亮奇西克的月亮在他们路过巴特西时已经下去了。当他们来到庞大的威斯敏斯特宫时，天已经快亮了。天空破晓的样子像是铅射出银色的光带，当他们的船改变航程，往查令十字街后面的停靠点驶去时，光带像白色的焰火一样照亮了船。

当赛姆抬头看的时候，他感觉堤岸上的大石头看上去都一样黑、一样巨大。他们在白色的黎明中显得尤为巨大和黑暗。他感觉自己像在埃及宫殿外面的巨型台阶上着陆，而这跟他的心情很相衬。在他自

己的脑海里，他幻想自己即将向可怕野蛮的异教徒首领的坚实宝座发起攻击。他跳出了船到一级湿滑的台阶上，在巨大的石群中显得黑暗而纤瘦。船上的两个人又起航了，开起了蒸汽。他们一路都没有说过一个字。

第五章
恐惧的盛宴

起初，这巨大的石阶在赛姆眼里如同沙漠中的金字塔般荒凉。但当他快走到石阶顶前时，他看到一个男人倚着岸边的栏杆，眺望着河流。那个人远处看上去打扮得十分传统，戴着丝制的帽子，身着更为正式的流行款式双排扣大衣；大衣的扣眼里插着一朵红色的花。赛姆一步步靠近他时，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连头发都没有丝毫移动；赛姆慢慢和他靠得足够近，在初晨昏暗的光线下仍然能够看到他那张瘦长苍白知识分子的脸，脸上没有任何胡茬，只在下巴上蓄着一小撮三角形的黑色小胡子。这一点毛发更像是疏漏；面容收拾得十分细致——一丝不苟的修剪和禁欲的高贵气质。赛姆一点点靠近他，他的面孔越来越清楚，而他仍然纹丝不动。

一开始，直觉告诉赛姆这个就是他要见的人。但看到这么男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便认为这并非他所寻找的人。但现在，他又确信，眼前这个男人和他之后的疯狂冒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个男人变得愈发纹丝不动，远超过正常情况下陌生人靠近时的自然反应。他就像蜡像一般静止，让人多少感到紧张。赛姆一再看着这张苍白、高贵而精致的面庞，而这个人仍然茫然地望向河道。他从口袋里取出巴顿斯所证明他当选的纸条，递向面前这个忧郁而美丽的面孔。然后这个男人便露出了微笑，他的微笑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因为他的笑全集中在脸的同一侧，右脸上提微笑，左脸却下垂得很低。

说实话，没有什么比这种似笑非笑更为吓人的了。许多人都会使用这种扭曲微笑的伎俩来让人感到紧张，有些时候这种微笑甚至对人

有一种吸引力。不过赛姆在此时的处境之中，昏黑的破晓，危险的使命和潮湿台阶上的孤独让他没有办法不感到紧张。

静谧的河流，和默不作声、古典面孔的男人，以及最后如同噩梦般的感受——他的微笑似乎变得不对劲了。

微笑着的脸上忽然闪过一丝抽搐，整张脸立马陷入一种美好的忧郁之中。他没有过多地解释和问询，一开口就像是相伴已久的老同事。

“如果我们步行前往莱斯特广场，”他说道，“我们能够赶在吃早饭的时间到达那边。星期天总是要坚持早点吃完早餐。你一路上睡过没有？”

“没有。”赛姆说。

“我也没有，”男人以一种平淡的口吻说道，“吃过早饭后我会试着睡一会。”

他说话的语气轻松而客气，但一种阴沉的语气和脸上的狂热形成极大的反差。一切友好的词汇在他看来就像是死气沉沉的客套，仿佛他只为仇恨而生。简短停顿后，男人又开口了。

“当然，支部书记告诉了你一切你有权限了解的事。但唯有主席最新的想法是无法言说的，因为他的想法犹如热带雨林一般庞大。也许你不知道，他现在通过暴露我们的身份来掩护我们自身。当然，一开始我们在地下通道接头，就像你们支部所做的一样。后来，星期日让我们在一家普通饭店的包间里见面。他说，如果你不去刻意东躲西藏，那么没有人会找到你。嗯，我知道他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有头脑的人；不过有些时候我的确觉得他那硕大的头脑因为上了年纪而有点发

疯。所以现在我们才能公开地抛头露面。我们在一个阳台上吃着早餐，一个阳台啊！如果你乐意的话，看看莱斯特广场吧。”

“这些人在议论什么？”赛姆问道。

“他们谈论的十分简单。”他的向导说。

“他们说我们是假冒无政府主义的快乐绅士。”

“在我来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赛姆说道。

“聪明！上帝会降罪于你的粗鲁无礼！你居然说聪明！”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喊叫道，尖利的声音和他扭曲的脸一样让人吃惊。“当你有机会亲眼见星期日一面，你再也不会仅仅用聪明来形容他了。”

这时他们走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初晨的朝阳铺满了整个莱斯特广场。我猜，人们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广场看上去如此富有异域风格，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带着欧陆风情。人们也不会知道到底是这种异国风情吸引了如此多外国人，还是这些外国人为这里赋予了如此异国风情。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早晨，这种风景显得格外清晰耀眼。开放式的广场，阳光照射的树叶，矗立的雕塑和如同阿尔罕布拉宫[注]一般的萨拉森式建筑轮廓，让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就像是法国甚至是西班牙公共广场的复制品。置身于此，一种误打误撞、闯进新世界的奇怪感觉在赛姆的脑海里扩散，正如在他的整个探险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不断感受到的一样。事实上，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莱斯特广场附近悄悄买过劣质雪茄了。但当他拐过那个街角，看到那棵树和摩尔式的穹顶，他完全可以发誓自己现在身处某个外国村子里不知名的小地方。

广场的一隅，能注意到一家生意兴隆但看上去十分安静的旅馆探出的一个尖角，旅馆庞大的主体坐落在后面的街上。墙上有一扇巨大

的法式窗户，也许是一间阔朗的咖啡厅的窗户；这个足可以鸟瞰整个广场的窗子外面，有一个由拱壁撑起的、大得可怕的阳台，大到放一张正餐餐桌都绰绰有余。事实上，阳台上的确有一张桌子。严格来说，是一张早餐桌。明晃晃耀眼的餐桌周围是一群喧闹而健谈的男人，白色马夹和重金打造的扣眼让所有人的打扮都带着一种高傲的时髦感。有时他们的谈笑声响彻整个广场。之后，严肃的秘书朝赛姆不自然地笑了笑，他一下子明白这个喧闹的早餐聚会就是这群欧洲破坏者的秘密会议。

赛姆一直盯着他们，看到了某个之前未曾发现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那个东西大得让他没有办法完全看清它。离他最近的阳台边上，有个庞然大物挡住了他的视线，那是个像山一样的男人的背影。当赛姆看到这个背影，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由坚石砌成的阳台都无法承受这个男人的重量。他身材的魁梧不只体现在他那反常的身高上，更体现在那让人难以置信的肥胖上。相比于正常体型，这个男人魁梧得就像有意被刻得无比巨大的雕塑。从后面看上去，他那顶着一圈皇冠似的白发的脑袋，远大于正常脑袋的大小。一对招风耳也大过正常的人类耳朵。他像是被可怕地放大过，身材庞大得让人错愕。当赛姆看到他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像是被缩小过一般，仿佛一群侏儒。虽然他们还像起初那样，穿着插有鲜花的大衣坐在那里，但现在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巨人在款待五个小孩子喝茶。

当赛姆和他的向导走向酒店的边门，一个侍者迎了上来，脸上的谄笑把每一颗牙齿都亮了出来。

“先生，其他先生们都在楼上了，”他说道，“他们在上面谈笑风生，说要朝着国王扔炸弹。”

说完侍者便赶忙把餐巾搭在胳膊上离开了，对楼上绅士们轻浮的言谈感到十分开心。

两个人默默地登上楼梯。

赛姆一直没有想过打听一下那个几乎能撑满、压塌整个阳台的巨人是不是伟大的、受人敬畏的主席先生。因为他一瞬间毫无来由地相信，那个人就是主席。实际上，有些人很容易受到那些不可名状，但又对心理健康有一定危险的精神影响，赛姆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肉体上的危险毫无感觉，但对精神上的邪恶十分敏感。这天晚上这种细微而无法描述的影响已经两次悄悄挑动他的神经，给他一种一步步靠近地狱中心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在他一点点靠近这伟大主席的时候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

透过一种孩子气的，让人厌恶的想象，这种感觉变的越来越具体。当他穿过内厅走向阳台时，星期天那张胖脸变得越来越硕大。赛姆担心当他十分靠近这张大得离谱的脸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叫出来。他还记得小时候在大英博物馆参观时，硕大的门农面具他没敢正视一眼，因为那张脸真的过于庞大。

经过好一番努力，赛姆带着比从悬崖上一跃而下更大的勇气走向桌旁的一个空位坐下。男人们用十分幽默的玩笑和他打招呼，就像他们早就认识赛姆一样。他张望着周围人传统的打扮和闪闪发光的咖啡壶，让自己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又望向了星期天。他的脸还是那么巨大，但是放在人身上也不算太离谱。

在主席的面前，所有人都显得稀松平常；一眼看上去身上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因为主席的奇怪想法，他们打扮地都很体面，像庆祝节日一般，让整顿饭看上去像是婚礼上的早餐。有一个男人十分惹人注目，即使轻轻瞟过一眼也会觉得如此。他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或者隐没在花园里的炸弹客一样。高高立起的白色衣领和光亮的绸子领结，这都是这种正式场合的标准穿着；但是领子的外面却是一颗极其杂乱而又不会认错的脑袋；眼睛像斯凯犬一样被灌木丛般的胡子和头发盖住。但他那像俄国农奴般忧郁的眼睛仍然

透过那一团杂乱的毛发向外扫视。这个人带来的感觉不像主席那样让人不寒而栗，但他浑身充斥的魔力可能来自于一个十足的怪物。如果不看那生硬的打扮，会让人以为这里突然冒出一只猫或狗的脑袋，再没有比这更白痴的对比了。

这个人好像叫做果戈里；他是一个波兰人，被人称作星期二。他的灵魂和言语都是无可救药般的悲剧；他没办法强迫自己去扮演星期天主席要求的那种富有而轻浮的角色。确实，当赛姆走进来时，这个把大胆忽视公众质疑作为自己主要政策的主席正在嘲弄果戈里不会假装遵守传统的礼数。

“我们的朋友星期二啊，”主席用低沉而平静的声调说，“我们的朋友星期二好像有点不得要领，他打扮得好像一个绅士，但他的灵魂高贵得让他装得不像样子。他的一举一动都像舞台上的阴谋家一样。如果一个绅士在伦敦周围走动，头戴礼帽，身着大衣，那么没有人会发现他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但如果他身着同样的服饰，却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匍匐爬行，那他可能会吸引周围人的注意。这就是果戈里兄弟所做的事啊。他深谙这种永不过时的处世之道，在地上匍匐爬行，到现在他就发现自己很难再直立行走了。”

“我不善于隐藏，”果戈里操着浓重的外国口音闷闷不乐地说；；“但我不会以此为耻。”

“不，我的孩子，你会以此为耻的，这也正是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主席和蔼地说，“你和别人一样试着去隐藏自己，但你却做不到。你看，你就是个十足的笨蛋！你尝试者想把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当房间主人在床底下发现一个打扮普通的人，他或许会停下来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但如果他发现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躲在自己床下，他绝不可能忘记眼前的这一幕。亲爱的星期二，你会同意我所说的。现在来讲讲当你在毕芬上将的床底下被发现时——”

“我不善于说谎，”星期二涨红了脸。

“很对，孩子，说的对，”主席闷闷地道出实话，“你什么事都不会做。”

谈话仍在继续，赛姆继续观察着身边的人们。当他观察的时候，他渐渐感到他那对一切怪异的的精神影响的感知又恢复了。

一开始，除了体毛茂盛的果戈里，他发现所有人的身材和装束都相差无几。不过当他注视其他人时，他发现所有人都和他在河边遇到的那个男子一样，隐隐约约透着魔鬼般的凶恶细节。那个瞬间把好看的脸扭曲破坏的半张脸的笑容，就是最典型的一处细节。每个人被仔细打量过后，都多多少少能发现那个男人身上的影子，那种非人类的可怕感觉。他对此仅仅能想到一种比喻，就是那些刻意打扮得时尚得体的人在扭曲错乱的镜子里所展现出的光怪陆离的样子。

只有个别的例子体现着这种不明不白的古怪。赛姆的向导有着星期一的头衔，他是委员会的秘书。除去主席那恐怖的欢快笑声，他那扭曲的笑容比一切东西都让人害怕。但现在，赛姆有更宽敞的空间和更明亮的光线去观察他，他又有很多其他的发现。尽管从某种程度上向导那流露着忧伤的双眼否定着赛姆的猜想，但他那瘦削憔悴的精致面庞还是让赛姆怀疑他饱受某种疾病的折磨。并不是指肉体上的疾病折磨着他，来自于头脑中理智的折磨让他的眼神充满活力，仿佛单纯的思考对他便是痛苦。

他是这帮人中的一个典型，每一个人都坏的恰到好处。他旁边坐着星期二，那个蓬头垢面的果戈里，一个看上去就无比疯狂的家伙。再旁边是星期三，圣尤斯塔奇侯爵，一个富有特色的人物。初看几眼，除了他是整桌唯一一个打扮时髦而又毫不违和的人，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他蓄着黑色的、修成方形的法式胡子，而身上的黑色英式长礼服更是裁剪得方方正正。但是对这些事物极其敏感

的赛姆莫名感到这个男人带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庞大气场。这种气场让人无端想起拜伦和坡的阴郁诗作中那种催人昏睡的气息和残光摇曳的灯泡。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感觉，他身上的衣服并不色彩鲜亮，而是用更为柔软的材质制成；他身上的黑色就像是由多种醇厚的颜色混合而成，远比单调的黑影更为丰富温暖。他礼服上的黑色就像是由深紫色层叠堆积而来，他黑色的胡须看上去又像是蓝得发黑。而在厚重而颜色暗沉的胡子里，黑红色的嘴唇显得性感而轻佻。无论他来自哪里，他一定不是法国人；他可能是一个犹太人，他可能来自于东方世界黑暗神秘的中心地带。在那些描绘暴君狩猎的色彩艳丽的波斯瓷砖和画作中，你也许能够发现和他类似的杏仁眼，蓝黑色胡子和那冷酷的深红色嘴唇。

接下来就是赛姆，以及后面一个特别年长的，坐在代表着星期五的座位上的男人，德·沃姆斯教授，尽管每一天都有人期待他的去世能把这把椅子空出来。除了他的才智，他身上的一切都在老化凋零。他的脸和他的胡子一样灰白，突起的额头上密布的皱纹展现着轻微的绝望。在其他人身上，哪怕是果戈里，宛如新郎身上晨晖般耀眼的长礼服都不会展现出如此让人痛苦的对比。扣眼里的红花衬着一张像铅块一样褪色的脸；这种骇人的感觉就像是酩酊大醉的公子哥把自己身上华丽的衣服套到一具尸体上。当他费劲而又危险地起身和坐下时，有些东西比身体上的虚弱更为糟糕，这些东西无端地和整个场面的恐怖联系起来。它不仅仅是衰老这么简单，而是更深层的腐烂。另一种让人厌恶的想法不断萦绕在赛姆颤抖的内心，他忍不住去想，无论什么时候这个老人轻轻活动一下，都有可能浑身散架跌在地上。

坐在座位末端的人叫做星期六，一群人中最简单，但又最让人困惑的一个人。他是个名叫布尔的执业医师，个子不高但身材十分敦实，方方正正的脸上没有一丝胡茬。他的身上既能看得到一丝机敏圆滑，又能看到得体打扮下的潜藏的一丝粗野，这种组合在一般的年轻医生当中并不常见。他打扮得自信而不随意，脸上经常挂着固定的笑

容。他身上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除了他那副黑到几乎不透明的眼镜。这黑色的镜片让赛姆感到恐怖，尽管这种感觉可能仅仅是之前已经消失的紧张幻想的又一次增强。这黑色眼镜让他想起一些丑恶传说的零星片段和种种关于在死人眼睛上放硬币的故事。赛姆一直牢牢盯着那幅黑色眼镜和那茫然的露齿微笑。无论是那个行将就木的老教授，还是那个面色惨白的秘书，都会更适合这幅外表。但在这样一个更年轻、更粗野的人身上这一切就成了一个谜。脸上的关键部位都被挡住。你猜不出他的微笑或是严肃意味着什么。赛姆认为他可能是这些坏人里最坏的一个，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外表，一部分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大多数人缺乏的粗野的男子气魄。赛姆甚至认为他之所以挡住眼睛就是因为他们过于吓人。

---

1. 阿尔罕布拉宫：阿尔罕布拉宫是西班牙的著名故宫，为中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阿拉伯语：إمارةغرناطة；英语：Emirate of Granada）的王宫。为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

第六章
暴露

这就是那六个发誓要毁灭世界的人。在他们面前，赛姆一次次地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知识。有时，他会倏忽间觉得自己这些想法相当主观，他所目视着的仅仅是一些普通人，一个老朽，一个神经，还有一个近视。但是，一种反常的象征之感总是回落到他身上。每个人都似乎处于事物的边缘地带，就像他们的理论，也同样处于思想的边界。他知道，这些人都站在一条荒凉理性之路的尽头。他只能设想，就像一些古老寓言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西行至世界的尽头，他将发现某种东西，比如一棵树。它或多或少算一棵树，却是一棵具有神性的树。如果一个人东行至世界的尽头，他将发现一些其他的东西，不完全是它自己的东西——一座塔，也许，塔的外形极其邪恶。所有这些人似乎以一种粗暴和怪异的方式站起来，对抗终极时空和来自边界的幻象。地球的末日正在逼近。

赛姆环顾四周，谈话也在平稳展开。眼花缭乱的早餐席上充斥着各种对比和反差，尤其让人侧目的是，这些人用稀松平常的语气讨论着惊悚可怕的话题。他们正在深入探讨一项即将付诸实践的阴谋。刚才楼下的侍者说得相当正确，这些人的确在谈论炸弹和国王。仅仅三天之后，俄国沙皇就要和法国总统在巴黎会面了。然而，在这个洒满阳光的阳台上，这些满面春风的绅士一边享用着培根煎鸡蛋，一边商量着如何杀死这两个人。他们甚至连武器都选好了，由那个黑胡子法国侯爵负责运送炸弹。

通常来说，如此接近一个目标明确的犯罪一定会让赛姆冷静起来，并治愈他那神秘的痉挛症。他将心无旁骛地思考如何拯救这两人

的性命，使他们免于被崩裂的弹片和咆哮的气浪炸成碎片。但事实却是，那时他开始陷入第三种感觉——恐惧，这种情绪比他的道德憎恶感和社会责任感更加尖锐有力。很简单，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担心法国总统或俄国沙皇了，他开始为自己感到担忧。大部分谈话者都没有注意他，他们脸靠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表情统一而庄重。只有秘书突然间嘴角歪斜地笑了一下，像一道锯齿状闪电斜着划过天空。但是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赛姆，并最终让他恐慌起来。主席一直牢牢地盯着他，带有浓厚且令人困惑的兴趣。这位巨人沉默不语，面无波澜，但他脑袋上那双蓝眼睛如此突出。它们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姆。

赛姆心中涌起一股冲动，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当主席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他觉得自己像玻璃那般脆弱。他几乎确定，星期天已经通过某种隐秘和特殊的方式发现他是个间谍。越过阳台的边缘，他瞥见一个警察。警察心不在焉地站在下面，看着闪亮的栏杆和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木。

接着，他感受到一种即将困扰他数天的重大诱惑。在这些强势而又可憎的无政府主义头号分子面前，他几乎完全忘记了那个孱弱而又耽于幻想的诗人——格雷戈里，他是一个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想起他，赛姆感到一种久远的亲切，好像他们是儿时的玩伴。不过，他还记得，因为一个重要的承诺，他仍然受制于格雷戈里。他承诺过绝不做那样的事，但他现在几乎克制不住自己了。他承诺绝不跳出阳台通知那个警察。他把冰冷的手从冷冰冰的石头扶手上挪开。他的灵魂在有关道德的迟疑不决中晕头转向地来回摇摆。他曾经轻率地向一个邪恶团体做出承诺，现在只要扯断那条誓言之线，他的人生就会下面的广场一样，开阔自由，充满阳光。另一方面，只要他坚守他那过时的荣誉感，他就会一寸一寸地陷入这人类大敌的控制范围，他们特有的才智对他来说简直是严刑逼供。每次俯瞰阳台下方的广场，他都能看到那个悠游自在的警察，他是常规和公序的支柱。

每次回头瞥向早餐桌，他都能发现，主席仍然在用他那双巨大而令人厌恶的双眼，平静地研究着他。

一时之间，他思绪万千。但他的脑海中从未出现过这样两种想法。首先，他从没怀疑过，如果他继续孤军奋战，主席和他的委员会就会摧毁他。可能是在某个公共场所，使用某种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方案。但是，星期天并不是那种处理事情简单直接的人，他必定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设下陷阱，或者使用不为人所知的毒药，制造意外交通事故；或者借助催眠手法，甚至用来自地狱的业火。无论如何，星期天一定会穷凶极恶地对付他。如果他公然挑衅这个男人，他很可能就死定了，不是在椅子上被打成死尸，就是在很久以后死于某种未知的疾病。如果他及时地叫来警察，逮捕在场所有人，揭露所有的一切，发动全英格兰的力量去对抗他们，他同样有可能会逃脱，没有其他的可能。这群绅士状似悠闲地坐在阳台上，俯瞰着阳光灿烂、熙熙攘攘的广场，但置身其中的赛姆却觉得自己危在旦夕，他宁愿和一群全副武装的海盗待在一起，共同眺望空旷的海面。

其次，他没有想过在精神上被这些敌人所打败。很多现代人习惯于崇拜知识和力量，在这种强大人格的压迫下，他们很有可能会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们可能把星期天叫做“超人”。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星期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行走的石像，藏着惊天动地的想法。星期天很可能被视为某种超越常人的存在，他宏伟的计划过于明显而无法被侦查，他巨大的脸庞过于直白而无法为人所理解。这是一种现代流弊，但是对于赛姆来说，即便处于极端的病态，他也不会堕落到如斯境地。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非常懦弱，害怕强大的力量；但是他并没有胆怯到要去推崇它的地步。

这些人一边交谈一边用餐，但即便在这件事上，他们也各具特色。布尔医生和侯爵按照惯例，不假思索地咀嚼着餐桌上最好的事物——冷雉肉或斯特拉斯堡派。秘书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只吃了半个生

西红柿，喝了四分之三杯温水，还在热切地谈论着计划好的谋杀。那个老教授吃了很多流质食物，好像回到了令人恶心的第二次童年。星期天则甚至在用餐上也表现出他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他吃得有二十个男人那么多，他的胃口好得惊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香肠加工厂，在不停地消化着数不清的肉质食物。但是，每当他吞完一打煎饼，或喝完一夸脱咖啡，他就会歪着那硕大的脑袋，继续盯着赛姆。

“我犹豫了好几次，”侯爵说着，咬了一大口涂了果酱的面包片，“我用刀去刺杀是不是更好？很多历史壮举都是通过刀子来实现的。想想，如果将一把匕首插入法国总统的胸膛，再左右转动几下，感觉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

“你错了，”秘书说着，粗黑的眉毛拧成一个结。“匕首象征着传统时期个人与暴君之间的私人恩怨。炸药不仅是我们最好的工具，也是我们最好的象征。它是我们最完美的标志，就像向基督祷告时要焚香一样。它会膨胀和扩散，从而摧毁一切；同样，思想的毁灭性力量也来自于它的膨胀和发酵。一个人的大脑就是一枚炸弹。”他猛地释放了他那奇特的激情，使劲儿敲着自己的脑袋，喊道：“我的头脑就像一枚炸弹，日日夜夜。它必须爆炸！它必须爆炸！如果要打破整个宇宙，一个人的头脑必须要爆炸。”

“目前为止我还不想毁灭整个世界，”侯爵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在死前干许多凶残的事。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还想了一件。”

“不，如果这件事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布尔医生脸上显露出狮身人面像似的神秘微笑，“它就不值得去做。”

老教授目光呆滞地看着天花板。“每个人心里都知道，”他说，“没有任何事情真正值得去做。”

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秘书开口说——

“可是，我们偏离正题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星期三将如何发动这次袭击。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计划，使用炸弹。说到具体的安排，我建议明天早上他首先去——”谈话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巨大黑影打断。星期天站了起来，他那巨大的身躯几乎完全挡住了他们上方的天空。

“在讨论之前，”他压低声音说，“我们到一个私密的房间里去吧，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说。”

赛姆首先站起来。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手枪已经对准了他的头颅，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他能够听到，前面的人行道上，那个警察还在懒洋洋地边走边跺脚。这个清晨阳光灿烂，但依旧寒气逼人。

街道上的手风琴演奏出快乐的曲调。赛姆浑身紧绷地站着，仿佛听到了战斗前的号角。他发现自己突然充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勇气。叮当作响的音乐洋溢着勃勃生气，原始的粗野和穷人非理性的勇敢。这些人生活在肮脏的街道上，但依旧坚持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基督教的宽容仁慈。年少时成为警察的戏谑之语早已从记忆中远去，他不认为自己是从绅士转变为高级警察的代表，也不觉得自己可以代表那种住在黑房子里的古怪老人。但是觉得自己应该是街道上所有善良普通人的代表，他们每天在手风琴音乐中进行战斗。同时，成为人类的崇高优越感无法解释地将他抬到一种无穷的高度，使得他可以超越身边这群可怕的人。至少有一刻，他可以从寻常事物星光璀璨的顶峰去俯瞰那些张牙舞爪的反常现象。对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赛姆有一种无意识而本源性的优越感。只有一位勇士面对凶猛有力的野兽，或一位智者面对巨大的错误时，才能感受到这种优越感。他知道无论是在智力还是体力上，他都远远比不上星期天。但此时此刻，他只担心自己没有老虎那样强劲的肌肉或是犀牛鼻子上尖锐的长角。一切都确定无疑，主席是错的，手风琴是对的。他脑海中反复回响着《罗兰之

歌》㊟中那句无可辩驳且令人惊惧的真理——“异教徒是错误的，基督教徒是正确的。”

在古老带鼻音的法语中，这句话念起来铿锵作响，有金石之音。在力量如此微弱的情况下，赛姆的这种精神解放显然带有一种不畏牺牲、拥抱死亡的决心。如果外面那些弹奏手风琴的群众能够承担他们从前的责任，他当然也可以。即便是对恶棍，他也恪守承诺，这让他由衷地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他最后一次战胜这群疯子，他即将走进他们的黑屋子，为某种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献出生命。街道上，手风琴似乎正在演奏一首激情四射的进军曲调，混杂着整个管弦乐队的声音。在赞颂生命的喇叭声和光荣赴死的鼓点中，他能够听到了一种深沉而持续的轰鸣。

这些阴谋家排好队，依次从落地窗进入后面的房间。赛姆走在最后，看上去很平静，但他整个大脑和身体都在随着浪漫的音乐节奏悄悄颤动。主席让他们沿着一段不规则的侧梯（可能是侍者专用的）走下去，进入一个阴暗寒冷的空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椅，似乎是一间弃置不用的会议室。所有人都进来后，主席关门上锁。

果戈里迫不及待地第一个发言，这个格格不入的人似乎在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不！不！”他喊道，带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严重的波兰口语让人几乎无法理解。“你说你不躲藏。你说你要暴露自己。这些都是废话。当你想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躲到一个黑盒子里！”

对于这个外国人语无伦次的讽刺，主席似乎显示出了一种和善的幽默。

“你还不明白，果戈里，”他像父亲那般语重心长。“如果他们听到我们在阳台上信口开河，他们就不会关心我们接下里要去哪里，要做

什么。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来到这里，所有的饭店员工都会从锁眼里窥探我们。你对人性简直一无所知。”

“我要为他们而死，”这个波兰人激动地嚷道，“我要杀死他们的压迫者。我不关心这些躲藏的游戏，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死他们的暴君。”

“我明白，我明白，”主席和善地点着头。他在长桌的最前面坐下，“你首先为人类而死，然后你再爬起来攻击他们的压迫者。所以，现在我是否可以请你控制一下你那充沛的情感，和其他绅士一起坐下。这个清晨，第一次有人要说一些明智的话了。”

赛姆，带着他受召以来的焦躁不安和迅捷灵敏，第一个坐下了。果戈里最后一个坐下。他不停地从浓密的棕色胡须中发出关于妥协的怨言。除了赛姆，似乎没有人知道惩罚和打击将要来临。至于他，赛姆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登上绞刑架的男人，无论如何也想发表一场精彩的演说。

“同志们，”主席突然抬高嗓门站起来，“我们忍受这个闹剧已经够久的了。我叫你们下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些简单但可怕的事实，甚至楼上的侍者（早已习惯了我们的轻浮）都能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从未有过的严肃意味。同志们，我们刚才讨论了计划方案和实行地点。在我说其他事情之前，我建议我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投票表决方案和地点，而是留给一位值得信赖的成员去全权负责。我提议星期六同志，布尔医生。”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接着他们在座位上动了一下，因为星期天接下来说的话尽管音量不高，却耸人听闻，具有爆炸效应。星期天敲了下桌子。

“任何有关方案和地点的内容都不能在这次会议上说。任何关于如何去做的微小细节都不能在这个组织里透露。”

星期天毕生都在让他的追随者感到惊讶，但直到现在，他们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惊心动魄。他们亢奋地在座位上动个不停，除了赛姆。他僵硬地坐着，手放在口袋里，紧紧地握着一只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攻击降临到他身上，他将拼死一搏，至少要弄清楚主席究竟是普通凡人还是不死之身。

星期天平静地继续说——

“你们大概已经明白，为什么我要禁止大家在这个自由的盛会上自由发言，只有一种可能。陌生人无意中听到我们说话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一定会以为我们在开玩笑。但是要紧，甚至致命的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所有重要的目标和计划，但是却并不参与其中，这个人——”

秘书像女人那样突然高声尖叫。

“不可能！”他大喊大叫，暴跳如雷。“不可能——”

主席用他那巨大的手掌轻拍着桌子，就像某种巨型鱼类在不停地拍打着鱼鳍。

“这是真的，”他说得很慢，“这个房间里有个间谍。这张桌子旁边有个叛徒。我不想再废话了，他就是——”

赛姆悄悄抬起身体，虚坐在椅子上，手指紧紧地扣着扳机。

“他的名字是果戈里，”主席说，“他就是坐在那儿假冒波兰人的多毛骗子。”

果戈里旋即跳起来，双手各握一把手枪。就在同一瞬间，另外三个人猛扑过去，扼住他的咽喉，甚至连教授都拼劲全力地站起来。但赛姆几乎没有看到这一场景。因为他被一块阴影挡住了。他颤抖着瘫在椅子上，犹如激情消退之后浑身瘫痪了一般。

---

1. 《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法国英雄史诗，中世纪武功歌的代表作品。诠释共分为291节，长4002行，以当时民间语言罗曼语写成。

第七章
德·沃姆斯教授的诡异追踪

“坐下！”星期天厉声喝道。他平生极少用这种可怕的语气说话，听到的人会吓得立刻丢下出鞘的利剑。

刚才站起来的那三个人放开果戈里，和这个身份可疑的人一起回到座位。

“好，我的朋友，”主席语调轻快，好像是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说话，“劳驾您把手伸进你的马甲口袋，让我们看看里面放着什么？”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黑发，这个所谓的波兰人脸色发白。但他貌似沉着地将两根手指伸进口袋，掏出一张蓝色的长条形卡片。赛姆瞥了一眼，再次被这个世界震惊了。卡片放在桌子的另一边，离他很远，他看不到上面的文字。但是，这张蓝色卡片从外观上看和他口袋里的那张一模一样。当他加入反无政府主义警察机构时，他也得到了一张相似的卡片。

“可怜的斯拉夫人，”主席说，“可怜的波兰孩子，在这张卡片面前，你难道还要否认你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吗？——是不是太没必要了？”

“没错！”果戈里说。从一团野草般的外国人头发里，大家听到了发音清晰、带有伦敦腔的声音，这简直让人吓一跳。实在太诡异了，就像一个中国人突然说出了地道的苏格兰口音。

“我猜你已经完全清楚你现在的处境，”星期天说。

“是的，”波兰人回答。“我知道你可以依法逮捕我。我只想说，我能够模仿波兰人的口音，但是没有任何波兰人可以模仿我的口音。”

“这一点我承认，”星期天说，“我相信你自己的口音是无法模仿的，虽然我在洗澡时练习过。你是否介意把你的胡子也扯下来，和你的卡片放在一起？”

“没问题，”果戈里回答说。他用一根手指就扯下他蓬松的头套，露出稀薄的红头发和一张苍白而鲁莽的面孔。“戴假发太热了，”果戈里补充说。

“公正地评价，”星期天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残酷的赞美，“你带假发套时表现得非常冷静。现在听我说，我喜欢你。也就是说，如果我听你痛苦死亡的消息，我至少会难过两分半钟。但是，如果你敢把我们的事告诉警察或任何其他人，我也不介意忍受两分半钟的不舒服。我不会在乎你的痛苦。日安。当心脚下。”

伪装成果戈里的红发警察一言不发地站起来，不以为意地走出房间。但是，仍处在震惊状态的赛姆突然意识到这种轻松是伪装的，因为门外响起了轻微的绊脚声，显然这位离去的警探有些张皇失措。

“时间过得真快，”主席瞥了一眼手表，快乐地说。跟他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他的手表要比普通手表更大。“我必须得马上走，我要去主持一个人道主义会议。”

秘书转向他，蹙着眉头。

“这样会不会更好，”他急促地说，“趁现在间谍不在了，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计划细节？”

“不，我反对，”主席打了一个哈欠，周围立刻像是发生了一场小型地震。“就这样不要管了。让星期六来处理。我必须走了。下周日还

在这里吃早餐。”

但是方才的那场闹剧彻底刺激了秘书脆弱的神经。他是那种就算犯罪也极其认真尽职的人。

“我必须反对，主席，这样做太不合规矩了，”他说。“所有的计划必须经过全体委员会成员的讨论，这是我们社会的基本规范。当然，对于您的在叛徒出现时表现的深谋远虑，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秘书同志，”主席严肃地说，“如果你把脑袋带回家煮成萝卜，或许还有点用。我不确定，但可能有用。”

秘书像发怒的马儿一样向后跳起。

“我真的不明白——”他开始冒犯星期天了。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主席不耐烦地频频点头，。“这就是你总是失败的原因。你根本不懂。唉，你这个手舞足蹈的蠢驴，。”他大声咆哮起来，“你不想被间谍窃听，是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没有被窃听？”

说完这些话，主席大摇大摆地走出房间，身体晃动着，带着一种让人不明所以的轻蔑。

留在房间里的四个人目瞪口呆，他们完全不明白主席的意思。只有赛姆听懂了，而这让他毛骨悚然。如果主席最后的话意有所指，那一定说明他并没有完全通过考验。这意味着尽管星期天没有办法像指控果戈里那样把他直接揪出来，他仍然不像信任其他人那样相信他。

其他四个人站了起来，多少有些抱怨。他们要去其他地方吃午餐，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中午。教授走在最后，步伐蹒跚，病痛缠身。大家都走了之后，赛姆还在那里坐了很久，反复想着自己所处的奇怪

境地。他刚刚躲过了一次雷击，但仍然乌云罩顶。最后，他站了起来，走出饭店，进入莱斯特广场。天气晴朗，但越来越来冷。当赛姆走上街道，他惊讶地看到了几片飘飞的雪花。他手里还拿着手杖和格雷戈里其他轻便的行李，但斗篷早就不知道丢在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是在拖船上，也有可能是在饭店的阳台上。他从街道上退回来，站在一个油晃晃的小美发店门口，期盼天上的雪可以小一点。美发店前面的橱窗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面色惨白、穿着晚礼服的女士蜡像。

然而，雪下得更大更快了。赛姆看了一眼蜡像，感觉情绪更加低落，旋即移开目光，向白茫茫一片的街道看去。他惊讶地发现，有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店铺外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他的礼帽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雪，像圣诞老人的帽子。白雪在他的长靴和脚踝处堆积起来，他呆愣地凝视着这个穿着脏兮兮晚礼服的无趣蜡像，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此恶劣的天气，无论是谁站在雪地里，出神地看着一家店铺，都会让赛姆感到十分奇怪。但是他随意的惊讶突然转变成极度的震惊，因为他发现那个站着不动的男人竟然是中风的老教授德·沃姆斯。对于一个年老多病的人来说，这里无论如何也不是他应该出现的地方。

赛姆相信这个丧失人性的兄弟会组织能够做出任何扭曲反常的行为，但他绝不相信教授爱上了这个人偶蜡像。他只能设想教授患有某种疾病，使得他暂时性地陷入僵硬或恍惚状态。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他也不想给予教授丝毫同情。相反，他甚至庆幸，教授因为中风只能一瘸一拐走得很慢，这样他就可以尽快逃离，将他甩在几英里之外。赛姆从未如此迫切地渴望过，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摆脱当前的恐怖环境，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也好。然后，他才能理清头绪，制定对策，最后再决定他是否应该信守对格雷戈里的承诺。

赛姆信步离开，穿行在漫天飞雪之中。他向上走了两三条街道，又向下走了两三条街道，最后来到苏活区[注]的一个小餐馆里吃午饭。

他心事重重地吃完了四盘分量不多的精致小菜，喝了半瓶红酒。吃完后，他要了一杯黑咖啡，抽着黑雪茄，继续思索。赛姆坐在餐厅二楼，这里到处都是刀叉叮当作响和外国人喋喋不休的声音。他还记得，过去他曾经想象过这些亲切无害的外国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颤抖了一下，想起现实的情况。但是，颤抖中也夹杂着侥幸逃脱的羞耻和喜悦。红酒，正常的食物，熟悉的地方，人们自然而健谈的面孔，所有这一切让他恍然间感到“一周七天”委员会只是一个糟糕的噩梦。尽管他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但至少已经离他有一段的距离。在他和最后一次看到的那可耻七人之间，阻隔着高耸的建筑，拥挤的街道。在自由的伦敦，他是自由的，他在自由地喝着红酒。他轻松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下楼梯，进入一楼店面。

刚走进下面的房间，赛姆就愣住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空旷的橱窗外，白雪铺满了整个街道。窗边有一张小餐桌，那个无政府主义老教授正坐在桌边喝牛奶。教授抬起头，面容灰白，眼皮下垂。那一刻，赛姆完全呆住了，就像他拄着的那根棍子一样僵硬无比，不知所措。接着，他慌乱地冲出去，从教授身边擦过，撞开餐厅大门又迅速甩上，大步走出去，停在外面的雪地里。

“难道这个老不死的一直在跟踪我？”他咬着他那黄色的胡须，喃喃自语，“我在这里待了太久，所以即便他走得很慢也有可能会追上我。值得安慰的是，只要我走得更快一些，我能把像他那样的人甩到爪哇岛。又或者我想得太多了？他真的是在跟踪我吗？难道星期天会傻到派一个瘸子来跟踪？”

他步伐轻快地出发了，甩着他的棍子，朝考文特花园的方向走去。当他穿过这个规模巨大的市场时，雪变得越来越大，天色开始阴沉，飞舞在空中的雪花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雪片像一群银色蜜蜂，狠狠地涌向赛姆。它们飞进他的眼睛和胡子里，坚持不懈而又徒劳无用地刺激着他那已经极度恼怒的神经。当他摇晃着走到弗利特街

注的街口，他失去耐心，找了一间茶室，进去避雪。为了有借口多待一会儿，他点了第二杯黑咖啡。话音未落，德·沃姆斯教授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艰难地坐下去，要了一杯牛奶。

赛姆手中的拐杖轰然落地，发出金属撞击的哐啷声，暴露了藏在棍子内部的铁剑。但教授并没有四下张望。赛姆，这个素来沉着冷静的人张大嘴巴，就像一个乡下人目瞪口呆地观看魔术戏法。他没有看到一辆一同前来的马车，也没有听到外面有任何轮子的声音，所有迹象都表明，教授只有可能是自己走来的。但是这个老家伙走得像蜗牛一样慢，而赛姆却可以行走如风。他突然站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棍子，好像因为这种计算上的矛盾而几近疯狂。接着，他丢下一口都没喝的咖啡，摇开旋转门走出去。一辆开往岸边的公共汽车正咔嗒咔嗒地快速驶过。他不得不狂跑一百码去追上它；他纵身一跃，摇摇晃晃地踏上挡泥板，稍微停下来喘了口气，爬到顶部车厢，坐了下来。大约半分钟后，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沉重的喘息声。

赛姆陡然转身，他看见公共汽车的楼梯上冒出来一顶被雪水打湿的脏礼帽，水还在不停地往下滴。礼帽逐渐上移，帽檐的阴影下出现了德·沃姆斯教授那张近视的脸和颤抖的肩膀。教授带着他特有的小心坐了下来，用一块防雨毛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下巴以上的身体部位。

老人的身体摇摇欲坠，双手也颤颤巍巍，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含糊的手势和茫然无措的停顿，都似乎在表明，他毫无疑问已经病弱无助，到了行将就木的年纪。他一点一点地移动着，坐下时发出轻微而谨慎的喘息。然而，除非被叫做时间和空间的哲学实体没有一点存在的痕迹，否则毫无疑问他是刚刚跑着追上这辆公共汽车的。

在摇晃的车厢里，赛姆腾地站起来。他狂躁地看了一眼逐渐阴沉的冬日天空，从台阶跑下去。他在压制自己想要跳下去的强烈冲动。

这一切实在太复杂太混乱了，赛姆没有办法仔细回想或理性推断，他冲进弗利特街边的一个小法院，像兔子冲进自己的洞穴。他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如果这个不可思议的弹跳玩偶一样的老人真的在追踪自己，在这个小径交错，迷宫一样的街巷里，他或许可以很快甩掉他。赛姆在这些弯曲的小径里进进出出，这些小路更像是一条条裂缝，而不是街道。在他前前后后换了二十个方向，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多边形线路之后，他停了下来，去听有没有追踪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当然这里也不可能有很明显的声音，因为小路上积了厚厚一层无声的雪。然而，在红狮法院后面，他注意到有一个地方，精力旺盛的市民已经把雪清理干净，露出了一段大约二十码的空地，上面铺着湿润闪亮的鹅卵石。当他路过这里时，他什么也没想，就冲进另一条迷宫一样的小路。走了一百码之后，他再次驻足倾听，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因为从那高低不平的石地上传来了拐杖撞击地面的叮当声，和地狱般跛足前行的脚步声。

天空坠着沉甸甸的云，即将要落下大量的雪花，伦敦城笼罩在一片黑暗和压抑之中，但就黄昏的这个时间来说，夜色来的有些过早。小巷内，赛姆两侧的墙壁都黑蒙蒙的，毫无特征，没有任何门窗或小开口。他感到一种新的冲动，想打破这些像蜂箱一样攒在一起的房子，进入一个开阔明亮的街道。他躲躲闪闪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达主街，原来他走得比自己想象得更远。他似乎进入了那个巨大而空旷的路德门圆环[注]，看到了高耸入云的圣保罗大教堂。

赛姆刚开始吓了一跳，宽阔雄伟的街道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好像可怕的瘟疫刚刚扫荡过这座城市。然后他告诉自己，这种空无一人的荒凉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常的，首先是因为这可怕的暴风雪天气，此外今天还是星期天。说到“星期天”，他不由咬起嘴唇；从今以后这个词就是一个可怕的双关语。白茫茫的雪雾中从天空高处散落人间，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光怪陆离的绿色黄昏中，人好像置身于海底。圣保罗教堂黑色穹顶背后，落日阴沉晦暗，呈现出雾状的不详之

色——病态的惨绿，死沉的血红或腐烂的青铜色。它们鲜明耀眼，更加凸显了雪的洁白纯净。但是，在这阴郁的背景中，教堂巨大的黑色身影拔地而起。教堂顶部，任意挥洒的雪花留下斑驳的印记。雪附着在上面，就像阿尔卑斯山顶峰。偶尔雪块会纷纷下落，但它们像从顶端垂下来的帘幕，只盖到圆屋顶的中间。圆顶和十字架镀上了一层完美的银光，在夜空中熠熠生辉。看到这一幕，赛姆突然挺直腰背，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杖向教堂致敬。

他知道那个邪恶的家伙，他的影子正或快或慢地跟在他后面，但他不在乎。

天空阴沉如霾，而地球的最高处却光明耀眼，这似乎是人类信念和勇气的象征。魔鬼可能占领了天空，但是他们无法征服十字架。他心中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他想揭开那个上蹿下跳、死死纠缠他的中风病人的秘密。在法庭通向路德门圆环的入口处，赛姆转过身来，手执手杖，直面他的追捕者。

德·沃姆斯沿着一条不规则小路的拐角缓慢地走过来。在孤寂的煤气灯光里，他那极不正常的身躯让人不禁想起童谣中那个虚构的人物形象，“一个扭曲的人走着扭曲的路。”他看上去好像是因为走了太多弯弯曲曲的小路，而扭曲变了形。他走得越来越近，仰着头，灯光洒在他的眼镜上、患病的脸庞上。赛姆等着他，就像圣乔治[注]在等待恶龙，就像一个人在等待最终的解释或是死亡。老教授径直走向赛姆，从他身边穿过，连下垂的眼皮都没动一下，好像他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教授的沉默和意料之外的无辜模样让赛姆怒火中烧，那家伙茫然的面孔和态度似乎表明这么长时间的跟踪都只是个意外。赛姆感受到一种介于极端痛苦和孩子式嘲弄之间的力量，这促使他要做些什么。他比划了一个粗野的手势好像要打掉老人的帽子，大喊了一句像是“有

本事就来抓我呀”之类的话，就飞跑出去，穿过白雪皑皑、空空荡荡的路德门圆环。现在想藏起来是不可能的了。他回头，看到那个老绅士的黑色身影正在靠近。他像一个要赢得百米赛跑的人，摇摇晃晃地大跨步跑来。但是，他剧烈弹跳着的身体上方，那张脸依然苍白，严肃，专业，就像是一个演讲者的脑袋被安在了滑稽角色的身体上。

这场惊悚的追捕突然加速，他们穿过路德门圆环，上了路德门山，围绕着圣保罗大教堂，又经过齐普赛街㊟，赛姆想起所有他知道的噩梦。然后，赛姆跑向河边，几乎走下码头。他看见暗黄的灯光从一个低矮、亮灯的酒吧玻璃窗渗透出来，立刻冲进去点了杯啤酒。这是一家脏乱的小酒馆，零星地坐着几个外国水手，这是一个可以抽鸦片、动刀子的地方。

没多久，德·沃姆斯教授走进来。他小心翼翼地坐下，要了一杯牛奶。

---

1. 苏活区（Soho），位于英国伦敦西部的次级行政区西敏市（Westminster）境内，许多时尚酒吧和小店、高档酒店云集于此。
2. 弗利特街（Fleet Street），是英国伦敦市内一条著名的街道，以邻近弗利特河而得名。弗利特街向西穿越伦敦市的边界后就变成河岸街；往东，通过路德门圆环后变成路德门山。由于地名“弗利特”与普通名词“fleet”（“船队”、“舰队”）同形但原意有异，因此弗利特街也被译为舰队街。
3. 路德门圆环（Ludgate Circus），是英国伦敦城的一个道路交叉路口。连接着法灵顿街和新桥街，弗利特街和路德门山。
4. 齐普赛街（Cheapside），是伦敦的历史中心和现代金融中心伦敦市的一条街道。它东接家禽街，通往银行交叉口，那里有伦敦市长官邸、英格兰银行和银行-纪念碑地铁站。向西是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地铁站和主祷文广场。
5. 圣乔治（St. George），天主教的著名烈士、圣人，英格兰的守护圣者。经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绘画等领域。

第八章
教授的解释

加布里埃尔·赛姆最终坐了下来，对面端坐着教授，他最后挑了挑眉毛，睁开了沉重的眼皮。这一下，塞姆的恐惧卷土重来。这个来自可怕的委员会、不可思议的男人，对他穷追不舍。如果这个人一方面是个瘫子，另一方面又是个捕手，那么这种对立让他更感兴趣，但绝对不可能让他更镇静。稍稍可以安慰的是他发现了这个教授，而教授也许只能通过特别的巧合才能发现他。在教授拿起牛奶之前，他已经喝完了一锡壶麦芽酒。

有一种可能让他既抱有希望又觉得无助。或许这个恶作剧是有其他含义，而不是对他有所怀疑。或许只是普通的暗示。或许这是他应该明白的某种善意的表达。或许这是一种仪式。或许新当选的星期四总是在切普赛德街上被追赶，就像新当选的市长总是被护送一样。塞姆正在考虑选择什么措辞询问时，他对面的老教授突然打断了他。在赛姆抛出第一个正式的问题之前，这个老无政府主义者出人意料地突然发问——

“你是警察吗？”

不管之前赛姆预想的是什么，他绝对想不到如此严酷和现实的一幕。聪明如他，也只能勉强以笨拙的玩笑语气应答。

“警察？”他含糊地笑着，“你怎么能把我跟警察联系起来？”

“很简单，”教授耐心地说，“我觉得你看上去像警察。现在我也这么认为。”

“是不是我在餐厅错拿过警察的帽子？”赛姆夸张地笑说，“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身上被贴上过什么号码？还是我的靴子很引人注目？为什么我非得是警察呢？让我做一个邮差吧！”

老教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赛姆却继续用激烈的嘲讽语气说着。

“或许是我误会了你们德国哲学的精妙。或许‘警察’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先生，我想你大概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的，人猿逐渐蜕变成了‘警察’，而我自己却没有发现这种变化。或许猴子也可能是警察。或许克莱芬公园的少女也可能是警察。我不介意成为这种意义上的警察。我不介意成为德国人想法中的任何东西。”

“你为警察工作吗？”老人无视赛姆所有绝望的即兴发挥，“你是警探吗？”

赛姆的心已经石化了，但是他依然面不改色。

“你说的太荒谬了，”赛姆说，“究竟为什么——”

老人颤颤巍巍的手用力地拍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差点拍坏桌子。

“你没听到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吗？你这个啰里啰嗦的间谍，”他大声、疯狂地尖声问道，“你到底是还是不是警察？”

“我不是！”赛姆像一个快要被绞死的人一样。

“你发誓，”老人靠近他，那张死人般的脸变得令人作呕般鲜活，“你发誓！你发誓！如果你敢发假誓，你会被诅咒的。如果恶魔会在你的葬礼上跳舞，你也如此肯定吗？如果你将看到噩梦坐在你的墓

边呢？敢说真的没有错怪你？你是无政府主义者，你是搞爆炸的人！总而言之，你绝不可能是警察吗？你真的不是来自英国警署吗？”

他支着瘦骨嶙峋的手肘往前伸，伸开的手随意搭在耳旁，像个耳扇一样。

“我不是英国警察。”赛姆用超越常人的平静语气说。

德·沃姆斯教授友善地倒回椅子里，让人好奇。

“那太可惜了，”他说，“因为我是。”

赛姆笔直地跳了起来，把长凳砰的一下撞到后面。

“因为你是什么？”赛姆沙哑地问道。，“你是什么？”

“我是警察，”教授第一次咧嘴笑了起来，镜片透着光。“既然你认为警察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那么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来自大英警队，但是既然你说你不是，那么我只能说我在这个爆炸刺客俱乐部遇到你，我有权逮捕你。”说完，他在赛姆面前拿出一张蓝色的卡片放在桌上，跟赛姆上衣口袋里那张一模一样，那代表警方赋予他的权力。

赛姆一瞬间觉得整个宇宙都颠倒了，所有的树都倒着长，而星星就在他的脚下。之后正确的感官才逐渐恢复。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就像天翻地覆了一样，现在倾覆的世界又恢复了正常。他整天在躲避的恶魔只是一个跟他同一阵营的前辈，而现在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嘲笑着他。目前他没有问任何细节，他只是知道了一个愉快又可笑的事实，这个一直跟踪他，让人难以忍受，充满压迫感的影子，竟然只是一个想赶上他的朋友。他同时也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傻子也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任何从疯狂之中的痊愈都伴随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羞辱。一般这种情况下会有三种可能的反应：一是撒旦般持续的骄傲，二是哭泣，三是大笑。赛姆的自尊心先是照第一种反应持续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就

变成了第三种。他把自己的蓝色警察卡片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扔在桌上，然后甩过头去，他尖尖的黄色胡子差点刺到天花板，然后野蛮地大笑起来。

尽管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这里还无休止地充满了各种锅碗瓢盆、嘈杂吵闹和推推搡搡的声音，赛姆的笑声中有种荷马式的英雄感，使得许多半醉的人四处搜寻这笑声的来源。

“老兄，您在笑什么？”一个码头工人好奇地问。

“笑我自己，”赛姆回答道，从狂喜的反应中又陷入了痛苦。

“振作起来，”教授说，“不然你会变得歇斯底里。喝点啤酒吧，我陪你。”

“你还没喝你的牛奶呢。”赛姆说。

“牛奶！”，教授带着深不可测的轻蔑语气，“牛奶！你以为当我离开那些该死的无政府主义者视线范围时，还会看这个鬼东西吗？在这个屋子里我们都是基督徒，尽管可能，”教授环视了一圈踉踉跄跄的人们，补充说，“不是绝对的基督徒。喝完我的牛奶？该死的！好吧，我现在就喝完！”然后他把杯子踢下桌子，玻璃碎了一地，银白的液体也飞溅了一地。

赛姆带着快乐的好奇盯着他。

“现在我看出来了，”赛姆叫道，“你当然不是一个老人。”

“我不能在这把面具撕下来，”德·沃姆斯教授回答。“这只是一个精心的装扮。至于我是不是老年人，那还真不是我说了算的。我去年38岁。”

“是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这对你无关紧要。”赛姆不耐烦地说。

“对，我很容易得感冒。”对方冷静地说。

赛姆对这一切感到好笑，并且有一种脆弱的如释重负感。本以为瘫痪的教授竟然是一个在聚光灯下表演年轻演员，他不禁感到好笑。可能他觉得现在如果一个胡椒瓶倒翻了他可能也会大笑。

冒牌教授喝着酒，擦着他的假胡子。

“你知道那个果戈里也是我们的一员吗？”他问。

“我？不，我不知道，”赛姆有点惊讶地回答。“但是你知道？”

“我知道的也不多，”这个自称德·沃姆斯教授的人说。“我以为主席说的是我呢，我当时紧张得直跺脚。”

“我也以为他在说我，”赛姆莽撞地笑着。“我的手一直放在手枪上。”

“我也是，”教授严肃地说；“明显果戈里也是。”

赛姆拍着桌子喊。

“哎，我们有三个人！”他大叫，“七人中的三人已经可以一战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三个人的话！”

德·沃姆斯教授的脸一黑，没有抬头看。

“我们是有三个人，”他说。“就算我们有三百个，我们可能还是一事无成。”

“就算我们三百个对四个也赢不了吗？”赛姆激动地问，不可置信。

“不行，”教授清醒地说，“我们三百个人也抵不过星期天一个人。”

仅是这个名字就让赛姆一下子冰冷严肃起来。他的笑意在到达嘴唇之前就已经消失在他心里。这个主席让人印象深刻的脸一下子出现在他脑子里，像彩色照片一样生动。他对比着星期天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脸，那些人的脸虽然有的凶横有的阴险，却如同其他普通人的脸一样开始模糊了起来，只有星期天的脸越来越清晰，好像一个人物画像要变成真人一样。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赛姆突然开口了，像突然冒出来的香槟泡沫。

“教授，”他说，“这让人无法接受。你害怕这个人吗？”

教授睁开了沉重的眼皮，用大大的蓝色眼睛凝视着赛姆，带着几乎超凡的诚恳。

“对，我害怕，”他温和地说。“你也害怕他。”

赛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直直地站了起来，像受到侮辱一般一把推开椅子。

“对，你说对了，我是怕他，”他一种用无法形容的嗓音说，“所以我向上帝发誓，我会用尽一切办法找到这个让我害怕的人，然后一拳打在他脸上，就算老天是他的王座、大地是他的根基，我发誓我一定会扳倒他。”

“怎么做？”教授凝视他，“为什么？”

“因为我害怕他，”赛姆说；“人不应该放任自己害怕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下去。”

德·沃姆斯带着某种不知所措的迷茫对赛姆眨了个眼。他试图开口说话，但是赛姆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了下去，暗暗地带着非人的得意。

“谁会屈尊去打击他不恐惧的事物？谁会自甘堕落到空有匹夫之勇，就像一个普通的职业拳手？谁又会自降身格变得毫无畏惧，就像一棵树那样没有知觉？去和你恐惧的东西做抗争。你应该记得那个古老的故事，一个英国传教士去完成那个西西里岛的强盗临终前的仪式，大盗贼弥留之际说，‘我不能给你钱，但是我能给你一条一辈子的忠告：你的拇指就在刀刃上，向上出击吧。’所以，我也这样对你说，如果你想打击星星，那就向上出击吧。”

对方看着天花板，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

“星期天是一颗恒星。”

“你会看到他像流星一样陨落，”赛姆说，戴上了帽子。

他果断的姿势引得教授茫然地站了起来。

“你知道要去哪里吗？”教授问，带着善意的茫然。

“是的，”赛姆短促地说，我要去阻止炸弹降在巴黎。”

“你有什么计划吗？”教授问。

“没有。”赛姆同样果断地回答。

“你当然记得，”自称德·沃姆斯教授的人继续说，扯着胡子看着窗外，“当我们匆忙分开的时候，整个组织安排都落入了侯爵和布尔医生

的手中。侯爵这个时候大概已经越过海峡了。但是他会去哪会做什么，我怀疑连主席都不知道，当然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唯一知道的人就是布尔医生。”

“该死的！”赛姆叫道。“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

“不，”对方依然用他饶有兴趣、漫不经心的语调说，“我知道他在哪。”

“你会告诉我吧？”赛姆急切地问道。

“我会带你去那。”教授从衣帽钉上取下他的帽子。

赛姆站在那，带着有些僵硬的兴奋。

“你是什么意思？”他敏锐地问道。“你会加入我吗？你愿意冒这个险吗？”

“年轻人，”教授愉快地说，“看着你觉得我是一个懦夫，我觉得很好笑。对此我只有一句话，而这完全是按你的哲学逻辑来的。你认为有可能扳倒主席，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依然要去尝试。”他打开了酒吧的门，一阵苦涩的空气冲了进来，他们一起走进了码头旁的黑暗街道。

大部分雪都化了，被人踩成了烂泥。黑暗中到处有结成灰色块状的雪。狭窄的街道很湿滑，到处是水洼，灯光散乱地倒映在水洼里，偶然间看上去像另一个倾倒的世界的碎片。赛姆越往里面走，迷乱灯影就越让他眩晕。他的同伴却步伐轻盈。远处在街的尽头，一两英寸长的河被灯光照亮得像一条光带。

“你去哪？”赛姆问。

“快到了，”教授说，“拐个角就能看到布尔医生是不是睡了。他作息很健康，休息得很早。”

“布尔医生！”赛姆叫道。“他就住在附近吗？”

“不是，”他的朋友回答。“实际上他住的地方离这还有点距离，在河对面。但是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他有没有上床睡觉。”

正说着话，一个拐角他们正对着昏暗的河，河面闪烁着光，他用他的拐杖指向对岸。可以看到萨里那侧河水流入泰晤士河，一大幢高高的住宅像工厂的烟囱一样悬在河上，高得不可思议，上面点缀着亮着灯的窗户。特殊的角度和位置使得一栋楼看上去像有上百只眼睛的巴别塔。赛姆从来没见过美国的那些摩天大楼，所以他只能在梦里幻想这样的高楼。

在他盯着看的时候，这个有着无数亮灯的塔楼上最高的一盏灯突然灭了，就像有无数眼睛的阿耳戈斯[注]突然向他眨了一下眼。

德·沃姆斯教授突然转身，在他的靴子上用拐杖打了一下。

“我们来晚了，”他说，“健康的医生已经睡了。”

“什么意思？”赛姆问。“那他是不是住在那？”

“是的，”德·沃姆斯说，“在某个你看不到的窗户后面。跟我去吃点晚饭吧。我们必须明天早上来找他。”

没有再说别的，他带着赛姆走过各种小道，来到了明亮和热闹的东印度码头路。教授似乎很熟悉周围，一排明亮的店突然变得昏暗和安静，距离路边二十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年久失修的白色旅馆。

“很多地方你都能偶然发现一些不错的英式小旅馆，像寻找化石一样，。”教授解释说。，“我曾经在西区发现过一个很不错的。”

“我想这家应该是东区相对应不错的吧。”赛姆微笑。

“是的，。”教授恭敬地说，走了进去。

他们很满足地吃了一顿，睡了一觉。这些看着不靠谱的人，把豆子和培根做得很好吃。酒窖里居然有勃艮第红酒，这着实让赛姆惊讶，也让他备添新的同志情谊和舒适感。在这整个痛苦的过程中，他恐惧的源头一直是孤立无援，但是孤立无援和有一个盟友之间有如深渊一般的差别。从数学上来说，四是二的两倍。而二却不代表两倍的一，二意味着比一好上千倍。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上百个不利因素，世界总是会回归到一一相对的状态。

赛姆终于有机会倾诉他整个离谱的故事，从格雷戈里把他带到河边的小酒馆讲起。他懒洋洋地、完整地讲着，用他丰富的独白，就像一个人跟他的老朋友讲话一样。另一方面，假扮的德·沃姆斯教授也一样健谈，他的故事跟赛姆的差不多离奇。

“你的装扮不错，”赛姆喝着马孔葡萄酒说；，“比果戈里的好多了。就连我一开始都觉得他看上去毛发有点太多了。”

“我们的艺术理论不同，”教授沉思说。“果戈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按照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来伪装成无政府主义者。而我是现实主义者。我是一个肖像画家。不过老实说，说我是一个肖像画家也是不准确的表达。我本身就是肖像。”

“我不明白，”赛姆说。

“我是肖像，”教授重复说。“我就是著名的德·沃姆斯教授的肖像画，我想他现在在那不勒斯。”

“你的意思是你特意扮的他吗？”赛姆说。“但是他难道不知道你在假扮他吗？”

“他很清楚，”他的朋友愉快地说。

“那他没有告发你吗？”

“我告发了他，”教授回答说。

“请解释一下，”赛姆说。

“我很乐意，如果你愿意听我的故事，”这个杰出的外国哲学家说。“我是一名演员，我叫威克斯。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演过各种角色，有波西米亚人也有小混混。有时候我接触到草根，有时候接触到三流艺术家，有时候是政治难民。有一次在一个地下流亡者的聚会上，我认识了伟大的德国虚无主义哲学家德·沃姆斯。除了他的外表之外，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这是非常让人讨厌的，是我仔细研究他。我知道他已经证明了宇宙中上帝是毁灭一切的源头，因此他坚持需要一种狂怒不断的精力，把所有东西都撕成碎片。他说，能力即是一切。他跛脚，近视，部分瘫痪。当我遇到他的时候，我的心情很轻松，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决定模仿他。如果我是一名制图员，我会画一个漫画。我只是一个演员，我只能扮演一个漫画。我扮演了一个极其夸张的老教授，演出了他肮脏的老朽的那一面。当我走进他的支持者的房间时，我预计会收到一阵笑声，或者（如果他们已经离我们太远了）愤怒的吼声。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惊惊讶，我进门时是一片尊重的沉默，接着（当我第一次打开我的嘴唇）是一声钦佩的低语。完美艺术家的诅咒已经落在我身上。我太精细了，我太像了。他们以为我真的是伟大的虚无主义教授。当时我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我承认这对我是一次冲击。然而，在我完全恢复之前，这些仰慕者中有两三个跑来向我表达愤慨，告诉我隔壁房间正在对我进行公然的侮辱。我询问了事情的本质。似乎一个无礼的人把自己装扮成了我，对我荒谬模仿。

我喝了过多香槟，冲动之下就决定去看清情况。因此，当真正的教授走进了房间，人群骚动了，而我也皱起眉毛眼神逐渐冷却。

“这几乎称不上是一次碰撞。我周围的悲观主义者急切地从这一位教授看到另一位教授，看看哪一位真的更虚弱。但是我赢了。像我的对手一样，一个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不可能像正值盛年的演员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虚弱。你看，他真的是瘫痪了，在这个明确的限制内活动，他不可能像我那样高兴地瘫痪。然后他试图用智慧来抨击我的主张，而我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闪避反击。每当他说出一些只有他能理解的东西时，我就用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回答。他说：‘我不相信你理解了进化是消极的这一原则，因为在那里引入了空白，这是分化的本质。”我鄙夷地回答说，‘你这一切都是从平克维茨的理论那看来的，格鲁佩普早就揭露了进化在优生学中的作用’。我没有必要说明并没有平克维茨和格鲁佩普那两个人。但是，周围的人，这相当令我惊讶，似乎很好地记住了他们，而教授发现这种博学和神秘的方法让他处于一个略微缺乏顾忌的敌人的摆布之中，输给了更为大众所能接受的小聪明。‘我明白了，’他冷笑道，‘你像伊索寓言里那头虚伪的猪一样获胜了。’‘你失败了，’我微笑着说，‘就像蒙田散文里的刺猬一样，我需要说蒙田的书里没有刺猬吗？’‘你的哗众取宠成功了，’他说。‘你的假胡子也是，’对此我没有明智的答案，因为这是真实而诙谐的。但是，我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随意地回答说：‘就像万神殿的靴子’，胜利的荣誉接踵而来。真正的教授被赶出去了，但没有发生暴力，虽然一个人非常耐心地试图扯下他的鼻子。我相信，现在欧洲各地都相信他是一个令人耻笑的骗子。你看，他明显的认真和愤怒使他更有趣。”

“好吧，”赛姆说，“我可以理解你为了一个晚上的恶作剧戴上了他肮脏的老胡子，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直扮下去。”

“这是故事的其余部分，”模仿者说。“当我离开人群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虔诚的掌声，我沿着黑暗的街道走了一圈，希望我能够很快走远，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令我惊讶的是，当我转过拐角处时，我感觉到了肩上的一个触动，转身，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的警察的阴影下。他告诉我，我被通缉了。我装出瘫痪的姿态，用高亢的德语口音说：‘是的，我被这个压迫人的世界通缉了。你是以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德·沃姆斯教授的名义逮捕我的。’警察冷漠地查了一下他手中的一张纸，‘不，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你完全错了，先生。我逮捕你因为你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德·沃姆斯教授。’这个指控如果成立的话，跟无政府主义者本身比肯定是比较轻的一项罪名了。于是我跟这个人走了，虽然满腹疑问却并不害怕。我被带到一些房间里面，最后到了一位警察的面前，他解释说，将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核心展开一场严肃的战役，而我这个成功的伪装对公众安全来说可能是相当有价值。他给了我一个不错的薪水和这张小蓝卡片。虽然我们的谈话很短，但他却让我感到非常博识和幽默。但我没办法告诉你更多他的情况，因为——”

赛姆放下了他的刀叉。

“我知道，”他说，“因为你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和他交谈的。”

德·沃姆斯教授点了点头，喝光了杯里的酒。

---

1. 阿耳戈斯（Argus）：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第九章
戴着眼镜的男人

“勃艮第红酒真是个好东西，”教授一边难过地说，一边放下手中的杯子。

“但是你看上去可不像是高兴的样子，”赛姆说道，“你喝酒的样子像是在喝药。”

“你就别计较我喝酒的样子了，”教授闷闷不乐地讲，“我现在的处境十分奇怪。我心中如孩童般的愉悦正在不断爆发，但却不得不时刻表现得像一个不能动弹的老教授。即使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不需要继续伪装自己，我仍然控制不住地刻意放慢说话的速度，努力皱着眉头——好像那皱纹早已深深刻在我的额头上一样。你懂的，我可以十分高兴，但只能通过中风患者的的动作来表达。我心头上跳跃着最活泼的呼喊，但它们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却是另一个样子。要是你听见我说，‘打起精神来，老兄！’你肯定会热泪盈眶的。”

“的确如此，”赛姆说，“但除那之外，我不禁想到你确实有点忧心忡忡。”

教授动了下身子，凝视着他说。

“你的确是个聪明的家伙，很高兴能和你共事。是的，一团阴云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得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说着，便把眉毛稀疏的额头深埋进双手里。

接着，他压低了声音，悄悄说——

“你会弹钢琴吗？”

“会，”赛姆有点惊讶，“我对这方面也算是略知一二。”

一阵沉默后，他又接着说——

“我相信那团阴云已经消散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教授终于在他那两只手的阴影下开了腔。

“如果你会使用打字机的话也不错。”

“谢啦，真让我受宠若惊。”赛姆应道。

“听我说，”对方接着说，“记住你明天必须要见的那个人。你我在明天即将要做一件比从伦敦塔偷皇冠上的珠宝还要危险的事。我们将要从一个无比狡猾、强壮、邪恶的人的口中盗取一个秘密。我相信，除了主席以外，没有人比这个笑眯眯的、戴着大墨镜的小个子更让人震惊和胆寒。他可能不像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那样对死亡无比狂热，这是那个秘书的显著特点。但秘书心中这种无与伦比的狂热有着人性的感化力，这是几乎是一种补偿式的特征。但这个小个子医生有着一种比秘书的病态更为惊人的残忍心理。你没有发现他那可恨的男子气概和活力吗？他就像个天然橡胶球一样蹦蹦跳跳。正因如此，把一切关于此次暴行的计划封锁进布尔医生黑黑的圆脑袋里，星期天是清醒的（我怀疑他到底睡不睡觉）。”

“那你觉得，如果我对着他弹钢琴，这头独一无二的野兽就会变得温顺吗？”赛姆问道。

“别傻了，”他的导师说，“我之所以提到钢琴，是因为它让你有一双灵活自主的手。赛姆，如果我们想要顺利完成这次见面，并且四肢健全活着走出来，我们必须要有一套不会被那个畜生发觉的暗号。我

粗略地做了一套合五个手指对应的字母代码——看，就像这样，”他在木桌上摆弄自己的手指——“B A D，bad，一个我们可能会经常用到的词。”

赛姆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然后开始琢磨起这个方案。他的大脑在思索谜题时总是转得飞快。他的手在研究魔术时也异常灵巧。不一会儿，他就掌握了通过在桌子或是膝盖上随意的敲击来传递简单信息的技巧。但在红酒和友谊的刺激下，他总能变得异常机灵。教授发现自己渐渐应付不了新语言如此庞大的能量，而这些能量正是从赛姆飞速运转的大脑里不断涌出的。

“我们必须准备些词语暗号，”赛姆严肃地说——“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我最喜欢的词是‘coeval’。你最喜欢哪个词呢？”

“别胡闹了，”教授有点哀怨，“你不知道这有多么严肃。”

“‘lush’也是，”赛姆自顾自地晃着脑袋，“我们必须有‘lush’这个词——一个形容草的词，你不知道这个词吗？”

“你居然在想我们要和布尔医生讨论草地？”教授已经暴跳如雷。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讨论这个话题，”赛姆像是反射般地答道，“而且可以让这个词看上去使用得毫不牵强。我们可以说：‘布尔医生，作为一位革命斗士，你一定记得那个让我们吃草的暴君，而我们之中的很多人确实也在看着夏天里新鲜繁茂的青草……’”

“这是个悲剧，你不明白吗？”教授说道。

“完美的状态是，”赛姆应声说；“即使是悲剧中也总要加点搞笑的东西。你还有什么主意？我希望你选择的暗语能有更广泛的用途。毕竟我们不能连脚趾头也用上吧？那样的话我们对话的时候还要脱掉靴子和袜子，可这无论怎么做都很难不被发现。”

“赛姆！”教授严厉而简洁地说，“快滚去睡觉！”

但是，赛姆躺在床上以后仍然花了很多时间来掌握这套暗语。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他就被叫醒了，他那灰胡子的同伴在床边像幽灵一样站着。

赛姆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好一会儿功夫才清醒过来，匆匆扔下睡衣从床上下来。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前一晚的安全感和社交能力都像是随着睡衣一并被脱下来了，他现在只能感受得到空气中的寒冷和危险。他仍然对自己的同伴保持着信任和忠诚，就像两个正在携手走往绞刑架的人之间的信任一样。

“好吧，”赛姆一边提裤子，一边强颜欢笑地说，“我梦到你的那套暗语了，你把它编出来花了不少时间吧？”

教授没有作答，但是颜色有如凛冬之海般的双眼一直紧盯着前方；于是赛姆又重复了一遍。

“我说，你是不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编这套暗语？别人以为我很擅长这些，这也确实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你当时是立马把它背下来的吗。”

教授仍然一言不发，他双目圆睁，脸上戴着凝固而浅淡的微笑。

“它花了你多长时间？”

教授依旧一动不动。

“你这个混蛋，你不能回答吗？”赛姆喊叫道，心头一下子窜起一股火，但藏在心头火下的则是内心深处的恐惧。无论教授能不能回答，他始终都没有开口。

赛姆紧紧盯着这张像羊皮纸一样僵硬的脸和空洞的蓝眼。他第一感觉是教授已经发疯了，但紧接着他想到了更骇人的事。毕竟，他对眼前这个不加注意就成为自己朋友的怪人一无所知。他知道什么呢？除了这个男人曾经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早餐会，以及他曾给自己讲过的可笑故事。除了果戈里之外还能遇到其他的同仁，这太难以置信了。这家伙是想通过沉默来向自己宣战吗？这冰冷的凝视难道只是一个有着三重身份的间谍最后一次转变自己身份的狞笑吗？他在这无情的安静中傻站着，努力竖起耳朵，仿佛听到来抓捕他的炸弹客正在外面的走廊上轻轻地走着。

然后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下看，爆发出一阵大笑。尽管教授仍然像雕塑一样一言不发，他那五个无声的手指头却在死气沉沉的桌面上舞动着。赛姆注视着手指灵巧的动作，准确地读出了里面的信息——

“我现在只用这种方式来交流了，我们必须习惯这种方式。”

他松了口气，不耐烦地厉声答道——

“行了，赶紧去吃早饭吧。”

他们一言不发地拿起帽子和手杖，但赛姆拿起他那把内藏刀剑的手杖时，他紧紧握住了它。

他们在一个咖啡摊前停下，花了几分钟喝了杯咖啡，吃了个粗糙厚实的三明治。紧接着他们便过了河，在熹微的晨光下这条河看起来犹如冥河般荒凉。他们走到了先前在河对岸观察过的庞大建筑脚下，并开始攀登无数的裸露在空气中的石阶，时不时停下来倚在扶手上简单谈论两句。大约每隔一层楼梯他们便能路过一扇窗户；每一扇窗户都在向他们展示着一个苍白而悲惨的黎明正在伦敦缓缓升起。透过每扇窗户，数不尽的石板屋顶就像是雨后混沌的灰海涌起的铅灰色波

涛。赛姆渐渐发现他全新的冒险具有一种冰冷而让人清醒的特质，远比先前的冒险更为糟糕。比如前一晚，在梦里这座高耸的建筑就像是一座塔。此时，他正在走在这些乏味而没有尽头的台阶上，台阶的连绵不绝让他感到困惑和气馁。可这种深入人心的恐惧并非来自于梦境，或是其他导致夸张或妄想的事情。无尽的台阶更像是空洞而无尽的算数题，没有办法想象，但又不得不去思考它。或者它就像天文学中那些关于恒星之间距离的令人头晕的表述。他正在攀登理性之屋，一种比非理性更可怕的东西。

当他们到达布尔医生的楼梯平台，尖锐的破晓白光透过窗户朝他们反射过来，带着一团团粗糙的红色，与其说是红色的云朵倒不如说更像红色的粘土。当他们终于走进布尔医生那光秃秃的阁楼，天也完全亮了。

这空荡荡的房间和如此冷峻的黎明对于赛姆来说有点似曾相识。当他看到阁楼和坐在桌旁写作的布尔医生，他立马回想起来这段记忆——法国大革命。猩红苍白混杂的清晨映衬着断头台漆黑的轮廓。布尔医生仅仅穿着白色衬衣和黑色马裤；他修剪的黑色脑袋看上去像是刚刚摘了假发；他也许就是马拉，或者是更懒散的罗伯斯庇尔。

当看清楚他的时候，法国式的幻想就消失了。雅各宾派都是空想家，而这位男士身上则有着一种残忍的实用主义。他坐的地方让他的外表焕然一新。从一边窗户射进来的强烈白光让他的脸和阳台上的早餐会相比变得越发苍白和棱角分明。因此，挡着眼睛的黑墨镜就像是头骨上眼球处的孔洞，让他看上去更像是死人的脑袋。的确，如果死神本人曾经坐在木桌旁写作，那可能就是布尔医生了。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他抬起头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微笑，又很敏捷地跳起来，就像教授曾经提到过的那样。他给两人搬好椅子，走到门后的衣帽钩，穿上黑色粗呢制的外套和马甲，熟练地扣好扣子，然后走回去端坐在桌旁。

如此良好的仪态让他的两个对手有点无可奈何。短暂的犹豫后，教授打破了安静，“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同志，”一边小心翼翼地恢复到德·沃姆斯的缓慢腔调。“毫无疑问，你已经把巴黎行动安排妥当了吧？”之后，他又用拖得无限长的声音补充道，“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丝毫拖延都是不能接受的。”

布尔医生又露出了笑容，但一言不发地继续注视着他们。教授又开始一字一顿地说——

“请不要觉得我过于唐突，但我建议你更改那些计划；如果来不及的话，那就带着一切你能获得的补给跟随你的特工。如果我们真的要按计划行事，赛姆同志和我倒是都有过一段经历，只是时间来不及细讲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了解这些问题是必要的，我也愿意花时间去讲述这个事件的细节。”

他慢悠悠地说完了这句话，长得让人无法忍受，暗中想逼迫这个小个子医生不耐烦，从而大为光火说出真相。但是这个小个子医生只是瞪大眼睛微笑着，让这段独白变得吃力不讨好。赛姆开始感觉到一种全新的恶心和绝望。这个医生的微笑和安静不像是半小时前面对教授时那种僵硬症病人的注视和可怕的沉默。教授的打扮和滑稽动作都像是个怪物，总让人感到奇怪。昨天那奇怪的困境又浮现在赛姆的脑海中，就像是一个人回忆起小时候对妖怪的恐惧。但现在可是白天，一个健康结实穿着花呢子外套的男人，除了那个有些突兀的丑陋眼镜以外，看上去一点都不古怪，他既没有瞪着他们，也没有冲他们咧嘴大笑，只是保持着原先的微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切都给人一种难以忍受的现实感。天色渐亮，医生的脸色和花呢大衣上的图案迅速地变得清晰，仿佛这些东西在一部现实小说里变得无比重要。但是他的笑容仍然十分柔和，他脑袋的姿势也很礼貌，唯一让人害怕的就是他的沉默。

“就像我刚刚说的，”像是一个人穿过无垠的沙漠一样艰难，教授继续说，“那件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得不去打听关于侯爵先生的信息的事，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讲一下；但它主要是妨碍了赛姆同志的工作，而非我自己的。”

他说每一个词的时候，都像是唱圣歌一样拉长音调，但是，一直在暗中观察的赛姆发现他长长的手指头在这个疯狂的桌边跳动。他读出了他的意思：“该你说点什么了，这个恶魔已经榨干我了。”

不同于以往受到惊吓时的反应，赛姆这次并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即兴发挥。

“是的，我的确碰到过这件事，”他赶忙说道，“我有幸和一个警探搭上了话，多亏了我这顶帽子，他把我当成了一个体面人。为了维护我体面的声望，我带他去了萨沃伊，然后在那儿把他灌醉了。在那时他变得十分友善，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要在一两天内在法国逮捕侯爵。”

“所以除非你或者我去跟踪他——”

医生笑得更友善了，但墨镜下的那双眼睛仍然捉摸不透。教授暗示赛姆自己要继续开口解释了，紧接着就操着那一套煞费苦心伪装的平缓语调说道。

“赛姆马上就把这些消息告诉了我，然后我们就来找你，看看你会怎么做。我认为最为紧迫的是——”

这个过程中赛姆一直紧紧盯着医生，就像医生紧紧盯着教授那样，但脸上却没有丝毫笑意。这种平静但紧绷的和蔼劲简直要把他们的神经绷断了。突然赛姆向前靠住桌子，随意地敲打着桌边。他告诉自己的同伴：“我有种直觉。”

教授的长篇大论中闪过一阵难以察觉的停顿，他回应道："别管它。"

赛姆继续敲着："这直觉太奇怪了。"

教授答道："奇怪个屁。"

"我是一个诗人，"赛姆又说。

"你就是个死人，"教授反呛道。

赛姆的脸涨红到他那黄色的头发根，他的眼中燃烧着无法抑制的狂热。当他说他有种直觉的时候，这种直觉已经上升到一种让人飘飘然的必然事件。他又开始敲打暗语给他的朋友："你不会知道我的直觉多么富有诗意。它有种只有春天到来时才能体会到的感觉。"

教授用手指回应道："去死吧！"

然后，教授又回到了对医生的长篇大论中。

"可能我得说，它就像是在茂盛的丛林深处突然嗅到的海的气息。"赛姆继续用手指头讲着。

他的同伴并没有任何理睬。

"或者说，"赛姆又补充道，"它就像是漂亮女孩头上热情洋溢的红发一样积极。"

教授仍然自顾自地继续他的演讲，但这时，赛姆决定行动起来。他在桌子上俯过身，用一种难以被忽视的声音问道——

"布尔医生！"

医生油光光微笑的脑袋没有动，不过他们可以发誓他的黑镜片下的双眼扫向了赛姆。

“布尔医生！”赛姆用一种及其清晰恭敬的声音说道，“你能帮我个小忙吗？你介意摘下你的眼镜吗？”

教授在座位上转过身瞪着他，惊讶和愤怒僵在脸上。而赛姆，像是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了桌上，涨红着脸向前探去。而医生仍然纹丝不动。

好一会儿，这儿安静得都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直到这种安静被远处泰晤士河上蒸汽船的汽笛声打破。之后布尔医生缓缓站起来，脸上还是带着那标志性的微笑，摘下了他的眼镜。

赛姆从座位上跳起来，向后退了一小步，像是一个化学讲师刚刚完成了一场成功的爆破。他的眼中像星星一样闪着光，那一瞬间他激动地说不出来话，只能用手指着医生。

教授也好像忘记了自己瘫痪的样子，猛地站了起来。他靠着椅背，疑惑地盯着布尔医生，就像是医生在他面前变成了蛤蟆一样。不过眼前发生的一切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变形奇观。

两位警探看到坐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长相非常男孩子气的年轻人，淡褐色的眼睛坦诚而快乐，打扮得像是个当职员的伦敦佬一样，毫无疑问带着一种善良而相当平凡的气质。他还像原先一样笑着，但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婴儿初生般的微笑。

“我知道我是个诗人，”赛姆狂喜地喊叫着。“我知道我的直觉就像教皇一样绝对正确。都是眼镜搞的鬼！都是眼镜！就是这怪兽般的黑眼睛，和他身上其余的一切，他的健康，他的快活的神情，把他变成了一个死人头上游荡的恶魔。

“这的确不一样了，”教授颤抖着说，　。“但是关于布尔医生的计划呢——”

“去他的计划！”赛姆失去理智地咆哮着。“看看他，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衣领，看看他那该死的靴子！你该不会认为这家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吧？”

“赛姆！”教授痛苦不安地喊叫着。

“怎么了？老天作证，我会独自承担所有风险！布尔医生，我是一名警官。这是我的证件。”接着，他把蓝色卡片扔在了桌上。

教授仍然担心这样会满盘皆输，不过他还算是忠诚，掏出了自己的卡片放在赛姆的旁边。接着布尔医生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是这个早上他们第一次听到他发出声音。

“我很高兴你们来得这么早，”他带着一种学童式的轻浮语气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动身去法国了。是的，我确实也是警队的。”接着他也按规矩把自己的蓝色卡片弹到他们面前。

医生把一顶俏皮的圆顶礼帽戴在脑袋上，又戴上那幅丑陋的眼镜，快步走向门口，其他两人则本能地跟在他后面。赛姆有些心不在焉，在经过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用手杖敲打着石砌走廊。

“万能的上帝啊！”他喊道，“如果这都是真的，就让这该死的委员会里的警探比那该死的炸弹客多吧！”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轻松地战斗了，”布尔说，：“我们现在是四对三。”

教授正沿着台阶缓缓下行，但他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不，我们并不是四对三——我们可没有那么幸运。我们是四个人对一个人。”

其他人走在台阶上默不作声。

这名叫布尔的年轻男子率真而有礼貌，在走到街上以前他一定要走在其他二人后面。但很快，他的机灵敏捷便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一边迅速地向前走向一个火车站问询处，一边回头河其他两人说：

“很高兴能认识你们俩，我对那次突然袭击怕得要死，孤军奋战。我几乎要挥起双臂拥抱果戈里了，当然这很鲁莽。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我陷入忧郁与恐惧而看不起我。”

“所有阴暗地狱里的恶鬼们都让我感到惊恐万分！但最让我害怕的是你和你那可怕的眼镜！”赛姆说。

年轻人开怀大笑起来。

“这难道不就是个小花招吗，”他说，“多么简单的一个主意——虽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可没有这么聪明。你看，我想加入警探的工作中，尤其是针对反炸弹袭击的工作。但是为了这个工作，他们通常选择打扮得像炸弹客一样的人；而他们向烈火起誓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炸弹客。他们说我走路的样子十分体面，从背后看我简直就是行走的英国宪法。他们说我看上去过于健康和乐观，过于可靠和仁慈。在伦敦警察厅他们总是用各种名字调笑我。他们说如果我是一个罪犯，那我可以靠着装作老实人来发迹。但不幸的是，我是个诚实的人，靠着像犯人一样的长相去帮助他们对我来说显得不切实际。最后我被带到警队里职位很高的一个老家伙面前，他肩膀上的脑袋似乎大得无边无际。其他人在我身上都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人说一副浓密的胡子能否掩盖我和善的微笑；又有人说能不能把我的脸涂黑，看上去或许会像个黑人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个老家伙说了一个最与众不同的

办法。‘一副烟熏黑的眼镜就够了，’他肯定地说。‘现在看看他，他就像是天使般的办公室男孩。但让他戴上一副熏黑的眼镜，孩子们看到他都会尖叫。’于是就是这样！当我的眼睛被遮住时，我的微笑，短发，宽肩，还有其余的一切，都让我看上去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小恶魔。就像我说的，这么做特别简单，就像是个奇迹，但最为神奇的还远不止于此。这份工作还有真正让人震惊的一方面，我也为此魂牵梦绕。”

“那是什么？”赛姆问。

“我告诉你，”这个戴眼镜的人答道，“警察局里的这个大人物在知道我了解我的情况后就知道这副眼镜和我很搭了——我的天啊，他甚至都没有见过我一眼。”

赛姆的目光突然扫到他身上。

“怎么会这样？”他问道，“我以为你和他曾经有过交流。”

“我的确和他交流过，”布尔兴奋地说，“但我们是在一个像煤窖一样漆黑的房间里谈话的。你确实猜不到这个情况。”

“我从没想过这种情景，”赛姆严肃地说。

“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想法。”教授补充道。

他们的新战友办起事来像一阵旋风。在闻讯处他简洁高效地询问了去多佛的列车。得到消息后他们三人匆匆上了一辆马车前往车厢，随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这段紧张到无法呼吸的旅程。直到他们登上前往法国加来的船，他们才开始自由地谈话。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解释道，“去法国吃午餐。我很高兴有人能和我一起吃午餐。你看，我不得不让那个畜生侯爵带上炸弹出发，因

为主席在监视着我，鬼知道他怎么监视我的。有机会我会给你讲这段故事。它绝对让人窒息。每次当我想逃脱主席的监控，我总能在某个地方看到他。有时在一家俱乐部的弓形窗里朝我微笑，有时在一辆公交顶上向我脱帽致意。我和你们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这家伙已经把自己卖给了魔鬼，他甚至可以同时出现在六个地方。”

“我明白了，你已经派侯爵出发了，”教授又问道。“他已经走了很久了吗？我们能来得及抓住他吗？”

“是的，”这位新的向导回答道，“我已经算好全部时间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他仍然会在加来呆着。”

“但我们真的在加来抓住他的时候，”教授又问，“我们要做些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布尔医生的面容变得僵硬。他思考了一会儿才说——

“理论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叫警察来帮忙。”

“不要带上我，”赛姆说，“理论上我应该先把自己淹死。我向一个可怜的伙计保证过，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悲观主义者，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我不会向警察告发这些事。尽管我不擅长诡辩，但我不会对一个现代悲观主义者违背自己的誓言，这就像是对一个孩子撒谎一样。”

“我也和你一样，”教授说，“我也尝试过报警，但因为我许下的一些愚蠢的誓言，最终我没有这么做。你们看，当我还是一个演员时，我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畜生。作伪证和叛国罪是我仅有的没有犯过的罪。因为一旦我犯了这些罪我就没有办法分辨是非了。”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布尔医生说道，“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向那个秘书承诺过——你们知道他，那个笑起来十分诡异的家伙。我

的朋友们啊，那个人简直是最不幸的一个人。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消化不良，可能是因为他道德败坏，也可能是因为他神经错乱，抑或是他的宇宙观都被颠倒，但他就是该死，他已经身处地狱！好吧，我不能痛骂这样一个人然后再追捕他。这像是在鞭笞一个被蔑视的人。我可能是疯了，但这就是我的感受，事情就是如此。”

“我没觉得你疯了，”赛姆说，。“我知道你会决定这样做，当你第一次——”

“哦？”布尔医生说。

“当你第一次摘下自己眼镜的时候。”

布尔医生笑了一下，就走在甲板上去欣赏阳光映照下的大海。之后他又走回来，漫不经心地磕着脚后跟，一种友善的安静出现在他们三个人之间。

“好吧，看样子我们都有一样的善恶标准，那我们不如考虑在这之后的事情吧。”赛姆说。

“是的，”教授赞成道，“你说得很对，我们要快点了。我都能看到这个灰鼻佬要在法国动手了。”

“随后的问题，”赛姆严肃地说，“就是，我们三个人孤独地这个星球上。果戈里已经离开了，天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许像个苍蝇一样被主席弄死了。就像是守桥的罗马人一样，我们在委员会是三对三。但我们可能更糟，首先因为他们可以向自己的组织求助，而我们不行，其次是——”

“是因为他们三个中的一人，”教授说道，“不是人。”

赛姆默默地点了点头，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必须让侯爵留在加来直到明天中午。我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想过二十多种情况。我们不能公然说出他是个炸弹客，这点我们都同意。我们也不能让他因为某种琐碎的指控而被扣留，不然我们还要出庭作证。他认识我们，他也会嗅出其中的猫腻。我们不能假装让他专注在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里，这样他可能会接受我们的建议，但不会接受停留在加来而让沙皇安全经过巴黎的指示。我们可以试着绑架他，把他锁起来；但他在这里又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有很多朋友可以保护他；他很强壮，也很勇敢，整件事都变得扑朔迷离。我觉得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利用侯爵的嗜好，我要借着他显赫的身份和众多的朋友获利，进入上层社会。”

“你在说些什么鬼话？”教授质疑道。

“赛姆家族在14世纪首次被提起，”赛姆继续说，“但是有条传统，赛姆家族的一员需要记载在位于班克诺本的布鲁斯家族后面。自1350年以来这个家谱便十分清晰。”

“他已经完全疯掉了。”年轻的医生盯着他说。

“我们的家徽，”赛姆继续平静地说，“是一个银制的红底V形臂章，底子上填充着三个交叉的十字架。但上面的座右铭则不尽相同。”

教授粗暴地抓住赛姆的外套。

“我们马上就上岸了！”他骂道，。“你是晕船了吗，还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开着玩笑？”

“我的话很恼人，但也很实用，”赛姆不紧不慢地答道，“圣尤斯塔奇家族也十分古老。侯爵无法否认他是一名有身份的人。他也无法否定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为了让我的社会地位显得确定无疑，我建议尽早抓住机会打掉他高贵的头衔。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进港了。”

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迷迷糊糊上了岸。就像布尔在伦敦那样，赛姆带着他们跟着一排海军游行的队伍前进，一直走到几家被绿荫遮蔽能远眺大海的咖啡馆。他一直走在前面，所以有些趾高气昂，像舞剑一样摇晃着手杖。显然他向这条街的尽头走去。但他突然停下了，飞快地示意他们保持安静，用戴着手套的手指向一个花叶环绕的咖啡桌，圣尤斯塔奇侯爵就坐在那里。他的牙齿在浓密的黑色胡须中闪闪发光，显眼的棕色面孔被一顶浅黄草帽遮挡，背后映衬着紫罗兰色的大海。

第十章
决斗

赛姆一行人在咖啡馆找了张桌子坐下来，蓝色的眸子如阳光下的大海般明亮。刚一坐定，他便迫不及待点了一瓶索米尔白葡萄酒。不知怎么，他从头到脚都处在一种因好奇而产生的欣喜状态中。伴着葡萄酒的下肚，他的兴致变得异常高涨。大约有半个小时，他都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他声称自己正在打算去和该死的侯爵交流一番，并用铅笔胡乱写下计划的内容。他的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一本印刷出来、由一问一答组成的问答手册，赛姆飞快地讲述着内容：

“我会接近他，在他摘下自己的帽子前，我会先摘下我的帽子，然后我会说，‘我想这位就是圣尤斯塔奇侯爵吧。’他会说，‘我猜你一定是著名的赛姆先生了。’然后他会用最优雅的法语和我讲，‘你好吗？’我也会回以最高贵的伦敦腔，‘噢，叫我赛姆就行了。’”

“闭嘴吧！”戴眼镜的男人说道，“快打起精神来，把那些废纸扔了。你到底要做什么？”

“但这是多么可爱的一本问答手册啊，”赛姆可怜兮兮地说，“就让我给你讲下去吧。只有区区四十三组问答，有时候侯爵回答地十分机智。我得对我的敌人公平一点。”

“但这到底有什么用处呢？”布尔医生已经发火了。

“你难道没发现，这可都在给我的质疑做铺垫呢。”赛姆喜不自胜地说，“当侯爵回答到第三十九个问题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想过，侯爵有可能根本不会全部回答完你那四十三个问题？”教授慢条斯理地问。“这时候，你那些名言警句是否有些过于牵强呢？”

容光焕发的赛姆敲打着桌子。

“哎呀，说得太对了！”他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先生，你真的才学过人。你以后一定会出名的。”

“噢，你简直醉得像一只猫头鹰一样了。”医生在一旁说道。

“现在就需要，”赛姆非常冷静地说，“换一种办法来打破我和那个我想杀死的人之间的僵局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既然交谈的一方没有办法预料交谈的全部过程，正如你刚刚用深邃的睿智指出的那样，我想，交谈的一方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一个人完成所有对话。我也确实要这么做！”他突然站了起来，阵阵海风轻轻拂过他的金发。

掩映在树丛中间的一家音乐咖啡馆里有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一位女士刚刚结束了演唱。但在赛姆那昏热的脑袋里，这铜管乐队的喧闹就像是莱斯特广场上马车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铃声，他曾在这样的旋律中找到了直面死亡的勇气。他看了看侯爵坐着的那个圆桌，他现在有两个同伴，都是身着大衣、头戴丝质帽子、神情严肃的法国人。其中一个戴着看上去像玫瑰花一样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毫无疑问这个人有着十分体面的社会地位。除开这些圆筒一样的黑色套装，顶着草帽穿着轻便春装的侯爵看上去有种波西米亚的风格，甚至是原始。但即使打扮成这样，他看上去仍然是个侯爵。确实，他那动物般的优雅，轻蔑的眼神，映衬着紫色大海的高高昂起的骄傲脑袋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国王。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基督教义下的国王，而是一个面色黝黑，半希腊半亚细亚血统的专制暴君。在奴隶制还习以为常的时代里，他俯视着一切，地中海，帆船舰队，还有那不断呻吟着的奴

隶们。赛姆心想，这个有着金棕色面庞的暴君还真是和后面墨绿色的橄榄树还有灼热的蓝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你要过去加入他们吗？”教授看到赛姆站着一动不动，不耐烦地问道。

赛姆一口喝干了最后一杯还冒着气泡的葡萄酒。

“我会的，”他指着侯爵和那两个同伴说，“那个会议让我很不开心，我要去扯下他们那像小丑一样虚伪的红鼻子。”

他走得很快，但是不太稳当。侯爵发现了他，惊讶之余他那亚述人般的眉毛紧紧蹙起，但又露出了十分礼貌的微笑。

“我想你是赛姆先生吧。”他说。

赛姆对他鞠了一躬。

“这位是圣尤斯塔奇侯爵，”他优雅地回道。“请允许我扯下你的鼻子。”

他俯身过去动手，但侯爵向后躲去，弄倒了自己的椅子。旁边那两个戴着高帽的男士抓住赛姆的肩膀把他死死地向后拉。

“这个人侮辱了我！”赛姆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解释。

“侮辱你？”那个戴着玫瑰勋章的人喊着，“什么时候？”

“噢，就是刚刚，”赛姆不顾一切地说，“他侮辱了我的妈妈！”

“侮辱你妈妈？”这个绅士大声喊叫着，似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所说的话。

“好吧，至少说，”赛姆退让了一步，“是我的姑妈。”

“但刚刚侯爵怎么可能侮辱你姑妈？”另一位绅士质疑道。“他一直坐在这里。”

“啊，就是他说的话侮辱了我的姑妈！”赛姆愤怒得叫着。

“我可什么都没说，”侯爵说道，“除了一些关于那个乐队的东西。我只说我喜欢他们把瓦格纳的曲子弹得那么棒。”

“这可就和我家有关了，”赛姆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气说。“我姑妈弹瓦格纳的曲子就很差劲。这是个让人痛苦的话题。有人经常借此侮辱我们。”

“这也太奇怪了，”绅士疑惑地看着侯爵。

“噢，我向你保证，”赛姆真挚地说，“你们的对话从头到尾都在阴险地暗示着我姑妈的缺点。”

“这就是无理取闹！”另一位绅士大声说。“在这儿半个小时里，我除了说喜欢那个黑头发女孩唱的歌以外什么都没说。”

“你看，你们又在侮辱了。”赛姆显得格外愤怒。“我姑妈头发是红色的！”

“依我看，”旁边那位绅士又说，“你分明就是在找借口侮辱侯爵。”

“就是这样！”赛姆回过头去看着他，“小伙子可真聪明！”

侯爵的眼睛好像暴怒的老虎一般燃烧着熊熊怒火。

“故意和我吵架！”他怒吼道。“故意想和我打架！上帝作证！想和我闹事再合适不过了。这两位绅士会帮我动手。现在离太阳落山还有四个小时，等晚上我们出来打一架吧。”

赛姆优雅而亲切地鞠了一躬。

“侯爵，您的举止配得上您高贵的声望和血统。请允许我和我信赖的绅士们讨论片刻。”赛姆说。

他跨了三大步回到他同伴旁边。他们全程目睹了赛姆借着酒兴的挑衅，又听完他那白痴一般的自圆其说，两人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不过他回来的时候倒是看起来十分清醒，脸色有些苍白，压低的声音也透露着兴奋的心情。

“我已经解决了，”他嘶哑地说。“我已经和那个畜生约了一架了。看着我，仔细听好。没有时间细讲了。你们就是我的帮手，能不能成功就看你们了。你们必须坚持，绝对要坚持让这场决斗在明天7点以后进行，这样我就有机会阻止他登上那趟7点45出发去巴黎的列车。只要他误了这趟车，他就失去了犯罪的机会。他不会拒绝你们对时间和地点的小小要求，但他会选一个离火车站近的地方，这样他就能来得及赶上那趟火车。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剑客，会及时把我杀死好去赶车。但我防守做得也不错，我想我能多和他打几个来回，至少坚持到那趟列车离开站台。在那之后他可能会怒不可遏地杀死我来泄愤。你们明白了吧？那么很好，让我把你们介绍给我迷人的朋友们吧。”接着，赛姆带着他们迅速穿过街道，用两个之前从未听过的贵族名字把他们介绍给侯爵的两个帮手。

赛姆时不时地会灵光乍现，这并不是性格中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诗人般的直觉，正如他在面对戴眼镜的布尔医生时的冲动一样。有时他的直觉回成为预言。

在这件事上他成功猜到了对手的打算。当侯爵从他的帮手那里得知赛姆只愿意在早上决斗时，他立刻意识到一个障碍出现在这场决斗和去首都执行爆炸任务之间。当然，他没办法直接向他的朋友挑明这样安排的不便，所以他就像赛姆预测的那样，让他的帮手和对方约了一个离铁道不远的草地，他相信自己能够一击致命。

当他无比冷静地来到这象征荣誉的决斗场，没有人猜得到他内心正焦急地想着另一个行程。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草帽耷拉在后脑勺上，英俊的脸被太阳照成了古铜色。不过可能会让陌生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不仅有两个帮手帮他提着剑箱，还有两个带着皮箱和午餐篮的仆从。

时间尚早，阳光的温暖浸透了一切东西。赛姆有些惊讶地发现许多春天盛开的花朵在茂盛的草丛里如金银一般闪烁，草木茂盛到没过了人的膝盖。

除了侯爵，所有人都身穿庄严的暗色常礼服，戴着黑烟囱一样的高顶礼帽。尤其是那个年轻医生，戴着他那黑色的眼镜，活像一个滑稽剧里的入殓师。赛姆不禁体会到这些衣冠楚楚的教堂葬礼队伍和那闪着光的草地还有茂盛生长的野花之间的滑稽对比。但确实，这些黄花和黑帽之间的滑稽对比正象征着黄花和那些悲剧事件的凄惨反差。他右边是一片树林，左边远处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被侯爵视作目标和逃跑路线的铁道，可以说赛姆占住了侯爵离开的路。在他前面，也就是自己对手的黑衣团队背后，他能看到一小丛杏树像是被颜料晕染的云一样映衬在模糊的海平面上。

作为法国荣誉军团一员的迪克鲁瓦上校，非常有礼貌地走到教授还有布尔医生旁边，建议一旦有人受重伤决斗就中止。

但是，布尔医生操着十分蹩脚的法语仔细地叮嘱赛姆，他格外高贵地坚持说，这场决斗必须等到有一方完全不能动弹时方可停止。赛

姆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至少二十分钟内不会击败侯爵，也不会被他所击倒。而二十分钟过后，前往巴黎的火车就要离开了。

“对于以剑术和勇猛闻名的圣尤斯塔奇侯爵，”教授郑重地说，“使用任何方法都无所谓，但是我们的带头人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坚持地更久。这理由的微妙之处让我不能说太多，但对于它们高尚而正义的本质我可以——”

“别废话了！”侯爵在后面厉声打断，脸已经变得紫黑，“别说话了，赶快开始吧。”说着便用手杖削掉了一朵高耸的花冠。

赛姆理解他的粗鲁和不耐烦。他本能地回过头去看火车有没有出现，可是地平线上并没有火车驶过的烟雾。

杜克洛埃上校跪在地上打开了剑匣，取出一对一模一样的剑，它们在阳光下反射出两道白色的火焰。他把其中一把递给侯爵，另一把递给赛姆。侯爵一把抢了过来。而赛姆接过剑，把它折弯，然后带着尊严尽可能长地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上校取出另外一对剑，自己拿了一把，把另外一把交给了布尔医生，然后让双方就位。

两位决斗者都甩掉了他们的外套和马甲，持剑站定。双方的助手也都拿着剑站在各自的战线一方，不过穿着黑色长礼服、戴着黑礼帽的他们仍然显得十分阴郁。两位决斗者互相致敬之后，上校平静地说道，“开始！”随即两把剑立刻碰撞在一起，发出刺耳的的钢铁碰撞声。

当两把剑碰撞的震动传递到赛姆的手臂时，这个故事主题里所有的荒诞恐惧就像大梦初醒一样迅速从他心里消失。记忆里它们清晰而有条理，就像单纯的神经错觉一般——对于教授的恐惧只是对于噩梦

中残酷灾祸的恐惧，对于医生的恐惧就是对于科学中密闭真空的恐惧。第一个恐惧是一种古老的恐惧，即任何奇迹都可能发生，第二个恐惧则是一种更为绝望的、现代人的恐惧，也就是任何奇迹都不可能发生。不过他看清了这些恐惧都只是幻想，因为他发现自己正真正面临着死亡的恐惧，严峻而冷酷。他感觉像是一个整夜梦到自己跌下悬崖的人，抑或是一早醒来发现自己要被吊死。当他看到阳光从他对手的剑身的凹槽流泻下来、感受到两把铁器交锋同时像两个有生命的东西一样震动，就明白他的敌人是一个可怕的剑客，可能他的大限已至。

脚下的草地让他感受到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奇怪而生动的价值，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让他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他站在原地仿佛能听到草木在肆意生长，四周的花争先恐后地萌出新芽，在草间中绽出无数花丛——血红色，亮金色和蓝色的花尽情挥洒着春天的活力。每当他的目光从侯爵那平静，执着而富有迷惑性的眼睛上移开时，他都能看到那一小丛映衬着天际线的杏树。他甚至想着如果能奇迹般地逃出生天，就永远坐在那杏树下面，别无他求。

尽管天地万物都有一种迷离的生命之美，他另一半大脑则如玻璃一般清晰。他像是上了发条一样挡开了敌人的刺击，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能使出这种技巧。突然，对手的剑尖划过了他的手腕，留下一条浅浅的血痕，不过赛姆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它，或者是有意忽视了它。他不时地发起反击，有一两次他都感觉自己刺中了对手，但剑刃和衬衣上并没有出现血迹让他觉得自己也许搞错了。随后决斗中断，进行简短的休整。

冒着全盘皆输的风险，侯爵不再平静地盯着前方，而是迅速转头看了一眼右手边的铁道。然后面对赛姆换上了一副魔鬼一样的表情，开始对他疯狂地攻击，像是手持二十种武器一样。他的攻击迅猛而凌厉，闪闪发光的剑刃此时仿佛变成了一阵光芒夺目的箭雨。赛姆没机

会回头看那段铁路，不过他大可不必看。他完全能猜得到侯爵突然变得如此狂暴的原因——那列前往巴黎的火车已经进入了视线。

但是侯爵病恹恹的体能已经透支了。赛姆两次挡开了他的攻击，把他的剑头远远地震出决斗圈。在第三次的时候赛姆的反击无比迅速，毫无疑问这次他刺中了对方。赛姆的剑刺中了侯爵的身体，被侯爵的体重压弯。

赛姆确信自己的剑就像园丁的铁锹插进土里一样刺进了对手的身体。但侯爵在攻击下向后跳了一步，连一个趔趄都没有。赛姆在原地像一个白痴一样看着自己的剑头，上面没有一点血渍。

一阵僵硬的沉默之后，轮到赛姆疯狂地冲向对方，心里的好奇之火愈烧愈旺。平心而论，侯爵是一个比他更为优秀的剑客，就像他刚开始认为的那样。但现在侯爵似乎有些心烦意乱，越发处于下风。他胡乱的打斗愈发无力，又止不住地张望着远处的铁轨，好像那列火车比刺来的剑刃更让他害怕。而另一方面，赛姆的动作越发凶猛，但又始终保持着谨慎，充满了一种理性的愤怒，他急切地想解开剑头无血之谜。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减少对侯爵身体的攻击，转而更多地进攻他的喉咙和脑袋。大概一分半后他感觉自己的剑刺进了对方颌下的脖子里。但抽回后剑头仍然没有血渍。近乎疯狂的赛姆又刺了一次，这次应该能在侯爵脸上留下血淋淋的伤痕了，但结果仍然是毫发无伤。

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赛姆眼前的天空再次变得漆黑一片。这个人的生命肯定存在某种魔力。但这种新的精神恐惧比追踪他的那位中风教授所象征的精神错乱还要为糟糕。教授不过是一个小妖怪，这个人则像是一个恶魔——也许他就是个恶魔！总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一把剑刺进他身体三次，他却毫发无损。想到这里他挺直了身体，身上所有正义的力量都在空中高歌，如同狂风在树林中呼啸。他想到了他的故事中所有充满人性的东西——那藏红花公园的

中国灯笼，花园里小女孩火红的头发，码头边畅饮啤酒的老实水手，以及忠实伴他左右的两个同伴。也许他被选为所有这些鲜活善良的人的代表去和这个全世界的敌人进行决斗。“毕竟，”他对自己说，“我比恶魔要好一点，我还是一个人。我能做一件撒旦永远无法完成的事——我能够死。”当这个想法从他的脑海中掠过的时候，他就听到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汽笛声，前往巴黎的火车即将呼啸而过。

他用不可思议的多变招式重新投入战斗，像为了进入天堂不断努力的伊斯兰教徒。随着火车越来越近，他仿佛能够看到人们在巴黎摆起了鲜花拱门，他走进了喧闹的人群，一同分享共和国的伟大荣耀，而正是他用一己之力守护共和国，使其免遭地狱的侵袭。随着火车呼啸驶来，他的思绪越发高涨。随后火车的轰鸣以一阵听似自豪的悠长的刺耳汽笛声结束，火车停住了。

突然，让所有人震惊的是，侯爵向后跳出了剑的攻击范围，然后扔掉自己的剑。这一跳十分精彩，因为赛姆刚刚把剑刺进了他的大腿。

“停！”侯爵的声音足以逼对手瞬间服从。“我有话要说。”

“怎么了？”迪克鲁瓦上校盯着他问道。“有人犯规了吗？”

“确实有人犯规了，”布尔医生脸色略微有点苍白。“我们的领头人至少刺中侯爵四次，但他却一点都没有受伤。”

侯爵带着一种让人好奇的、无比沉稳的表情举起了手。

“让我说两句，”他说。“这很重要，赛姆先生。”他继续说道，扭头看着自己的对手。“我们之所以今天在这儿决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因为你说你要扯下我的鼻子（尽管我认为这十分荒谬）。能否劳驾你赶快过来扯一下我的鼻子？我必须得去赶火车了。”

“我抗议，这太不合规矩了。”布尔医生愤怒地说。

“这的确有点不合常理，”迪克鲁瓦上校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老大。“我想，只有一个先例记录在案（贝勒加德上尉和赞普特男爵），当时根据一方的请求，在决斗的过程中换了武器。不过从来没有人说一个人的鼻子可以当作武器的。”

“你到底要不要扯我的鼻子？”侯爵歇斯底里道。“过来，过来，赛姆先生！你本来就要这么做，现在做吧！你不知道它对我多么重要。不要太自私！既然我叫你这么做，赶紧扯我鼻子！”然后他带着一幅迷人的微笑向前俯身。那列前往巴黎的火车，呼啸着咔嚓咔嚓地驶入了附近那座山背后的小车站。

赛姆又感受到了那种他在这段冒险旅程里不止一次感受到的感觉——一种巨浪滔天倾覆而下的可怕感觉。在这个他还没完全搞明白的世界里，他往前走了两步，一把抓住了这个高贵贵族的鹰钩鼻。他用力一拽，一下子把鼻子从侯爵脑袋上扯了下来。

然后他像个傻子一样呆站在原地几秒，手指还夹着那个纸板糊的鼻子，他呆呆地看着这个鼻子，而太阳、云朵、还有森林覆盖的群山正静静俯瞰着这个滑稽的场景。

侯爵用轻快而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沉寂。

“要是有任何人想用我左边的眉毛，”他说，“他可以拿走它。迪克鲁瓦上校，请收下我的左眉！日后它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说着便扯下了他那亚述人般浓厚黝黑的眉毛，还带下了半个棕色的额头，把它们礼貌地交给上校。而愤怒的上校则涨红脸一言不发。

“要是我早点知道，”他气急败坏地说，“我在帮一个往自己身上塞东西的小丑干活——”

“噢，我明白我明白！”侯爵一边说，一边在草地上吧自己身上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你犯了个错误，但事情刚刚还没办法解释。我告诉你那列火车已经驶进车站了！”

“是的，”布尔医生凶狠地说，“那辆列车现在马上要驶离车站了。你赶不上那趟车了。我们已经看透了你那魔鬼的把戏——”

故弄玄虚的侯爵绝望地抬起自己的双手。看上去像是一个阳光下的稻草人，半张脸被扯掉了，剩下的半边脸透过面具呲牙咧嘴地瞪着眼。

“你要逼疯我吗？”他喊着。“那列火车——”

“你不能坐那列火车离开，”赛姆抓着剑，坚定地说。

这个疯狂的家伙朝赛姆转过身去，似乎为了在说话之前奋力一搏而积聚力量。

“你这个肥腻的、干瘪的、瞎了眼的、愚蠢的、骇人的、没脑子的、倒霉的、站不稳的、该死的蠢货！”他一口气不停骂道。“你这个粉红脸黄头发的蠢萝卜！你——”

“你不能坐那列火车离开，”赛姆重复道。

“见鬼，为什么我要坐那列火车离开？”另一方怒吼道。

“我们都知道，”教授坚决地说。“你要去巴黎扔炸弹！”

“去他的扔那些鬼东西！”侯爵一边吼着，一遍撕扯自己的头发，那头发一下子就被扯下来了。

“你们的脑子都软得瘫掉了吗，没有认出来我是谁？你们真的觉得我是要去赶那趟火车吗？二十趟去巴黎的火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去

他该死的巴黎火车！”

“那你在关心什么？”教授开口问道。

“我在关心什么？我压根不关心能不能赶上那趟火车。我只关心那趟车能不能赶上我，现在，感谢上帝！它赶上我了。”

“很抱歉，”赛姆努力克制着自己，“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明白。也许你扯掉额头上还有下巴上剩下的部分，你的意思可能会表达得更清楚。只有神志清醒才能办好事情。你说这趟车赶上你是什么意思？这也许是在文字上的一点歧义，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你的话应该上有点道理。”

“它意味着一切，”另一方说道，“同时意味着一切的中止。星期天现在把我们牢牢地把握在手心里了。”

“我们！”教授重复道，被惊得目瞪口呆。“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警察！”侯爵说罢，便扯下假头皮和另外半张脸。

撕下面具后露出来的是一个英国警察里常见的精心打理过的金发的脑袋，但脸色却惨白得可怕。

“我是拉特克利夫巡警，”他的语速几乎快得有点刺耳。“我的名字为警方所熟知，而且我很明白你们也是警察。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身份，我有张卡片可以证明，”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蓝色的卡片。

教授作出了一个表示厌烦的手势。

“哦，不用给我们看了，”他不耐烦地说道。“我们这些拥有卡片的人已经足够组一个追逐游戏了。

小个子的布尔就像许多看似活泼而粗野的人一样，突然体现出了他的独到眼光。这时他肯定挽救了整个局面。在这个让人震惊的身份反转的场景下，他带着作为一名随从的全部庄重和责任走到侯爵的两名助手旁边。

“先生们，”他说，“我们都欠你们一个严肃的道歉。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并没有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成为一个低俗笑话的受害者，也没有沦为一个高贵先生有失名誉行为的牺牲品。你们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你们帮助拯救了世界。我们不是小丑，而是一群与巨大阴谋背水一战的人。一个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正在像追捕野兔一样搜捕我们，他们并不是一群由于饥饿或着某些德国哲学而要往我们这里扔炸弹的绝望的疯子，而是一个富有、强势、狂热、信仰东方厌世主义的教会，他们坚持像消灭害虫一样消灭全部人类。你们可以从这些事实猜出他们追捕我们的严酷程度，我们不得不乔装打扮，然后被迫在这里上演这么一场让你们受苦的闹剧，对于这点我们十分抱歉。”

那位年轻一点的侯爵随从，一个有着黑色小胡子的矮个子男人，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说道——

“当然，我接受你们的道歉。但也请你们原谅我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完成接下来的冒险，我先说一句早上好！亲眼目睹一位如此熟悉而著名的同乡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扯得七零八落的确有点不同寻常，总而言之，这一天已经够我受的了。迪克鲁瓦上校，我绝对不会影响你的行动，但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当前的社会反常的话，我现在就要回镇子上了。”

杜克洛埃上校毫无表情地动了一下，突然用力拉了一下他的白色胡子说道——

“不，我肯定不回去！如果这些先生因为一大帮卑劣的坏蛋而真的陷入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局面，我要帮他们渡过难关。我曾经为法国而

战，我无法不让自己为文明而战。”

布尔医生脱下帽子挥舞着它，好像在给一个公众集会助威造势。

“不要太大声，”拉特克利夫巡警说，“星期天可能正在监听着你们。”

“星期天！”布尔喊道，手中的帽子掉在地上。

“是的，”拉特克利夫回应道，“他可能跟着他们。”

“跟着谁？”赛姆问。

“跟着那些从火车上出来的人们。”

“你说的似乎有点太离谱了，”赛姆开始说。“为什么，事实上——我的天！”他像是看到远处发生了爆炸一样突然大喊，“天啊！如果真是这样，那整个无政府主义委员会的人都在反对无政府主义！除了主席和他的私人秘书其他人都是警探。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新出现的警察带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激动说道。“这意味着我们都死定了！你难道不了解星期天吗？你难道不知道他的笑话总是夸张而单纯，导致没有人会放在心里？你能想到比这更符合星期天作派的事吗？他就是要把所有强大的敌人都安排进最高委员会，然后费尽心机把这个委员会变成一个摆设。我告诉你们，他已经买通了每一家垄断企业，他已经控制了每一根电缆，每一条铁轨——特别是那条铁轨！”他颤抖的手指指向那个小小的路边车站。“他对整个行动都了如指掌，半个世界已经准备好为他而起义。但可能仅仅有五个人会反对他……而这个老恶魔把他们全部安排进最高理事会，让他们把时间白白浪费在相互监视上。我们简直是白痴，他策划了我们全部的白痴行为！星期天知道教授会在伦敦跟踪赛姆，也知道赛姆会在法国袭击我。当我们五个白痴相互追来追去就像傻兮兮的小孩玩捉迷藏

游戏的时候，他则在积累着天量的资产，把持了规模巨大的电话线路。”

“然后呢？”赛姆仍然镇定地问。

“然后，”巡警突然平静下来，“他发现我们在这一片极其偏僻而又充满荒野气息的地方玩捉迷藏。而他自己可能已经控制了整个世界，他接下来要做的仅仅是控制这一小片草地和站在这片草地上面的傻子们。既然你真的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希望这列火车到来，那我就告诉你。我不希望的理由就是星期天或者他的秘书此时已经下了车。”

赛姆下意识地大叫一声，紧接着他们都转身望向远处的小车站。的确一大帮人似乎在朝他们走过来。但是距离太远没办法看清他们的模样。

“已故的圣尤斯塔奇侯爵有一个习惯，”这位新警察边说边掏出一个皮匣子，“总是随身带着一幅看戏用的小望远镜。主席或是秘书必有一人带着那群暴民朝我们走来。他们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把我们抓住，在这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违背我们的誓言去报警。布尔医生，我猜你用这个望远镜比用你那充样子的眼镜看得更清楚。”

他把望远镜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也马上取下眼镜，把望远镜放到眼前。

“看上去好像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教授听起来有些发抖。“的确有很多人，但他们可能仅仅是普通游客而已。”

“普通游客会用黑色面具遮着半张脸吗？”布尔举着望远镜问道。

赛姆几乎是从他手里抢过望远镜，拿着它张望起来。绝大部分往前走的人看上去确实很普通，但的确前面带队的两三个人戴着延伸到嘴巴的半脸面具。这种伪装十分完备，尤其是在这样远的距离。从那

几个正在聊天的带头人那剃得干干净净的嘴部和下巴上赛姆发现推断不出任何东西。不过此时他们正边聊边笑，其中的一个人正朝旁边微笑着。

第十一章
罪犯追捕警察

赛姆把望远镜从眼前拿开，不安地松了口气。

“无论如何，主席不在他们之中，”他说着，擦了擦额头。

“但他们很快就会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上校有些迷茫，他眨着眼睛，还没有从布尔礼貌而仓促的解释中完全反应过来。“你能否从这些人中认出主席？”

“我能否从一群人中找到白色的大象？！”赛姆有些恼火，“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但是如果主席和他们走在一起...上帝！我猜整个地面都会颤抖。”

停顿了一会，那个叫做拉特克利夫的新人悲观而又决然地说，“主席当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我希望他去了双子星座。可能性更大的是主席正得意洋洋地穿过巴黎，或者坐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上。”

“太荒谬了！”赛姆说，“可能确实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但是，他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突然间就大获全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皱着眉头，疑虑地看着远处通向小车站的田野，补充说，“确实有一群人正在向这边走来，但他们并非都是你所想的那些人。”

“哦，他们，”新出现的侦探轻蔑地说，“不，他们并不是多么有价值的队伍。但让我坦率告诉你，他们是对我们价值的大小进行精确评估以后才被派出来的——我的孩子，在星期天的世界里，我们根本不算什么。他自己就已经控制了所有的电缆和电报。在他看来，杀死最

高委员会成员只是一件小事，就像寄明信片一样；他很可能丢给他的私人秘书去做了。”说着，他朝草地啐了一口。

然后，他转身面向其他人，严肃地说——

“关于死亡，有很多可说的。但如果有谁不想死的，我强烈建议他跟我走。”

说完他就转过身去，把宽阔的背影留给众人，在沉默中迈着大步朝森林中走去。其他人回头扫了一眼，那群乌压压的人正离开车站向前移动，他们步伐整体地穿过平原，似乎遵循着某种神秘的组织纪律。肉眼也能看到队伍前面几个人脸上有黑色的遮挡，显然是戴了面罩。赛姆一行人转身跟着他们的领头人向前走。领头人已经进入森林，消失在熠熠生辉的树木间。

洒在草地上的阳光火辣炙热。他们匆忙走进树林后立刻感到一阵阴凉，就像潜水员突然跳入昏暗的水底。树林里面到处是细碎的阳光，摇曳的树影。它们重叠在一起，交织成一种恐怖的面纱，让人想起令人晕眩的电影镜头。光影在他们身上不断地跳动，赛姆甚至连走在一起的这些人也无法看清。突然，一束强光从一个人头顶打下来，像伦勃朗的画，只照亮人物部分，周边的一切都被黑暗隐去。又是一束强光，他那强劲有力的双手在阳光下白晃晃的，耀眼醒目，脸藏在阴影里，像黑人似的。前侯爵把头上的旧草帽拉下来挡在眼睛前，帽檐的黑影将他的脸切分成上下对称的两半，看上去就像是带了追捕他们的人所带的那种黑色半遮脸面罩。想象力加剧了赛姆的好奇心。他在心中默想，他也带着一个面罩吗？是不是人人都带着面罩？有没有谁是例外？这片神奇的森林里，人们的脸在忽明忽暗中来回转换，他们的身形在日光中显现，又在黑暗中隐去。不同于外面清晰的白昼，这里陷入了一种明暗交错的混沌状态。对于赛姆来说，这种明暗变幻恰好是他这三天以来所经历世界的完美象征。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扯掉他们的胡子，他们的眼镜，他们的鼻子，然后彻底变成其他

人。他曾经自信地认为侯爵是一个恶魔，现在他知道侯爵是他们的朋友，那种可悲的自信已经奇异地消失了。在经历了所有这些混乱和迷惘之后，他不禁想问，到底什么是朋友，什么是敌人。在这些表象下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侯爵拽下他的鼻子就变成了一个警探。那假如他拽下脑袋，是不是就能变成妖怪？最终，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如同这片混乱的林地，都如同黑夜与白昼的交替舞蹈。一切都只是快速的一瞥，这一瞥远不足以预见未来，也总是被忘记。在那个洒满阳光的森林腹地，加布里埃尔·赛姆发现了很多现代画家早已意识到的现象。现代人称之为印象主义，这是终极怀疑论的另一个名字。在怀疑论者看来，人类无法通向世界的终极真理。

就像一个做噩梦的人拼命尖叫然后醒来，赛姆猛地发力，想要把这最后也是最可怕的幻象从脑海里清除掉。他不耐烦地迈了两大步，追上带侯爵草帽的那个人，他称为拉特克利夫的那个人。赛姆用一种响亮而雀跃的声音打破无尽的沉默，开始了谈话。

“我能否请教一下，”他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他灵魂深处的疑虑极为恳切。所以，他很高兴能听到同伴那容易理解、富有人情味的声音。

“我们必须继续走，穿过朗西镇，前往海边，”拉特克利夫说，“我想至少法国的那一片区域最不可能是他们的人。”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赛姆喊道，“他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统治现实世界。工人阶级中不可能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就算他们是，单纯的乌合之众也不可能对抗现代的军队和警察。”

“单纯的乌合之众！”他的新朋友轻蔑地哼了一声，重复道。“所以你现在讨论的是暴徒和工人阶级，好像他们真的是问题所在。你有一个永久性的白痴观点，以为想实现无政府，一定要依靠穷人。为什

么？穷人可能会去造反，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比谁都更希望有一个公正体面的政府。穷人与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富人不是，他们随时可以坐游艇到新几内亚去。穷人有时候会反对暴政，但富人任何时候都反对被政府统治。贵族通常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就像你从贵族叛乱中看到的那样。”

“如果你这是在给孩子们上英国历史课，那确实讲得相当不错；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实质性的指导意义。”

“它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对方说，“老星期天的得力助手绝大多数都是南非和美国的百万富翁。这就是为什么他已经控制了所有通讯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四个反无政府主义警队斗士正像兔子一样在森林里逃窜。”

“百万富翁我可以理解，”赛姆思忖道，“他们差不多都是疯子。但是，控制一群有怪癖的邪恶老绅士是一回事，控制整个基督教国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用我的鼻子打赌（请原谅我的暗示），如果星期天想要在任何地方改变某个正常人的信仰时，一定会感到无从下手。”

“嗯，”另一个人说，“这取决于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好，比如，”赛姆说，“他不可能改变那个人。”他指向他的正前方。

他们来到一个洒满阳光的空地，这似乎在向赛姆表明他敏锐的判断力终于回来了；在这片林地中央清清楚楚地站着一个人，也许他象征着现实中常人的判断力。一个粗壮的法国农民正在用斧头砍柴。他表情严肃，无数次地重复着这些微不足道却必不可少的苦工，被烈日烤得汗流浃背。他的运货马车停在几码地之外，已经堆满了木材。马啃着草，像他的主人一样，勇敢但并不孤注一掷；像他的主人一样，生气勃勃，但却有点沮丧。这个砍柴工是法国诺曼底人，比一般法国

人要更高，十分笨拙；迎着这块四四方方的阳光，他那黝黑的身形化成一道黑色的剪影，看上去很像金色背景壁画上的那些充满寓意的劳动者。

“赛姆先生是说，”拉特克利夫对法国上校说，“至少这个人绝对不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赛姆先生是对的，”上校大笑着回答说，“除非他有很多财产要捍卫。但是我忘了在你们国家，你们还不习惯农民变得有钱。”

“他看上去很穷，”布尔医生怀疑地说。

“当然，”上校说，“那正是他富有的原因。”

“我有个主意，”布尔上校突然叫道；“让他用马车带我们一段路要多少钱？那些穷追不舍的癞皮狗都还在步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甩在后面了。”

“哦，给他多少都行！”赛姆急切地说，“我带了一堆钞票。”

“那肯定不管用，”上校说，“只有我们讨价还价，他才有可能尊重我们。”

“哦，如果他一定要讨价还价的话！”布尔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他一定会的，因为他是一个自由人，”对方说。“你不懂，他不会懂得慷慨的意义。他还没有被给过小费。”

他们似乎听到身后传来陌生追踪者沉重的脚步声。但法国上校还在同法国伐木工说话，谈话里夹杂着赶集日的各种玩笑和争吵。其他人只能在一旁站着等，急地跺脚。但是，四分钟后，他们发现上校是对的。伐木工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他并没有因为想漫天要价而举止谄

媚，反而表现得像一个得到合理报酬的律师，态度严肃认真。他说，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想办法去朗西山上的小客栈，那个旅店老板是一个老兵，他晚年变得非常虔诚，一定会同情他们的遭遇，甚至会冒险帮助他们。于是，所有人都坐到了木材垛的上面，简陋的运货马车沿着另一条更加陡峭的林路摇摇晃晃地行驶过去。运货马车虽然沉重而破败，但驾驶起来却足够快。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让人振奋的事实，他们已经将那些不知道是谁，但却一直追踪他们的人甩得很远了。最终，关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哪来这么多拥护者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个人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第一眼看到秘书那畸形的微笑，他们就吓得飞奔而逃。赛姆不时地回过头去看追赶他们的那支队伍。

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森林变得越来越稀疏，越来越小。他可以看到阳光照耀在森林旁边和上方的斜坡上。然而，那些暴徒组成黑压压的方块形队伍，像甲虫一样，仍在斜坡上蠕动。在强光的照射下，赛姆用他那视力绝佳、堪比望远镜的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群人。他可以分辨出每个单独的个体，但让他惊讶的是，这些人行动起来完全像一个人。他们似乎穿着黑色衣服，带着简单的帽子，就像任何街道之外的普通人群。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普通暴徒那样分散开来，自然而然地组成不同的进攻队伍。他们的行动带有一种可怕和邪恶的呆板，像一支咄咄逼人的机器人队列。

赛姆指给拉特克利夫看。

“是的，”警察回应说，“那就是纪律。那就是星期天的作风。他也许人在五百英里之外，但他带来的恐惧感就像上帝的手指，已经攥住他们所有人。是的，他们走得非常有规律，你可以确信，他们谈话、思考也同样井然有序。但重点是，他们正在整齐有规律地消失。”

赛姆点头。这是真的，随着伐木工鞭打着马儿赶路，那群追捕他们的人像一片越来越小的黑色布块。

阳光洒满整个原野，这片整体上较为平整的土地在在森林远处突然陷落下去，连接着通往大海的坡地。斜坡像巨浪一样起伏而陡峭，有点像苏塞克斯丘陵地带的的低坡。唯一的不同是，在苏塞克斯，道路像小溪一样蜿蜒扭曲，但在这里，白色法国路像一条瀑布在他们面前笔直地掉下去。运货马车一个大转向，哐当一声开过去。几分钟之后，道路变得更加陡峭，他们看到下方是朗西镇的小海港和蔚蓝色的弧形海岸线。他们的敌人已经完全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运货马车猛地急转弯，绕过一丛榆树，马的鼻子几乎撞上人脸。这是一个坐在长椅的老人，他的身后是一个叫“金色阳光”的小酒馆。伐木工咕哝地抱歉了一声，从马车上跳下来。其他人也一个接一个地下来了，客套地和老人攀谈。老人态度豪爽，显然是这个小客栈的主人。

他是一个白头发、苹果脸的老男孩，双眼惺忪，留着灰色八字胡；体型矮胖，惯于久坐，天真单纯，是那种常见的法国人类型，但在信仰天主教的德国更普遍。所有关于他的事物，他的烟斗，他的啤酒罐，他的花，他的蜂箱，都显示出一种历史悠久的淡泊平和。只有当他的客人们走进餐厅，才能抬头才看到挂在墙上的宝剑。

上校像对待老朋友那样，热情跟客栈老板打了声招呼，旋即走进餐厅，坐下来点了一些常规性茶点。他军事决策般的果决行动吸引了坐在旁边赛姆。老店主一走出去，他立刻抓住机会满足他的好奇心。

“我能问你下吗，上校，”他压低声音说，“我们来这里干嘛？”

白胡子拉碴的迪克鲁瓦上校笑了。

“有两个原因，先生，”他说，“我先说第一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最实用的理由。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是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唯一能够弄到马的地方。”

“马！”赛姆重复了一声，立刻抬起头来。

“是，”对方回答说，；“如果你们这些人要真的甩开你的敌人，马是一定需要的，除非你随身带着自行车或汽车。”

“那你建议我们去哪里？”赛姆怀疑地问。

“毫无疑问，”上校回答说，“你们最好立刻赶往小镇旁边的警察局。我有一位朋友，我曾经在某种略带欺骗性的情况下支持过他。在我看来，他习惯于夸大造反的可能性；但就连他也认为，你和警察在一起是安全的。”

赛姆严肃地点点头；突然他又问道——

“那我们来这里的第二个理由是？”

“我来这里的第二个原因是，”迪克鲁瓦冷静地说，“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死前见到一个或两个好人。”

赛姆抬头看着墙壁，那里有一张笔法粗劣、内容凄惨的宗教画。然后，他说——

“你是对的，”他旋即又问，“有没有人在处理马的事？”

“当然，”迪克鲁瓦回答说，“你可以放心，我一进来就吩咐了。你们的这些敌人看上去并不十分急促，但是他们移动的速度非常之快，像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不知道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纪律。但你们已经没有时间浪费了。”

在他说话的同时，白发蓝眼的老店主慢腾腾地走进来，告诉他们六匹马已经在外面整装待发了。

在迪克鲁瓦的建议下，其他五个人装了一些便携的食物和红酒，带上他们的决斗剑作为唯一可用的武器，咔嗒咔嗒地冲下陡峭的白色路段。经过一致同意并遵从本人意愿，之前为“侯爵”提行李的两个仆人留下来继续喝酒。

此时，傍晚的太阳已经向西坠去。在夕阳的余晖中，赛姆可以看到老店主强健的身形变得越来越小，但他仍然伫立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们远去，阳光给他的银发镀上了一层金辉。赛姆的内心产生了一个根深蒂固、带有迷信色彩的联想，就像上校刚刚说的，也许，这位老人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个正直的陌生人了。

赛姆注视着那个逐渐变小的身影，老店主站在那里，就像一个顶着白色火焰的灰色斑点，身后是高耸而陡峭的绿色坡地。当他的视线越过店主身后的丘陵，他看见一队向前行军的黑衣人。他们像一片黑压压的蝗虫，笼罩在这个好人和他的房子上方。他们骑马离开得还算及时。

第十二章
无政府主义之地

骑马的人不顾崎岖不平的下坡路策马飞奔，很快又把那些追踪者甩得远远的。最后当他们到达朗西镇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大房子帮他们挡住了追赶者的视野。尽管如此，这次骑行已经很漫长了，到达真正的小镇时，西面的天空在货真价实的落日下看起来变得愈发温暖。上校建议，在最终到达警局之前，他们应该尽力捎带上另外一个可能有用的人。

他说："这个镇上五个富人中有四个是普通骗子。我想这个比例在全世界都是如此。第五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非常好的家伙。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辆汽车。"

"我很担心，"教授乐呵呵地说，沿着白色的马路回望，那些黑色的、徐徐前进的追兵随时可能出现，"恐怕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电话了。"

"雷纳德医生的房子离这只有三分钟，"上校说。

布尔医生说："我们的危险离我们只有两分钟。"

"是的，"赛姆说，"如果我们骑得快我们肯定能把他们甩到后面，因为他们是徒步的。"

"他有一辆汽车，"上校说。

"但是我们可能没机会过去了，"布尔说。

“不，他就在你附近。”

“但他可能不在家。”

“别说话，”赛姆突然说，“那是什么声音？”

一下子，他们都像骑马者雕像一样一动不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地似乎静止了一样。然后，他们全神贯注地沿着那条道路听到了难以形容的刺激和悸动，——马的声音！

上校的脸上瞬间发生了变化，就好像被闪电击中了，然而又留在了他脸上一样。

“他们已经追上来了，”他带着简短的军人钢铁般口吻说，“准备迎战骑兵！”

“他们从哪里搞到的这些马？”赛姆问，他木然地催促他的马跑起来。

上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紧张的声音说，

“当我说'金色阳光'客栈是方圆二十英里之内唯一一个可以搞到马匹的地方时，我可不是随便说说。”

“不！”赛姆激动地说，“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他那一头白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他可能是被迫的，”上校轻轻地说，“他们至少应该有一百人，所以我们都要去见我的朋友雷纳德，他有一辆汽车。”

说这些话的当口，他突然在街角拉着马转了一圈，以异常惊人的速度在街上跑起来，其他人虽然也早已策马跟随，却很难追上他的速度。

雷纳德博士住在在一条陡峭的街道上的一座既高又舒适的房子里，当骑手们在门口下马时，他们能再次看到山上坚实的绿色山脊，白色的道路横跨山峰，像越过了镇上所有的屋顶。他们喘着气，发现路上还没有尘土扬起，于是他们拉响了门铃。

雷纳德博士是一个笑容满面、蓄着棕胡子的男人，一看就是典型的沉默但非常繁忙的商务阶级，在法国的这一阶级比在英国的要留存得更加完美。当向他解释这件事情时，他表现出对这位前侯爵的恐慌的全然表示蔑视。他用坚定的法式怀疑态度认为，广泛看来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崛起的可能性。“无政府主义，”他耸了耸肩，说道，“这是幼稚！”

“等等，”上校突然喊道，指着对方的肩膀后面说，“那也是幼稚是吗？”

他们全都转过身来，看到一队黑色骑兵的曲线用尽蛮荒之力正在翻过山顶。尽管他们骑行的速度很快，整个队伍依然保持良好的形状。他们可以看到第一排的黑色护面和制服一线整齐。整体的黑色矩阵是一样的，虽然矩阵前进的速度很快，但他们现在在山坡上清楚地发现一些感官上的差异，仿佛在一张倾斜的地图上看到的差异。大部分骑手在一个区域里，但是有一位骑手飞奔到了前面，手脚疯狂舞动催着他的马越来越快，这样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不是追赶者，而是被追赶者。但是即使在这么远的距离，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狂热的东西，他的形象是如此明显，他们知道这是秘书本人。上校说，“我很抱歉要打断这次文雅的对话，但你可以两分钟之内把你的汽车借给我吗？”

“我怀疑你们都疯了，”雷纳德博士微笑着说，“但上帝禁止友谊被任何疯狂的方式打断。让我们去车库吧。”

雷纳德博士是一个性格温和却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他的房间就像克鲁尼博物馆[注]，他有三辆汽车。然而，他似乎很少用得这些车，有着法国中产阶级的简单口味，当他这些不耐烦的朋友来查看这些车的时候，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确保他们中的某一辆至少是可以开的。把车从雷纳德博士家开到街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当他们从昏暗的车库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在热带地区，夜晚的暮色已经降临了。要么他们在这个地方待得比他们想像的要长，要么是在这个城镇聚集了一些不寻常的云层。他们低头看着陡峭的街道，似乎看到一丝微微的海雾冒出来。

布尔医生说："现在就走或永远走不了了。""我听到马匹的声音。"

"不，"教授纠正了他说，"是一匹马。"

而当他们仔细听的时候，很明显地发现，在响亮的石头上快速靠近的噪音并不是整个队伍的声音，而是那个疯狂的秘书，他已经远远甩开了其他人。

和那些在简单生活结束余生的大多数人一样，赛姆的家庭曾经拥有一辆汽车，所以他对汽车很了解。他立即跳进司机的座位，涨红了脸，慌乱地拉着废弃的机器。他把所有力气都使在一个手柄上，然后很平静地说：

"恐怕开不了。"

在他说话的同时，一个骑着马的人从角落冲过来，像一枝急促又笔直的箭。他的脸上露出微笑，下巴向前突出好像脱臼一样。他扫过在车里挤成一团的他们，把手按在汽车前面。正是那个秘书，他庄严宣誓着胜利，嘴抿成一条直线。

赛姆正靠在方向盘上，除了其他追赶者进入城镇的隆隆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然后突然传来一声钢铁摩擦的巨响，车子向前窜去。像把刀子从刀鞘里抽出来一样一下子把秘书从马鞍上拽了下来，可怕地拖着他往前走了二十码的距离，然后把他远远地抛在了他那受惊的马前面的路上。当汽车弯弯绕绕地拐过街角的时候，他们刚能看到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堵满了街道，抬起了他们坠马的领袖。

“我不明白为什么天变得这么黑暗，”教授终于低声说道。

布尔医生说：“我想暴风雨要来了，可惜的是我们这车里没有灯。”

“我们有，”上校说，从车上的地板上，他拿出一个沉重的、老式的雕刻着图案的铁灯笼，里面有一盏灯。这显然是一个古董了，似乎它原始的用途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性的，因为在它的有一边铸着一个粗糙的十字架。

“你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教授问。

“我拿到车的时候就拿到了，”上校笑着说，“从我最好的朋友那拿的。当我们的朋友在和方向盘斗争的时候，我跑上了房子前面的台阶，和站在自家门廊里的雷纳德说话，你还记得吧。‘我想，’我说，‘没有时间拿灯了。’他抬头看了看，朝他自己的大厅里美丽的拱形天花板上亲切地眨了眨眼睛。这个灯笼是他的宝库的上百件珍品之一，用精密的铁链锁住了。他硬生生把灯从天花板上扯下来，砸碎了彩绘板，蛮力还带倒了两个蓝色的花瓶。然后他把铁灯递给我，我把它放在车里。我说雷纳德博士值得结交吧，我没说错吧？”

“你确实没错，”赛姆严肃地说，把那个沉重的灯挂在前面。夹在现代汽车与奇怪的教堂油灯之间，这样鲜明的对比明确体现着他们整体的处境。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经过了城里最安静的地方，至多看

到一两个行人，但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个地方是安全还是危机四伏。然而现在房子里的窗户一个接一个点亮起来，给人更多生活气息和人性的感觉。布尔医生转身面对那个曾经带领他们逃跑的新侦探，脸上摆出一副自然友好的笑容。

“这些灯让人感觉开心起来了。”

拉特克利夫巡官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说：“只有一种灯光能让我更加开心，就是我能在城边看到的警局的灯光。上帝啊，让我们可以在十分钟内到达那里吧。”

然后，布尔所有的的热情和乐观情绪突然爆发了。

“哦，这全是胡言乱语！”他喊道，。“如果你真的认为骑着普通的马的普通民众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你自己一定比无政府主义者还要疯狂。如果我们转过身来和这些人斗争，整个城镇都会为我们而战。”

“不，”对方不可动摇地简单说道，“整个城镇都会为他们而战。我们走着瞧吧。”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教授突然兴奋地向前倾。

“那是什么声音？”他说。

“哦，我想是追在我们后面的马，”上校说，“我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他们了。”

“追在我们后面的马！不，“教授说，”不是马，而且它们不在我们后面。”

几乎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在街道的尽头，两个闪亮而急速的东西一闪而过。他们几乎一下子消失了，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那是汽车，

教授站起来，脸色苍白，断言它们是雷纳德博士车库里的另外两辆汽车。

“我告诉你是他的车，”他重复道，眼神发狂，“里面坐满了那些戴着面罩的人！”

“荒唐！”上校生气地说，“雷纳德博士永远不会把车给他们。”

“他可能是被迫的，”拉特克利夫平静地说，“整个城镇都站在他们那边。”

“你还相信这个，”上校怀疑地问道。

“你们大家很快都会相信的，”另一个人无奈地冷静地说。

众人茫然地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上校再次突然开始——

“不，我不能相信。这东西是无稽之谈。一个和平的法国城镇的平民——”

他的话被一阵巨大的光芒和声响打断了，似乎就在他眼前。随着汽车驶过，后面留下一片漂浮的白烟，赛姆听到他耳边响起一声枪响。

“上帝啊！”上校说，“有人向我们开枪了。”

“不需要打断我们的谈话，”阴郁的拉特克利夫说，“请继续，上校。我想，你刚刚在谈论一个和平的法国小镇的平民。”

瞪着眼的上校对他的讽刺不以为意。他环视着街道。

他说：“这不寻常，非常不寻常。”

“一个挑剔的人，”赛姆说，“可能称这里为不愉快。不过，我想这条街外面的灯光是宪兵队的。我们很快就会到达那里。”

“不，”拉特克利夫巡官说，“我们永远不会到达那里。”

他一直站在前面，敏锐地向前张望。现在他坐下来，疲惫地抚平了他光滑的头发。

“你什么意思？”布尔猛地问。

悲观主义者平静地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永远不会到达那里，”他们已经有两排武装人员了，我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个小镇已经全副武装了。我只能沉浸在我自己的极致安慰中。”

拉特克利夫舒舒服服地坐在车里，点了一根烟，其他人兴奋起来，盯着路。赛姆已经放慢了车速，因为他们的计划变得令人怀疑了，最后他把车停在了一条陡峭的道路角落上。

这个镇大部分是在阴影中，但太阳还没有落下。在任何有光穿透过的地方，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染成了金灿灿的。在这条小街上，最后一盏夕阳的灯光像剧院里的人造光源那样尖锐而狭长。它打在了有五个人的车上，像燃烧着的战车一样点燃了它。但是街道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它的两端，处于最深的暮光之中，几秒钟之内他们什么也看不到。然后，眼睛最为敏锐的赛姆吹了一个小小的口哨，说：

“是真的。这条街的尽头有一群人、一支军队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

“好吧，如果有的话，”布尔不耐烦地说，“也一定是别的东西——虚张声势的战斗或者市长的生日什么的。我不能也不会相信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平凡的、快活的人会口袋里装着炸药四处走动。稍等一下，赛姆，让我们看看他们。”

汽车爬了大约一百码远，然后他们都被布尔医生吓了一跳，他突然发出一阵高高的笑声。

“哈，你们这些傻子！”他喊道，“我告诉了你什么。那群人像牛一样守法，如果不是，那就是站在我们这边。”

“你怎么知道的？”教授瞪着他问道。

“你个瞎子，”布尔喊道，“你不知道是谁在领导他们吗？”

他们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这个上校带着意外的声音喊道：

“天哪，是雷纳德！”

确实有一排模糊的人影跑过马路，但是看不清楚。然而在前面足够远的地方趁着晚上的灯光，可以看到确实是雷纳德博士，灯光上上下下打在他身上，他戴着一个白色帽子的，抚摸着他长长的棕色胡子，左手拿着一把左轮手枪。

“我真是个傻瓜！”上校大声说道，“当然，亲爱的老伙计会帮助我们的。”

布尔医生激动地大笑起来，手里拿着一把剑像对待一根手杖一样，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他跳下车，跑过马路的空隙，喊道：

“雷纳德博士！雷纳德博士！”

赛姆一瞬间以为自己脑袋上的眼睛出问题了。由于仁慈的雷纳德博士故意抬起了他的左轮手枪，并朝布尔两次开枪，枪声沿着道路响起。

几乎就在一股白烟从这个残酷的枪击中升起的同一秒钟，一股悠长的白烟也从愤世嫉俗的拉特克利夫的烟卷上升。像所有其他人一

样，他变得有些苍白，但他笑了。布尔医生被子弹擦过头皮，站在路中间没有任何恐惧的迹象，然后慢慢转身，爬进车时帽子上有两个洞。

“好吧，”吸烟的拉特克利夫慢慢地说，“你现在怎么想？”

“我想，”布尔医生精确地说，“我躺在皮博迪大厦217号的床上，我很快就会一跃而起醒来。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想我正坐在汉维尔的一个铺着小软垫的牢房里，而医生对我的情况束手无策。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不认同的事情，我会告诉你。我不认同你的想法。我不认为，也不会想到，这群普通人会是一群肮脏的现代思想家。不，先生，我是一个民主人士，我仍然不相信星期天可以策反一个普通的挖土工或售货员。不，我可能疯了，但人性不会。”

赛姆用他明亮的蓝色眼睛盯着布尔，眼神里带着一种少有的热忱。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说，“你会相信常理，不仅仅是你认同的常理。而你对于人性，对于农民和像那个老店主那样的人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你对于雷纳德你的判断不对。我从一开始就怀疑他。他是理性至上的，更糟糕的是，他很有钱。如果责任和宗教真的被毁灭了，那将是被富人毁灭的。”

“现在他们真的被摧毁了，”拿着一支香烟的人，双手插在口袋里。“魔鬼来了！”

汽车里的人们焦急地朝他茫然注视的地方看去，他们看到路那边的整个军队正在向他们前进，雷纳德博士在前面疯狂地前进，他的胡子在微风中飞舞。

上校从车上跳出来不禁呼喊起来。

“先生们，”他喊道，“这事不可思议。这一定是一个玩笑。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雷纳德，这就像说维多利亚女王是炸弹客一样。如果你认真地在脑子里想一想这个人的性格——”

“布尔医生，“赛姆讽刺地说，”看来已经走火入魔。”

“我告诉你不可能！”上校跺着脚大声说道。

“雷纳德会解释一下，他会向我解释一下，”他大步前进。

“不要太急了，”吸烟的人拖着声音说道，“他很快就会向我们所有人解释。”

但那个不耐烦的上校已经听不见了，向前进的敌人走去。兴奋的雷纳德博士又一次举起了手枪，但看到对手后，他犹豫了一下，上校面对他疯狂地做着抗议的手势。

“这不好，”赛姆说。“他永远不会从那个古老的异教徒那里得到什么。我提议直接开车碾过他们，就像当时子弹穿过布尔的帽子那样。我们都可能被杀害，但是我们必须杀死他们几个人。”

布尔医生说，“我不会这么做的，”他说，他的德行越来越低级了。“可怜的伙计们可能是搞错了。给上校一个机会吧。”

“那我们回去吧？”教授问。

“不，”拉特克利夫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身后的街道也是这样。事实上，我似乎还看到了你的另一位朋友，赛姆。”

赛姆机敏地转过身去，往后盯着他们走过的路。他看见一群散乱的骑兵聚集在黑暗中奔向他们。他在最上面的马鞍上面看到了一把剑闪烁的银光，随着它越来越近他看到一个老头闪烁的银发。下一刻，

他猛一用力，把汽车转了过来，把它甩到陡峭的小街上冲向大海，像一个一心求死的人。

“妈的，到底想干什么？”教授抓住他的手臂喊道。

“晨星已经陨落了！”赛姆说，他的车像一颗流星一样坠入黑暗。

其他人不理解他的话，但是当他们回头看看上面的街道时，看见敌人的骑兵正绕过街角沿着斜坡向下冲过来。骑在最前面的是那个善良的客栈老板，火一般纯洁的夜光把他的脸映红了。

“这个世界疯了！”教授说，把脸埋在手中。

“不，”布尔医生说，“是我疯了。”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教授问。

“此时此刻，”赛姆用娴熟的、超脱的语气说，“我想我们要撞碎一个灯柱了。”

汽车下一秒就灾难性地撞上了一个铁制物体。过了一会儿，四个人从一堆金属的中爬出来，一个高高瘦瘦的灯柱在海滨边缘突出，像一棵破树的树枝一样弯曲扭曲。

“好吧，我们还算是砸了什么东西，”教授虚弱地笑着说。“这也算是种安慰。”

“你正在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赛姆说，本能地掸掉身上的尘土。

“每个人都是，”拉特克利夫说。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白发的骑士和他的追随者从上面轰然而过，差不多同时一群黑色的人在海边咆哮着。赛姆抢了一把剑，咬在他的牙齿里。在他的胳膊下面还夹了两把，左手拿着第四把，右手拿着灯，从海滨的高处的跳到了下面的沙滩上。

其他人一跃而起，都接受了这种果断的行动，把废墟和聚集的暴民留在他们上面。

“我们还有一次机会，”赛姆说，把剑从嘴里拿下来。“无论这一切的混乱意味着什么，我想警局都会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挡住了路，我们现在去不了警局。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码头或防波堤流入大海，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守卫这里，就像贺雷修斯[注]和他的桥。我们必须捍卫它，直到宪兵队出现。紧跟着我。”

他们跟着他，一边咔嚓咔嚓地沿着海滩前行，一两下他们的靴子没有在海边的碎石上而是在宽阔平坦的石头上坏了。他们沿着一条长长而低矮的码头走了进来，单手奔向那昏暗而沸腾的大海，当他们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故事的尽头。他们转过身来面对这个小镇。

那个城镇变得哗然。在他们刚刚下来的海滨高地上，全是黑压压咆哮的人，甩着胳膊和露出凶狠的面孔，在向他们摸索着过来。长长的黑暗线上点缀着火把和灯笼。但即使没有火焰照亮愤怒的脸庞，他们也可以凭着最暗淡的轮廓看到最远的人们，他们是一群有组织的仇恨。很明显，他们被所有人诅咒，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两三个像猴子一样小小的黑色人影，跳过街道的边缘落在海滩上。这些人在深深的沙地上跋涉前进，骇人地尖叫，胡乱地冲入海中。其他人也随之下来，整个黑色的人群开始奔跑，像黑糖浆一样溢出街边。

在海滩上的人群中，赛姆最先看到了那个驾马车的农民。他在马车上乘着巨浪而来，向他们挥舞着斧头。

“农民！”赛姆喊道。“自中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造反过。”

“即使现在警察来了，”教授悲伤地说，“他们对这群暴民也无能为力。”

“胡说！”布尔拼命地说，。“镇上一定还有一些人人性尚存。”

“不，”绝望的巡官说，“人类即将灭绝。我们是最后保有人性的人。”

“可能是，”教授不在意地说。然后他用他飘渺的声音补充道：“《愚人记》(注)的最后一段是什么？

‘无论是公众的的火焰；抑或是私人的，都不敢闪耀；

没有人的光芒，也没有神明之光！

瞧！你这恐怖帝国，混乱，重归于世；

光明消失在你毁灭众生的言词之前：

你的巨掌，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让帷幕落下；

无处不在的黑暗将掩埋一切。’”

“停！”布尔突然叫道，“宪兵已经出来了。”

警察局的灯火阑珊，确实被匆匆赶来的人弄得一片晃动。他们在黑暗中听到了训练有素的骑兵的冲撞和叮当声。

“他们正在收拾暴徒！”布尔狂喜或警觉地喊道。

“不，”赛姆说，“他们在沿着海岸组队。”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卡宾枪取下来了，”布尔兴奋地叫了起来。

“是的，”拉特克利夫说，“他们会向我们开火。”

他说话的时候，传来一阵长长的步枪声，子弹似乎像冰雹一样在他们面前的石头上跳起来。

“宪兵们加入了他们！”教授喊道，并拍着他的额头。

“我要蹲牢房了，”布尔坚定地说。

拉特克利夫看着那张涨潮的大海，大海是一片浑然的灰紫色，他说——

“谁发疯，谁理智，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快死了。”

赛姆转向他说——

“那么你很绝望？”

拉特克利夫先生沉默了一下，最后他静静地说：

“没有，奇怪的是，我不绝望。有一个疯狂的小希望，没办法离开我的脑海。这整个星球的力量是对付我们的，但我不禁想知道这个愚蠢的小希望是否是无望的呢。”

赛姆好奇地问道：“你的愿望是关于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人？”

“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他说着，看着那个大海。

“我知道你的意思，”赛姆低声说，“那个在黑屋子里的男人。但星期天现在肯定已经杀死了他。”

“也许吧，”对方平静地说。“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唯一一个星期天觉得很难杀的人。”

“我听到你说的了，”教授说，背转了一下。“我也一直沉迷于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突然间，眼神迷离思绪恍惚站着的赛姆，突然像大梦初醒的人一样叫起来——

“上校在哪里？我以为他和我们在一起！”

“上校！是的，”布尔喊道，“上校在哪儿呢？”

“他去和雷纳德交涉了，”教授说。

“我们不能把他留在这些野兽之中，”赛姆说，“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死去——”

“不要怜悯上校，”拉特克利夫苍白地冷笑说，“他现在非常舒服。他是——”

“不！不！不可能！”赛姆狂怒地喊道，“上校不会！我永远不会相信！”

“你相信你的眼睛吗？”另一个问道，指着沙滩。

他们中的许多追赶者已经冲进了水里，握着拳头，但是海浪太大，他们无法到达码头。然而，有两三个人站在石头小路的起点，似乎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灯的眩光侥幸照亮了两个最前面的面孔。一个脸上戴着黑色的半面罩，在它的下面，嘴巴疯狂地扭曲着，黑色的胡须像一个不安生的东西一样扭动着。另一个是上校的红脸和白胡子。他们正在认真交涉。

“是的，他也离开了，”教授说，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切都没了。我走了！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身体了。我觉得自己的手可能会飞起来打我。”

“当我的手飞起来的时候，”赛姆说，“它会袭击别人。”他沿着码头大步走向上校，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灯。

好像要消灭最后的希望或怀疑，看到他过来上校拿起他的左轮手枪向赛姆开枪。枪没有击中赛姆，但击中了他的剑，在剑柄上擦过去。赛姆冲了上去，在脑袋上方挥动着铁灯。

“希律王面前的犹大！”他说，把上校击倒在石头上。然后他转向秘书，那个可怕的嘴巴现在几乎起了泡沫，他高高举起了灯，狠狠地抓了一下，这个男人就这样僵了一会儿，被迫听他说话。

“你看见这个灯了吗？”赛姆用可怕的声音喊道，。“你看到了上面的十字架和里面的火焰了吗？你没有造出它。你没有点亮它。比你更优秀的人，有信仰和服从的人，他们打开了铁器的内部，保存了传奇的火种。你走过的每一条路，你身上穿的每一根线，都像这盏灯一样，通过否定你们那肮脏如老鼠般的哲学造出来的。你们什么都做不成。你们只知道破坏。你们会毁灭人类;你们会毁灭世界。你们会以此满足。然而，你没办法毁灭这个古老的、基督教的明灯。它会去一个你们这种猿猴星球的人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他用灯打了一下秘书，让他摇摇晃晃。然后，绕着他的头转了两圈，把它飞到了远处，飞得像一只咆哮的火箭，飞落在地。

“剑！”赛姆喊道，把火红的脸转向身后的三个人。“让我们收拾这些狗，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死亡。”

他的三个同伴手中拿着剑随他而来。赛姆的剑坏了，但是他从一个渔夫的手抢了一根棍子，把他甩到一边。就在他们要扑向暴民赴死时，他们被拦住了。从赛姆的讲话开始，呆立着的秘书就茫然地用手摸着他受伤的头；现在他突然扯下了他的黑色面罩。

在灯光下裸露的苍白面孔显示出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惊讶。他急切而威严地举起了一只手

“有误会，”他说。“赛姆先生，我想你对你的处境所知甚少。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以法律的名义？”赛姆说，手里的剑掉在地上。

秘书说：“当然！我是苏格兰场的一名警察。”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蓝卡片。

“你认为我们是什么？”教授问道，举起了手臂。

秘书刻板地说：“你们呢，据我所知，是最高无政府主义委员会的成员。而伪装成你们中一员的我——”

布尔医生把剑扔进海里。

他说：“从来没有什么最高无政府主义委员会。我们都是一群愚蠢的互相观察的警察。而所有这些一直用枪追打我们的好人都以为我们是炸弹客。我知道我对暴民的看法是不可能是错的，”他微笑朝着两边延伸向远方的那群人说道。“粗人从来不会发疯。我自己就很粗俗，所以我知道。我现在要上岸，可能跟这里所有人都喝一杯。”

---

1. 克鲁尼博物馆（Musee de Cluny）：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纪艺术博物馆。
2. 贺雷修斯（Horatius）：把守台伯河桥阻止伊特里亚人入侵的罗马英雄。

3. 《愚人记》（Dunciad）：是蒲柏1728年发表的长篇讽刺诗。

第十三章
追逐主席

第二天早上，五个迷茫却欢乐的人乘船去多佛。这个可怜的上校大概还是有点委屈，先是被迫去为两个不存在的派别争斗，然后又被一个铁油灯打倒了。但他是一位宽宏大量的老先生，他发现双方都跟爆炸事件无关之后长舒一口气，亲切地在码头上看着他们离去。

五个和解的侦探有无数个细节需要相互解释。秘书得告诉赛姆他们原先为什么要戴面具，为的是接近被当作同谋的假想敌。

赛姆得解释他们为何如此迅速地逃离一个文明的国度。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可以解释的细节之中，有一个他们无法解释的中心问题。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都是无害的警官，那星期天是谁？如果他没有控制这个世界，他究竟想干什么？拉特克利夫巡官对此仍感到忧心忡忡。

“我也和你们一样搞不清楚老星期天的小把戏，”他说。“但不管星期天是什么人，他绝不是什么良民。该死的！你还记得他的脸吗？”

“我同意你，”赛姆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那好，”秘书说，“我想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明天我们要开下一次的大会。”他惨然一笑，“你们不会因为我熟悉作为秘书的职责而怪我吧。”

“我想你是对的，”教授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查明真相。但我承认，我应该有点害怕问星期天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秘书问，“怕炸弹？”

“不，”教授说，“怕他或许会告诉我真相。”

布尔医生沉默了片刻，说：“我们喝点东西吧。”

他们在船上和火车上的整个旅程中都非常欢乐，但他们本能地待在一起。这群人里一直是乐观主义者的布尔医生竭力说服另外四个人，他认为大家应该从维多利亚搭乘同一辆双座马车，但是被否决了。最后他们搭了一辆四轮车，医生在车厢里唱歌。他们最后到了皮卡迪利广场的一家旅馆，以便于参加第二天早晨在莱斯特广场的早餐会。但即使如此，冒险并没有完全结束。布尔医生不愿意现在就上床睡觉，于是大约十一点钟走出了酒店，去欣赏伦敦的美景。然而，二十分钟后，他又回来了，在大厅里闹了一会儿。最初试图抚慰他的赛姆终于被迫打起精神听他倾诉。

“我告诉你我已经见过他了！”布尔医生重重地强调说。

“谁？”赛姆迅速问道。“不是主席吧？”

“没那么糟糕，”布尔医生说，突兀地笑了，“没有那么糟糕。他在这里。”

“这里有谁？”赛姆不耐烦地问道。

“那个毛发茂盛的男人，”对方清醒地说，“曾经毛发茂盛的男人，果戈里。他在这里。”一个年轻人不情不愿地把他推向前，正是那个五天前从会议厅出来、红发稀疏、脸色苍白、第一个被曝光的假的无政府主义者。

“你们为什么要担心我呢？”他喊道。“你们把我当间谍一样驱逐出去了。”

“我们都是间谍！”赛姆低声说。

“我们都是间谍！”布尔医生喊道。“来喝一杯吧。”

第二天早上，团聚的六人队伍麻木地向莱斯特广场的酒店走去。

“这样更有干劲，”布尔医生说；“我们是六个人去问他一个人到底想干吗。”

“我认为这有点奇怪，”赛姆说。“我想是六个人去问一个人他们是什么。”

他们沉默地走进了广场，虽然酒店位于对面，但他们立刻看到了一个小阳台和一个看起来过于庞大的人。他独自坐着，弯着头，看着报纸。所有来罢免他的委员会成员仿佛被一百只来自天堂的眼睛监视着，纷纷穿过那个广场。

他们曾反复争论过策略，应该把已经暴露的的果戈里留在外面，其他人圆滑地开场，还是该带上他直截了当切入主题。在赛姆和布尔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后者，但最后秘书问他们为何要如此莽撞地攻击星期天。

“我的理由很简单，”赛姆说。“因为我害怕他。”

他们默默地跟随着赛姆走上黑暗的楼梯，然后同时出现在早晨大大的太阳下，以及星期天大大的、灿烂的微笑下。

“太棒了！”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们。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沙皇死了吗？”

刚好碰巧秘书站在最前面，他酝酿着有尊严的爆发。

“不，先生，”他严厉地说，“没有发生屠杀。我没有给你带来这种令人厌恶的消息。”

“令人厌恶的眼镜(注)？”星期天带着鲜明的询问微笑重复道。“你是说布尔医生的眼镜？”

秘书窒息了一会儿，星期天继续顺利提出——，

“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甚至眼光，但是真的在本人面前称呼他们恶心——”

布尔医生摘下他的眼镜，把他们摔在桌子上。

“我的眼镜或许不堪入目，”他说，“但我不是。看看我的脸。”

“我敢说这是一种浑然一体的面孔，”主席说，“事实上，它长在你身上，我怎么胆敢跟生命树上的野果争吵呢？我敢说有一天它也会长在我身上。”

“我们没时间讨论这种无聊的事情”秘书粗暴地打断他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是一个有所预谋的智障？还是一个假装傻瓜的天才？回答我，我警告你。”

“候选人，”星期天喃喃地说，“只需要回答十七个问题中的八个就可以了。就我目前所了解的，你要我告诉你我是什么，你是什么，这张桌子是什么，这个委员会是什么，以及我所认知的这个世界是什么。那么，我会去撕开其中一个问题的神秘面纱。如果你想知道你们是什么，你们就是一群非常善良却愚蠢的年轻人。”

“而你，”赛姆俯身向前，“你是谁？”

“我？我是什么人？”星期天吼道，他慢慢升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就像一个巨大的波浪将要在他们上面打过来一样。“你想知道我是什么，是吗？布尔，你是一个信仰科学的人。抓住那些树的根，找出关于它们的真相。赛姆，你是一个诗人。盯着那些早晨的云彩。但我告诉你，就算你发现了最后一棵树最高一片云朵的秘密，你也无法知道关于我的真相。你会了解大海，但我仍然是一个谜。你会知道星星是什么，却不知道我是谁。从世界伊始，所有的人都像捕狼一样狩猎我，不管是国王和圣人，诗人和律师，还是所有的教会，以及所有的哲学家。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抓到过，当我走投无路之时，天空就会崩塌。我会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奔波逃离，就像我现在要做的一样。”

在他们可以动之前，这个强壮的男人像猩猩一样挂在阳台的栏杆上。然而在他跳下去之前，他又把自己拉上了一根横杠，把他的大下巴搭在阳台边缘，严肃地说——

“关于我是谁，有一件事我会告诉你们。我就是黑暗房间里的那个人，是我让你们所有人成为了警察。”

然后他从阳台上掉下来，像一个巨大的橡胶球一样在下面的石头上跳起，走向阿尔布拉罕宫旁边的拐角，在那里他叫了一辆马车，跳进了车里。听完他最后的话，这六名侦探像被雷电击中一样定在那里，面色铁青。但是当他最后消失在车里的时候，赛姆恢复了知觉，他不顾一切地地跳下阳台，几乎折断了腿，然后他叫了另一辆车。

他和布尔一起跳进了车里，教授和巡官进了另一俩，而秘书和晚到的果戈里刚好赶上第三辆车追逐飞驰而去的赛姆。而赛姆追赶着星期天，他们向西北方向狂奔，他的马车夫显然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催促，以极快的速度鞭笞着马。但是赛姆没有任何心情显示风度，他站在自己的马车里喊道，“拦下小偷！”直到人群跑到他的马车旁边，而警察也停下来问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对主席的车夫产生了影响，他开

始变得半信半疑，车速也慢了下来。他打开马车，合理地跟乘客交谈，这样一来，对马的抽打变缓和了，马车慢了下来。星期天俯身向前，抓住鞭子，猛然从男人的手中夺来。然后站在马车前面，他狠狠鞭打着马，大声吼叫，好像一场暴风雨般冲上街来。马车疯狂地旋转经过一条条街道和一个个广场，里面的乘客催促着马而司机拼命拦住它。另外三辆马车（如果可以说是马车的话）就像气喘吁吁的猎狗。旁边的商店和街道像射出的箭一样闪过。

在最快的速度下星期天变得心花怒放，在他站立的挡泥板上转圈，把他那巨大的、笑容可掬的脑袋伸出驾驶室，白色的头发在风中呼啸而过，他像一些巨大的顽童一样，朝他的追随者做了一个可怕的表情。然后他迅速抬起右手，把一个纸球扔在赛姆的脸上，就消失不见了。赛姆本能地抓住了这个东西，发现它是由两张皱巴巴的纸组成的。一张是给他自己的，另一张是给布尔医生的，讽刺的是，他的名字后面有一长串让人害怕的字母。布尔医生的地址比信的内容要长得多，因为内容完全只有几个字：

“那么现在马丁·特珀呢？”

“这老疯子是什么意思？”布尔盯着这些话问道。“你的上面写了什么，赛姆？”

赛姆的信息不管怎样还是要长一些，如下所示：

“没有人会比我对主教干预这件事感到更后悔。我相信这不会成为现实。但是，最后一次，你的幸运套鞋(注)在哪？特别是在叔叔说了之后，事情变得越发糟糕了。”

主席的车夫似乎正在恢复对他的马的控制权，当他们冲进埃奇韦尔路时，追赶者终于追上了一点。在这里似乎发生了天助的停滞。每一辆车都是或向左或向右或停下来，路上传来一阵明确的消防车的轰

鸣声，几秒钟之内就像一声雷电一样开了过来。但是虽然它开得很快，星期天已经从他的车里出来了，跳到了消防车上，抓住了它，趴在上面，消失在嘈杂的消防员的说话声中和他们夸张的手势之中。

“追上他！”赛姆咆哮着说。“他现在不可能还有别的路走。不可能认错一辆消防车。”

三个怔了一会儿的车夫马上驾起马匹，稍微缩短了他们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主席发现他们越来越接近了，就绕到车后面，一再弯腰、飞吻，最后把整齐折叠好的纸条扔进巡官拉特克利夫怀里。当那位先生急急忙忙打开它时，还发现里面有这样的话：

“马上逃。关于你弹力裤的真相被人知道了。

——一个朋友。”

消防车已经进一步向北驶去，进入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区域。当它开过一排树影下的高高的栅栏时，这六位朋友都惊呆了，同时又舒了口气，看到主席从消防车上跳下来，但是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是因为受到接待他的人越来越多的抗议。然而，在三辆车到达现场之前，他已经像一只巨大的灰猫一样爬上高高的栏杆，翻过去，在黑色的树叶里消失了。

赛姆愤怒地停住了他的车，跳了出去，又跳到了栏杆上。后面跟着他的朋友们，当他的一条腿翻过篱笆时，他转过脸，脸上笼着阴影。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这是老魔鬼的房子吗？我听说他在伦敦北部有一所房子。”

“再好不过了，”秘书站稳脚，严肃地说，“我们会在他家找到他的。”

“不，不是，”赛姆皱着眉头说。“我听到了最可怕的声音，就像魔鬼笑着打喷嚏，擤他们的魔鬼鼻子！”

“当然是他的狗在叫，”秘书说。

“为什么不说是他的黑甲虫叫！”赛姆愤怒地说，“蜗牛叫！天竺葵叫！你听过这样的狗吠声？”

他举起他的手，丛林里冒出一阵长长的咆哮，这个声音似乎会钻到人的皮肤下面，冻住人的血肉——一个低亢的咆哮，在空气中悸动一下。

“星期天的狗不会是普通的狗，”果戈里颤栗着说。

赛姆从另一边跳了下去，但他仍然不耐烦地站着。

“那么，仔细听，”他说，“那是一条狗吗，普通的狗？”

有一个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嘶哑地尖叫着，如同有什么东西在突如其来的痛苦中抗议和叫嚣着。然后，就像回声一样，听起来像一个长长的带着鼻音的小号声。

“他的房子应该是地狱！”秘书说；“如果是地狱，我也要进去！”他几乎一挥手跳过高高的栏杆。

其他人跟在他后面。他们穿过了缠绕在一起的植物和灌木，走出到一条开放的道路上。什么都看不到的，但是布尔医生突然手抓在一起。

“天哪，你们这些蠢驴，”他喊道，“这是动物园！”

当他们疯狂地寻找野外猎物的踪影时，一名身穿制服的饲养员和一名穿便衣的男子一起沿着小径跑了过来。

“它从这跑过去了吗？”饲养员气喘吁吁地问。

“什么？”赛姆问。

“大象！”饲养员喊道。“一头大象发疯了，跑掉了！”

“他和一位老先生跑了，”另外一个陌生人气喘吁吁地说，“一个可怜的白发老先生！”

“什么样的老先生？”赛姆好奇地问道。

“一个穿着浅灰色衣服的非常胖的老绅士，”饲养员热切地说。

“好吧，”赛姆说，“如果他是那种特殊的老先生，如果你确定他是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肥胖的老先生，那么我向你保证，大象并没有跟他逃走，是他带着大象逃走了。如果他没有授意私逃的话，大象并不是那种生来会逃跑的生物。巧了，他在那！”

这次毫无疑问没错了。大约200码远的草地上，人群尖叫着，徒劳地仓皇奔跑，一头灰色的大象大步走了过来，他的鼻子像船首斜桅一样僵硬地摔下来，像只小号发出哀嚎的喇叭声。在吼叫、猛烈挣扎的动物背上坐着独裁者般的星期天主席，手里拿着一个锋利的物体，疯狂地把驱赶着动物。

“阻止他！”民众尖叫。“他会离开这个大门的！”

“阻止滑坡！”饲养员说。“他走出了大门！”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在最后一声轰鸣和恐怖的嘶叫中，这头灰色的大象已经从动物园破门而出，像一辆新型的、快速的公共汽车在奥尔巴尼街上跑了。

“上帝啊！”布尔喊道，“我从来不知道大象能走得这么快。那么，如果我们不想跟丢他的话，我们需要马车。”

当他们跑到大象消失的大门外，赛姆瞥见他们经过的笼子里奇怪的动物全景。之后，他很奇怪怎么能看得如此清晰。他尤其记得看到鹈鹕，他们那荒谬、垂坠的喉咙。他想知道为什么鹈鹕是慈善的象征，只不过是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对鹈鹕趋之若鹜。他想起一只犀鸟，就只是一只巨大的黄色的喙，后面还挂着一只小鸟。整个场景让他震惊，这些他无法解释的生动，像是大自然总是在开玩笑。星期天告诉他们，当他们搞明白星星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他。他想知道大天使是否能理解犀鸟。

六个失落的侦探把自己扔到马车里，跟着那头大象，共同感受在街道上漫延的恐怖。这一次星期天没有回头，而是留给他们一个无意识的背影的延伸，如果可能的话，比他之前的嘲笑更让他们发疯。然而，就在他们来到贝克街之前，星期天似乎把一些东西扔到了空中，就像一个男孩抛了一个球并想要再次抓到它。但是他们的速度远远落后，那个东西刚好落到了载着果戈里的马车旁边;在一丝希望或一些无法解释的冲动之下，他停下了马车以便把包裹拿起来。是给他的，一个相当庞大的包裹。然而在打开检查时，发现它里面是三十三张一层裹着一层的废纸。当最后一层被掀开的时候，是一小张纸片，上面写着:

“我想，这个词应该是‘粉红’。”

曾经被称为果戈里的那个人什么都没说，但他手脚的动作就像要催促一匹马重新奔跑。

穿过一条又一条街，经过一个又一个街区，飞奔的大象的奇景，吸引了周围的住户打开窗户惊呼，交通也是一片混乱。尽管如此，三辆马车仍然在疯狂地追赶，直到它们被认为是狂欢游行的一部分，或

者是马戏团的广告。他们的速度非常快，距离被缩短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当他认为自己还在帕丁顿时，赛姆看到了肯辛顿的阿尔伯特音乐厅。到了南肯辛顿空荡荡的奢华街道，动物的步伐更加快速和自由，最后他朝着巨大的直耸云霄的伯爵宫所在的天际线前进。直到建筑顶在眼前变得越来越大，直到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填满了天空。

野兽甩开了马车。他们在几个拐角后跟丢了他，最后当他们来到伯爵宫展厅的一个大门时，发现自己终于被堵住了。他们面前是巨大的人群，中间是一只巨大的大象，像同样大得无边的生物一样起伏着、颤抖着。但是主席已经不见了。

“他去了哪里？”赛姆问，滑倒在地。

“那位男士冲进展览厅了，先生！”一位官员茫然地说。然后他用受伤的声音加了一句：“一个有趣的男士，先生。他要我牵他的马，却给了我这个。”

他厌恶地拿出一张折叠的纸，写着：“致中央无政府主义委员会秘书。”

秘书怒吼，把它打开，发现里面写着：

“当鲱鱼跑一英里时，

让秘书微笑吧。

当鲱鱼试图飞行时，

让秘书去死吧

（某乡村谚语）。”

“怎么老是这样呢，”秘书说，”你怎么能让那个人进去呢？！人们经常骑着疯狂的大象参观你的展览？人——”

“看！”赛姆突然大喊。“看那边！”

“看什么？”秘书严厉地问道。

“看那个系留气球[注]！”赛姆说道，愤怒地指了指。

“为什么我要看一个系留气球呢？”秘书问。“一个系留气球有什么奇怪的吗？”

“什么都没有，”赛姆说，“除了它不是被系住的！”

他们都把目光转向了在展览上方一根线牵着的摇晃、膨胀的气球，像一个小孩的气球。一会儿，绳子刚掉到车下，气球一松，像个自由的肥皂泡飘走了。

“见鬼！”秘书尖声叫道。“他已经进去了！”他在天空中挥舞拳头。

一阵风恰好吹过，气球就飘到他们的正上方，他们看见主席的那个白色的大脑袋在旁边盯着、仁慈地俯视着他们。

“上帝保佑我的灵魂！”教授像长者一样说，他永远把他漂白的胡子和羊皮纸脸联系起来。“上帝保佑我的灵魂！我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掉在我的帽子上了！”

他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接住了一张折起来的纸，他随意地就打开了，发现上面画着一个情人结，写着：

“我并没有对你的美丽无动于衷——小雪莲”。

沉默了一会儿，赛姆咬着胡子——

“我还没有被打败。这该死的一定会在某个地方降落。我们跟上吧！”

---

1. Spectacles同时有消息和眼镜的意思。
2. 在《幸运的套鞋》中，安徒生利用幻想世界来做现实的人生试验，指明一劳永逸的“幸运套鞋”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3. 系留气球（captive balloon）：是使用缆绳将其拴在地面绞车上并可控制其在大气中飘浮高度的气球。

第十四章
六个哲学家

穿过草地和开着花的树篱，六个全身湿透的侦探费尽千辛万苦跑到伦敦城五英里开外的地方。起初，还有人乐观地认为他们应该乘马车跟着气球穿过英格兰的南部。但他最终还是被气球不会一直沿着马路飞行的理由说服了，而马车夫更是拒绝一直追着气球赶路。因此，这些恼火但又不知疲倦的旅客们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树丛，爬过一块又一块田地，直到他们的样子看上去比流浪汉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萨里郡的青山全程目睹了赛姆那淡灰色西装从藏红花公园出发的精致变得不堪入目的悲剧。他的丝帽被摇晃的树枝划得支离破碎，外套被缠人的荆棘从后摆一直撕裂到肩膀，衣领上到处是烂泥。但他仍然昂首挺着黄色的胡子，带着沉默但狂热的内心向前走去。他的眼睛仍然盯着那个气球，气球在落日红光的映照下看上去像是傍晚染上颜色的云彩。

“毕竟，”他说，“它十分美丽。”

“这简直是美得诡异！”教授感慨道。“我希望那畜生样的气球赶紧爆炸！”

“不，”布尔说，“我可不想它爆炸，那样可能会伤到那个老家伙。”

“伤到他！”教授咬牙切齿地说，“活该被伤！还不如我上去好好揍他一顿，这个小兔崽子！”

“但莫名其妙，我就是不想让他受伤，”布尔医生说。

“什么！”秘书愤恨地叫着，“你真的相信如他所说他就是那个黑房间里我们的老大吗？星期天完全可以把自己说成任何人。”

“我不知道我到底相不相信他，”布尔医生说道。“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想让老星期天的气球炸掉是因为———”

“好吧，”赛姆不耐烦地说，“因为什么？”

“呃，因为他在上面就像气球一样快活，”布尔绝望地说。“我并不清楚他和那个给我们蓝色卡片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似乎让所有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不在乎他是谁，我总是对老星期天怀有一种同情，尽管他很邪恶。他就像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大婴儿。我该怎么解释我这奇怪的同情心？这同情心也不妨碍我和他拼死决斗。如果我说我是因为他过于肥胖才同情他，这样说会不会清楚一点？”

“不懂你的意思，”秘书说道。

“我现在明白了，”布尔一下子喊出来，“就是因为他又胖又灵活。就像一只气球。我们总是把胖子想得十分笨重，但他可以和窈窕美女共舞。我现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一般的力量从暴力中展现，而力量的最高境界则在于刚柔并济。就像老话讲的——如果大象能像蚱蜢一样跳到天上那会是怎么一种情形？”

“我们的大象已经像蚱蜢一样跳到天上了，”赛姆抬头望着上面说道。

“莫名其妙地，”布尔总结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忍不住喜欢老星期天。不，这不是对力量的羡慕，也不是其他类似的蠢东西。这里面带着一种快乐，就像是他会带着某个好消息爆炸。在春天的时候你们没有过这种感觉吗？你们知道有时候大自然会耍点小花招，但无论如何有朝一日它们终将会证明自己是善意的。我自己从来没读过圣

经，但人们嘲笑的那部分却句句是真。‘为什么要跳跃，你们这些高山？’这些山确实在跳跃——至少，它们试图跳跃……我为什么喜欢星期天？……我如何告诉你？……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不拘一格的人。”

一段长时间的安静过后，秘书带着紧张好奇的语气开口说道——

“你一点都不了解星期天。也许是因为你比我更善良，也不了解地狱。我一开始是个暴躁到有点病态的家伙。那个坐在黑暗中的挑选我们的人选择了我，因为我具有一个阴谋家全部的疯狂外表——因为当我微笑的时候，我的笑容是扭曲的，眼神又很忧郁。我身上肯定有某样东西能切合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神经，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星期天的时候，他对我说的并不是你们轻佻的活力，而是一些骨子里粗俗而可悲的东西。他在一个微微亮的屋子里抽烟，棕色的百叶窗已经合上，整个屋子比我们的主人常年居住其中的友好而黑暗的环境压抑得多。他坐在一张长凳上，块头很大，黑蒙蒙得看不清楚样子。他静静地听着我的诉说，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我的诉求滔滔不绝，并问了最意味深长的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这个家伙开始摇晃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某种疾病导致的抖动。它就像是一块儿活着的令人作呕的果冻。它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所有关于生命起源的东西——深海里那些原生质和块状物。它就像物质的最终形式，最难看、最可耻的形式。从他的抖动中我只能告诉自己，它至少表明这种病也会让这样一个怪物感到痛苦。然后我突然看到这个巨大的野兽一边颤抖一边独自笑起来，而且他是在笑我。你让我为这而原谅他吗？被曾比你低俗而强壮的东西嘲笑不是一件小事。”

“你们这些家伙肯定是在疯狂地说大话，”拉特克利夫巡官干脆地插嘴道。“星期天主席是一个挑战我们智力的可怕家伙，但肉体上他并不是一个巴纳姆的怪物（Barnum’s freak）[注]，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在一间很普通的办公室接待了我，当时是大白天，他穿着棕色

的格子图案外套。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和我谈话。但我要告诉你们星期天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他的屋子很整洁，他的衣服很整洁，一切显得有条不紊；但他会走神。有时他那大眼睛仿佛失去了神采变得茫然。有好几个小时里他都忘记了你在那里。现在走神对于一个坏人来说有点太糟糕了。我们认为坏人应该十分警惕。我们无法构想一个真诚而爱做梦的坏人，因为我们想不到坏人会独自呆着。一个心不在焉的人意味着他是一个好人。意味着当和你不期而遇时他会向你道歉。但是你会忍受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一见面就要杀掉你吗？健忘和残忍掺杂在一起会折磨人的神经。当人们经过原始森林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受，而且他们会感到动物既无辜又残酷。他们可以不理睬这些动物也可以杀死它们。你怎么会想和一头心不在焉的老虎一起在客厅里度过要命的十个小时？”

“那你对星期天有什么看法，果戈里？”赛姆问道。

“我觉得我对星期天的了解不比我在大中午盯着太阳所能看到的东西更多，”果戈里简单答道。

“好吧，这也是一种观点，”赛姆若有所思地说。“你怎么看，教授？”

教授正低着头拖着手杖向前走着，他没有回答。

“醒醒，教授！”赛姆亲切地说。“和我们讲讲你对星期天怎么看。”

教授最后缓缓说道。

“我想到一件我说不清楚的事，”他说，“或者说，我觉得这些事我甚至都没办法想清楚。不过这件事是这样的。我年轻时的生活，正如你们所知，有点太肆无忌惮了。嗯，当初我看到星期天的脸时我觉得

它太大了——每个人都这么认为，而且我还觉得它太松弛了。这张脸那么大，以至于别人无法看清它或者把它当做一张脸。眼睛离鼻子那么远，就不像是眼睛。嘴也很大，让人以为它自成一体。这些都很难说清。”

他停顿了一下，拖着他的手杖继续说道——

“不过这么说吧，当我走在夜晚的街道上，路灯，亮着灯的窗以及云彩在我眼里便可映衬出一张完整无误的脸。如果天堂里有任何人长着那副模样我会再一次认出他。但当我走得稍远一点，我发现并没有脸，那扇窗户在十码开外的地方，而那盏路灯则在一千码开外，云则远离这个世界。好吧，我并没有完全看清星期天的脸，它忽左忽右地逃窜，就像某个偶然被发现的图像转瞬即逝。某种程度上，他的脸让我怀疑脸这种东西是否真的存在。布尔，我不知道你的脸究竟是一张普通的脸，还是一组透视图下的组合。也许你那怪物般的黑色眼镜的一个镜片离你很近，而另一个在五十英里开外。噢，唯物主义者的质疑连一堆垃圾都不如。而星期天又教会了我最终的，也是最糟糕的质疑，那是来自唯心主义者的质疑。我想我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并不是一种信条，它是一种质疑。可怜的布尔，我不觉得你真的有一张脸，我的信念并不足以让我相信物质。”

赛姆的双眼仍然紧盯着飘浮的气球，气球被夜光染红了，看起来就像一个更美好更纯洁的世界。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你们的叙述中，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他说道。“你们每个人眼中的星期天都大相径庭，但你们都把他比作了宇宙本身。布尔认为他是春日的大地，果戈里认为他是正午的太阳，秘书眼里他是没有形状的细胞质，而巡官则想到了原始森林的荒凉。教授又说他是不断变化的景观。这很奇怪，但更奇怪的是我对主席也有我自己的奇特想法，在我眼里星期天就像是整个世界。”

“快点说，赛姆，”布尔说；“别管那个气球。”

“当我第一次见到星期天，”赛姆缓缓地说着，“我只是见到了他的背影。当我看到他背影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他的脖子和肩膀无比野蛮，就像那猴子般的神明。他脑袋弯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样，就像是一头低着头的牛。事实上，我立马有了一种让人讨厌的幻觉，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野兽。”

“继续说。”布尔医生说。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坐在阳台上时，我从街上看到了他的后背。然后我走进饭店，绕到了他的另一边，看到了他阳光照耀的脸。他的脸使我害怕，正如它使每个人害怕一样。但让我害怕的并不是它看上去很野蛮或者是邪恶。恰恰相反，正是它看上去那么美丽，那么和善，和善得让人脊骨发凉。”

“赛姆，”秘书叫道，“你犯什么病呢？”

“它就像个远古天使的一张脸，对宏大的战争进行着公正的评判。它眼睛里带着笑意，嘴中带着荣耀和哀伤。那白头发，穿着灰色衣服的宽阔肩膀和看到的背影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从后面看他时我肯定他是一头野兽，而从前面看他时我明白他是一位神明。”

“牧神，”注教授幽幽地说，“既是神明也是野兽。”

“一直以来，”赛姆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对我来说星期天就像是一个迷，或者说它更像是个世界之谜。当我看到那骇人的背影，我相信那副高贵的脸不过是一副面具。而当我面对他的脸那一刹那，我却觉得那个背影仅仅是一个玩笑。坏人是那么邪恶，以至于我们把好的地方当做是一种意外；而好人是那么优秀，以至于他任何的罪恶都可

以被解释。但是昨天当我乘马车追赶星期天而且一直紧跟在他后面时，这一系列想法就发展到了极致。”

“当时你有时间思考吗？”拉特克利夫问道。

“时间，”赛姆答道，“让我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我当时突然想到他的茫然而空洞的后脑勺就是他的脸——一张可怕的没有眼睛的脸盯着我看！而且我想到在我前面逃窜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向后跑，而且一边跑一边手舞足蹈的人。”

“太可怕了！”布尔医生颤栗地说。

“可怕不足以表达，”赛姆道。“这恰恰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可是十分钟之后，当他把头伸出马车并且像个怪人一样做了个鬼脸时，我明白他就像一个和孩子们玩捉迷藏的父亲。”

“这个游戏太长了，”秘书朝他的破靴子皱起了眉头。

“听我说，”赛姆反复强调着。“我应该告诉你们这普世间的秘密吗？我们仅仅知道世界的背面。我们从后面看，一切都看上去无比野蛮。我们看到的树不是树，而是树的背影；我们看到的云也不是云，而是云的背影。你们难道看不见所有东西都在低头把自己的脸藏起来吗？如果我们能绕道前面——”

“看！”布尔大声叫道，“气球正在下降！”

赛姆并不需要听他的喊叫，因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气球。他看见那披着巨大光辉的圆球突然在空中摇晃，扭正了姿态，然后像落日一样在树林后面缓缓落下。

那个叫果戈里的人，在整个令人疲惫的旅程中都几乎没有怎么说过话，突然像丢了魂一样举起了双手。

“他死了！”他喊着。“现在我明白他以前是我的朋友——我在黑暗中的朋友！”

“死！”秘书轻蔑地哼了一下，“他不会这么容易死的。如果他从那气球吊舱里跌出来，我们会看到他像小马驹一样在地里打滚，高兴地踢着他的腿。”

“还会砰砰地甩他的蹄子，”教授说道。“马驹如此，而且牧神也这么干过。”

“又是牧神！”布尔医生恼火地说道。“你似乎认为牧神就是一切。”

“他就是一切，”教授道，“在希腊语中。他意味着一切。”

“别忘了，”秘书低着头说道，“他也意味着恐惧。”

赛姆站在那里，他们说的话一句也没有听。

“它落在那边了，”他迅速说道。“我们去追上它！”

然后他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补充道——

“哦，他也许会装死来骗我们！这就像是他的一种游戏。”

他浑身又充满了力气，向着树林大步流星地走去，他的破衣服和碎布条在风中摇曳。其他人跟着他，脚越来越痛了，心里也更起疑了。紧接着，六个人几乎在同时意识到这片不大的田野上并不只有他们。

一个高个男子正在穿过草地向他们走来，他拄着一根节杖似的奇怪长棍。穿着一件老式但裁剪精良的西装配以齐膝马裤；颜色介于蓝，紫罗兰和灰色之间，这颜色在林地的某些阴暗部分可以看到。他

的头发灰白，不过乍看之下，再联想到到他的齐膝短裤，头发看上去就像是搽过粉一样。他的脚步很安静；但就他头上的银霜而言，他可能是林荫的一部分。

“先生们，”他说道，“我主人安排了一辆四轮马车在旁边的马路上等你们。”

“你主人是谁？”赛姆一动不动地问。

“他说你们知道他的名字，”这个男人恭敬地说。

片刻沉默后秘书开口了——

“马车在哪？”

“马车刚到这儿没多久，”这个陌生人说。“我主人刚到家。”

赛姆左顾右盼地看了一下他所在的的那块绿色田野。树篱是普通的树篱，树木是普通的树木；可他却觉得就像落入了仙境之中。

他把这个神秘的使者上下打量了一下，但他什么都没发现。只知道他的外套恰恰是紫色树荫的颜色，他的脸恰恰是红、棕、金三色天空的颜色。

“给我们带路吧，”赛姆简单地说道，然后这个穿紫罗兰色外套的男子一言不发转过身，走向树篱间的一个缺口，外面骤然可见泛着白光的马路。

当六人来到这条大道上，他们看见白色的马路被一长排的四轮马车堵住了，这些马车似乎堵死了通往帕克巷一些房子的路。在这些马车一边站着一排衣着光鲜的仆人，都穿着灰蓝色的制服，都带有某种威严和特权的气质，这种气质不像是从某位平常绅士的仆人身上散发

出来的，而应属于一位伟大国王的官员或是使节。至少有六辆四轮马车等在那里，衣衫褴褛、痛苦不堪的六个人一人一辆。所有的侍从（仿佛都穿着宫廷制服）都佩着剑，当他们每个人钻进马车时侍从们就拔剑敬礼，剑上闪耀着钢铁的光辉。

“这都是什么意思？”他们分开时布尔问赛姆。“这是星期天的另一个玩笑吗？”

“我不知道，”赛姆边说边疲倦地坐到马车里的坐垫上；“如果这是一个玩笑，那它就是你之前提及的玩笑之一。它会是一个善意的玩笑。”

这六个冒险者经历了许多奇遇，但是没有一件像这最后的舒适之旅一样令他们无比激动。他们都习惯了困难重重；但是事情突然变得顺利让他们都无所适从。他们甚至无法简单想象一下这些马车有什么含义；但他们只知道这是配有坐垫的马车。他们想不出这个老男人是谁，又是谁在给他们带路；但他们只知道是他带着他们走向马车。

赛姆在完全放纵的状态下乘车经过浮光掠影的树林。这是他固有的做派，只要有任何他能做的事，他的下巴就会用力向前探去。但当一切事情都不受他控制的时候，他就直接瘫倒在坐垫上。

他逐渐模糊地意识到这辆四轮马车载着他走过了许多路。他看到他们貌似经过了公园的一道石门，开始慢慢地爬一座山，山路两边都长满了树，似乎比森林更整齐。然后他好像感受到一种慢悠悠地从美梦里醒来的感觉，那种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喜爱之情的感觉。他看到这里的树篱就是树篱该有的样子，是有生命的墙；树篱就像一支军队，严守纪律，但更活跃。他看到树篱后面高高的榆树，脑海中模糊地想着能爬这树的男孩该有多么开心。接着他的马车在小路上转了个弯，随后，他突然看到在这一片静谧之中一座低矮而绵延的房子在柔和的落日余晖下显得无比圆润，就像一团低空飘过的绵长的云朵。这六个

朋友随后交换意见并且争吵起来，但他们都同意这个地方用一种无法言喻的方法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不是那榆树顶就是那弯弯曲曲的小路，不是那果园的残影就是那窗户的形状。但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在能够记得住自己母亲的长相之前就记住了这个地方。

当这些马车最终来到一个巨大、低矮、洞穴状的门道前时，另外一个穿着同样制服但在灰色外套的胸口上别着一颗银星的男子出来迎接他们。这个仪表非凡的男子对满脸疑惑的赛姆说道——

“房间里的茶点为您准备好了。”

沉浸在被催眠般的惊诧中的赛姆跟着恭敬的侍从登上了巨大的橡木楼梯。他走进了一个似乎专门为他设计的华丽的套房。他带着贵族身上寻常的本能走到长镜前拉直领结抚平头发；此刻他看到了自己的可怕样子——血从他脸上被树枝划开的地方流下来，他的头发立着就像乱蓬蓬的黄色野草，他的衣服被扯成了长而凌乱的碎布条。同时整个未解之谜也随之而生，比如他如何到达此地，随后又将如何离开的问题。这时那个被指定为他的贴身男仆、穿着蓝色衣服的男子严肃地对他说道——

“我已经取出你的衣服了，先生。”

“衣服！”赛姆讥讽道。“除了这些我没有别的衣服，”他拉起礼服上已经扯出迷人穗边的两块长长的布条，然后做了个芭蕾舞女似的旋转动作。

“我的主人让我告诉您，”侍从说道，“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妙的化装舞会，他希望您穿上我摆出的那件服装。同时，先生，还有一瓶法国勃艮地红葡萄酒和一些冷的野鸡肉，他希望您不会拒绝。现在离晚饭还有几个小时。”

“冷鸡肉是个好东西，”赛姆思考着说，“而勃艮第红酒也是难以言喻的好。但我并不在乎这些东西，我只想知道这该死的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你给我摆出的是哪一种衣服。衣服在哪里？”

这个仆人从椅子垫上拿起一件土耳其式长款孔雀蓝礼服，和普通的舞会礼服不同，这衣服的正面装饰着一个巨大的金色太阳，而且到处点缀着火红的星星和新月。

“您应该打扮成星期四，先生，”贴身男仆和蔼地说道。

“打扮成星期四！”赛姆沉思着说道。“这衣服听上去可不太暖和。”

“哦，先生，”仆人急切地说道，“这件星期四的衣服相当暖和，先生。它可以一直扣到下巴。”

“好吧，我什么都不明白，”赛姆说着叹了口气。“我习惯了长久以来艰苦的冒险，舒适的经历会让我不太适应。而且，我想请问你为何我要特别打扮成星期四的样子，穿上一件装饰满太阳和月亮的服装。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其他日子也会放光，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星期二看到了月亮。”

“请原谅，先生，”男仆说道，“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圣经，”然后他恭敬而僵硬地用手指指出了《创世纪》(注)第一章的某一段。赛姆在读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一周的第四天正是创造太阳和月亮的日子。不过，这是从基督教的星期天开始推算的。

“这真是越来越疯狂了，”赛姆说着坐在了椅子上。“这些提供冷鸡肉，勃艮地红酒，绿色衣服和圣经的人是谁？他们能提供任何东西吗？”

“是的，先生，任何东西，”侍从严肃地说道。“让我帮你穿上衣服好吗？”

“哦，把这鬼东西套上吧！”赛姆不耐烦地说道。

尽管他表现得鄙视这个可笑的仪式，当这件蓝色和金色夹杂的华服套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举止中还是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自由自在。而当他发现自己要佩一把剑时，童年时的梦想也被激起。走出房门，他抖抖肩膀舒展开衣服上的皱痕，把剑斜挎在腰间，像一个吟游诗人一样大摇大摆。这身打扮并没有掩盖什么，反而是尽情展现自己

---

1. 巴纳姆的怪物：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T. Barnum，全名Phineas Taylor Barnum，1810年7月5日－1891年4月7日）是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其节目以奇怪畸形的表演者而闻名。
2. 牧神：在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牧神是创造力、音乐、诗歌与性爱的象征，同时也是恐慌与噩梦的标志。
3. 创世纪：基督教经典《圣经》第一卷书，开篇之作，属于旧约摩西五经（天主教译作梅瑟五经）。本书介绍了宇宙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人类的起源（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和犹太民族的起源，以及犹太民族祖先生活足迹。本书也是上帝全部计划中的开始，它向我们展示神的创造怎样的完美，人类是怎样堕落的，一个民族是如何被上帝拣选发展壮大的。

第十五章
指控者

当塞姆沿着走廊大步向前走的时候，他看见秘书正站在一条高耸的长楼梯顶端。他看上去从未如此高贵。他披着一件没有星星点缀的黑色长袍。长袍中央垂着一条纯白色带子，像一束光从上到下劈开黑夜，整个看上去就像那种极为庄重肃穆的基督教圣衣。不用搜索记忆或翻阅圣经，赛姆就能回忆起上帝创世的第一天，光的出现打破了黑暗，因为圣衣是这一切的象征。纯白色与黑色的组合完美地表现出秘书那苍白而严肃的灵魂。他超人的诚实和冷酷的狂怒让他很容易向无政府主义者开战，但也很容易让他被误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中一员。赛姆淡定地注意到，尽管置身舒适友好的新环境，秘书的眼神却始终坚定如一。没有什么啤酒或果园的气味能够让秘书放松下来，问出一个理性的问题。

如果赛姆能够看清他自己，他一定会意识到，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完全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秘书代表着热爱原始无形之光的哲学家，那么赛姆就是一个诗人，他始终寻求去赋予光具体的形态，将其分为太阳和星辰。哲学家可能有时会热爱无限，而诗人始终挚爱有限。对他来说，最伟大的时刻不是光的出现，而是太阳和月亮的诞生。

他们一起从宽阔的楼梯上走下来，大步赶上拉特克利夫。拉特克利夫像猎人一样，全身披挂着春意盎然的绿色衣服，上面有一丛丛绿树图案。他代表创世纪的第三天，这一天上帝创造了地球和绿色植物，而他方正理智的面孔连同他那种善意的愤世嫉俗，都与这一切相得益彰。

有人领着他们走出另一个宽敞而低矮的门廊，进入一个面积很大的传统英式花园。花园里到处是燃烧的火把和篝火，破碎的光影下，一大群穿着五颜六色的人正在跳舞狂欢。赛姆觉得，人们的这些装扮似乎都是对自然界事物形态的模仿。有的打扮成扇叶超大的风车，有的打扮成大象，还有人装扮成气球；最后一起的两个人似乎还保留着他们滑稽冒险的痕迹。

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兴奋，赛姆发现一个跳舞的人打扮成巨大的犀鸟，鸟嘴是他身体的两倍大。当赛姆沿着“动物园”里的一条长路冲下去时，这只鸟就像一个奇怪的问题牢牢地定格在他的脑海里。但是，这里还有上千个其他物种。路灯柱，苹果树，太空船等等都在跳舞。人们也许会觉得是某个疯狂的音乐家演奏出狂放的旋律，使得田野上、街道上所有日常物品集体跳起了一支永恒的快步舞。很久以后，当赛姆年届中年且安定下来时，每当他看到那些特别的物件——路灯柱、苹果树、或风车——他总是会觉得，这是一个从那场化妆舞会中迷失的寻欢作乐者。

草地的一边是绿草如茵的湖畔，像老式花园的阳台，上面挤满了热情洋溢的舞者。

沿着陡坡，呈新月形摆放着七把巨大的椅子，那是属于七天的宝座。果戈里和布尔医生已经坐在了椅子上，教授正要落座。果戈里，或者说星期二穿着一件根据水域分流特点设计的衣服，以此来象征他的简单和直率。这件衣服在他的额头上分开，一直拖到他的脚面，通体灰银，就像一阵雨。教授代表着创世纪的第五天。在那天，鸟和鱼作为低等形态的生命被创造出来。他穿着一件淡紫色的衣服，上面散布着凸眼鱼和骇人的热带鸟类图案。他的身上结合着深不可测的想象和莫名其妙的怀疑。布尔医生代表着创世界的最后一天，他的衣服上覆盖着红色和金色的动物纹章，在他的头冠上装饰着一个猖獗的人像。他笑容满面地靠在椅子上，好像是一个悠然自得的乐观主义者。

这些漫游者一个接一个爬上斜坡，坐到他们奇特的位子上。随着他们依次坐下，狂欢的人群中传来了热情的欢呼，好像人们是在迎接国王。一时间，觥筹交错，火光摇曳，羽饰帽飞向空中。宝座上的人带上了象征着非凡荣誉的王冠。但中间那把椅子上却没有人。

赛姆坐在空椅子的左侧，秘书坐在右侧。秘书的目光掠过空椅子看向赛姆，他抿紧嘴唇说："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田野上死掉。"

话音未落，赛姆发现面前的人海正在发生一个可怕而美丽的变化，就好像天空在脑后裂开了。只见星期天像一个影子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上前来，坐在中间的位子上。他穿得很简单，衣服是恐怖的纯白色，头发像一团银色的火焰在额头上随风飘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有好几个小时，参加化装舞会的人们应和着行军式的欢快曲调，不停地左摇右摆，跺脚欢歌。每一对舞伴都别具浪漫，一位仙女可能和一个邮筒在跳舞，或者一个农村女孩可能在和月亮舞蹈；每一对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那样荒诞，又像爱情故事一样严肃而温暖。最后，拥挤的人群开始退散。一对对舞伴在花园的小路上闲逛，有的漫步到房子的后面，那里有一个热气腾腾的煮鱼锅似的巨型容器，锅里是气味强烈的过期啤酒或葡萄酒的混合物。这些东西的正上方，有一个固定在屋顶的黑色铁架子，巨大的篝火在铁篮子里呼啸，照亮了方圆几英里。它向那片灰蒙蒙的广阔森林投射出家园般的灯火，让空旷的黑夜充溢着温暖的气息。但是，火光没过多久就变得有些微弱。影影绰绰的人群逐渐围向几口大锅，还有人欢声笑语地走进那座古宅的内部通道。很快，花园来只剩下十个人在晃荡，接着，只剩下四个。终于，最后一个散落的寻欢作乐者呼唤着同伴跑进了古宅。火光逐渐暗淡，明亮的星星慢悠悠地出来了。只有这七个古怪的人留了下来，就像坐在石椅上的七尊石雕，一言不发。

他们似乎不急着说话，在静默中聆听昆虫的嗡鸣和远处传来的鸟叫。然后，星期天开了口，但他的语气如梦似幻，仿佛在继续一场谈

话，而不是刚刚展开。

“我们过一会儿再喝酒吃饭，”他说道，“让我们先一起待一会儿，我们相爱得如此悲切，又争斗得如此持久。我似乎回想起连绵数世纪的伟大战争，你们都是这场战争的英雄，书写了一部部史诗，一部部《伊利亚特》注，而你们始终是最亲密的战友。最近或世界之初的时候（因为时间不算什么），我派你们去作战。我坐在黑暗中，那里没有任何创造之物，对你们而言，我只是一个命令你们英勇作战的声音和一种有悖自然的美德。你们在黑暗中听到了我的声音，但此后你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天上的太阳否定它，地球和天空否定它，所有的人类智慧也否定它。当我在白天遇到你们时，我自己也否定它。”

赛姆突然在坐位上动了一下，一阵沉默之后，那高深莫测的声音又继续了。

“但你们是人。你们没有忘记你们神秘的尊严和荣耀，尽管整个宇宙实施种种酷刑要剥夺你们的荣耀。我知道你们曾怎样地接近地狱。我知道你，星期四，如何与撒旦战斗，以及你，星期三，如何在绝望之时呼喊我的名字。”

星光璀璨的花园里万籁俱寂。接着，满脸阴沉、愤懑不平的秘书挪了下身体，转向星期天，用一种尖锐的声音问道：“你到底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安息日注，”对方一动不动地说，“我是来自上帝的和平。”

秘书突然站了起来，手里紧紧攥着他那昂贵的长袍。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喊道，“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无法原谅你。我知道你是满足、乐观，他们是怎么说的来着，‘终极和解’。不过，我不接受和解。如果你是黑屋子里的那个人，那为什么你还是星

期天，还要对抗光明？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父亲和朋友，为什么你还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哭泣，我们在惊恐中四处逃离；钢铁般的冷酷刺入我们的灵魂，但你居然是上帝的和平！哦，我可以原谅上帝的怒火，尽管他毁灭了许多国家；但是我不能原谅他的和平。”

星期天一个字也没有回答，但他缓缓地把他石头雕像般的脸庞转向赛姆，似乎在向他提问。发文似的看着他。

“不，”赛姆说，“我没有他那么激动。我对你充满感谢之情，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美酒佳肴和热情接待，还因为很多次精彩的追逐逃窜和自由的打斗混战。但是我想知道答案。此时此刻，我的灵魂和内心如同这古老的花园，一片静谧安宁。但是我的理智仍然在大声疾呼。我想知道答案。”

星期天看着拉特克利夫。拉特克利夫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同时站在双方，自己与自己作战，这看上去很愚蠢。”

布尔说：“我什么也不懂，但我很快乐。事实上，我想睡觉了。”

“我不高兴，”教授双手抱头说，“因为我不明白。你让我迷失地离地狱太近了。”

接着，果戈里带着孩子般的纯真无邪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受到那么多伤害。”

星期天仍旧一言不发，他坐在那里，手托着强有力的下巴，眼睛凝视着远方。最后他说：“我已经依次听了你们所有人的抱怨。我想，现在另一个人要来抱怨了，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巨大的灯号里，逐渐熄灭的火焰像一条燃烧的金带，在昏暗的草地上投下最后一束长长的微光。燃烧的光带中出现了一个黑衣人影，正从漆黑的夜幕中走来。他似乎穿着精致合身的西装和长及膝盖的短

裤，装束和这座传统建筑的仆人一样，只不过他的衣服不是蓝色，而是黑色。就像这里的仆人一样，他的腰侧也佩着一把剑。他走近排成新月状的七个人，仰起脸望向他们，露出一张宽阔、猿猴似的脸庞。赛姆大吃一惊，恍然大悟，来人正是他的老朋友——格雷戈里，留着一头浓密的红发，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

“格雷戈里！”赛姆喘了一口气，几乎要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是的，”格雷戈里极力压制着自己，透露出强忍的危险气息，“我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曾经有一天，”布尔嘟囔着，似乎真的要睡着了，“上帝的儿子们来到他的面前，而撒旦也在他们之中。”

“没错，”格雷戈里说，扫视四周。“我是一个毁灭者。如果有可能，我就要摧毁全世界。”

一种来自地底深处的怜悯之情在赛姆心头激荡，他断断续续而又语无伦次地说：“哦，最痛苦的人。”他叫道：“尝试快乐起来！你有像你妹妹那样的红头发。”

“我的红头发像红色的火焰，我要烧毁全世界。”格雷戈里说道，“我想我对世间万物的仇恨，要远远超过普通人对任何事物的仇恨，但这些都比不上我对你的仇恨！”

“我从未恨过你。”赛姆悲哀地说。

然后，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最后一次爆发了。

“你！”他叫道，“你从未恨过是因为你从未生活过。我知道所有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你们是掌权者！你们是

警察，肥胖、傻笑、穿着蓝色双排扣制服，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你们就是法律，没有人违抗你们。难道仅仅因为没有人违抗你们，就没有活着的自由灵魂不想违背你们吗？我们这些造反派总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废话，整天谈论政府这个罪行、那个罪行。这种行为实是蠢透了！政府唯一的罪行就是它实行了统治。最高权力不可饶恕的罪恶就在于它是最高权力。我不是因为你们的残忍而诅咒你们，也没有因为你们的仁慈而诅咒你们，尽管我可以这样。我诅咒你们是因为你们生活在天堂里，比谁都安全！你们坐在石椅子上，从没有下来过。你们是七个来自天堂的天使，没有任何烦恼。哦，我可以原谅你们的一切，你们这些人类的统治者，如果能有一次让我知道，你们也像我一样忍受了片刻真正的痛苦——”

赛姆猛地站了起来，从头到脚都在颤抖。

“我明白了一切，”他叫道，“所有存在的一切。为什么地球上一切事物都要彼此对抗？为什么世界上每一个微小的事物都要反抗世界本身？为什么一只苍蝇要对抗整个宇宙？为何一株蒲公英要对抗整个宇宙？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孤身奋战于那个可怕的最高委员会。所以，所有法律的遵守者都有可能获得荣耀，远离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为秩序而战的每个人可能会像丢炸弹的革命者一样英勇无畏。所以，撒旦真正的谎言会被扔回到这个亵渎者的脸上。所以，我们抛头颅、洒热泪，饱受折磨才有资格对这个人说，‘你撒谎！’我们忍受巨大的痛苦，就是为了有资格对这个指控者说，‘我们也受过苦。’”

“有人说没有人对抗我们，这绝非事实。我们也曾面临生命危险。有人说我们从未走下这些宝座，这同样是主观臆断。事实上，我们已经跌入地狱。就在这个人无礼地走进来，要指责我们过于快乐的那一刻，我们还在抱怨难以忘怀的悲惨遭遇。我反对这种诽谤与中伤；我们并不快乐。我可以为他所指控的每一个伟大的法律守护者担保。至少——”

他转移视线去看星期天，却陡然发现星期天巨大的脸庞上浮现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你，”他惊恐地叫道，“你也受过苦吗？”

就在他凝视的时候，这张巨大的脸庞瞬间变大了数倍，甚至比门农[注]的巨型面具还要大。赛姆像孩子一样尖叫起来。那张脸变得越来越大，占据了整个天空，然后一切都陷入黑暗。在他彻底失去意识之前，他似乎听到无边的黑夜中传来一个遥远的声音，有人在诉说一句他曾经听过的寻常问候——“你能像我一样喝一杯吗？”

当书中人物从幻觉中苏醒过来，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身处习惯性入睡的地方。他们坐在椅子上打哈欠，或者四肢受伤，挣扎要从地上爬起来。如果说赛姆所遭遇的一切从现实意义看确实存在虚幻成分，那么他的经历更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心理体验。他一直记得他在星期天面前昏倒了，却不记得自己后来是否醒来。他只记得，他缓慢而自然地意识到，他正和一个随和而健谈的同伴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那个同伴是他最近一次戏剧般经历中的人物，他就是红发诗人格雷戈里。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边走边谈论着一些琐碎的小事。但赛姆感到身体异常轻快，内心毫无杂念。这种身心愉悦的状态似乎比他说过的、做过的一切都更加美妙。他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好消息，这使得所有其他的事情变得无关紧要而又欣然可爱。

黎明回归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为万物染上清晰而羞怯的色彩。似乎自然的造物主首先尝试创造出娇羞的嫩黄，然后是明艳的玫瑰红。一阵微风吹来，带来清新而甜蜜的气息，人们无法想象它来自遥远的天际，甚至是天边某个空旷的洞穴。赛姆惊讶地发现，他站在马路中间，路两侧围绕着他的是藏红花公园高耸的建筑，通体全红，形状怪异。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伦敦这么近。他不由自主地行走在一条白色的道路上，早起的鸟儿在雀跃欢歌。然后，他发现自己来到

了一个花园的栅栏外面。在那里，他看见了格雷戈里的妹妹，那是一个金红色头发的姑娘。还没到早餐时间，她正在花园里修剪紫丁香，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一个姑娘无意识的专注认真。

---

1. 《伊利亚特》（Iliad）,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强弱弱格六音步史诗。故事的背景设在特洛伊战争，是希腊城邦之间的冲突，军队对特洛伊城(伊利昂)围困了十年之久，故事讲述了国王阿伽门农与英雄阿喀琉斯之间的争执。
2. 安息日（Sabbath），是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根据神的有关命令纪念神创世六日后休息的第七日。安息日在摩西获得的十诫中有明确指出。
3. 门农（Memnon），古典神话中黎明女神厄俄斯和特洛伊王子埃塞俄比亚国王提诺托斯之子，在特洛伊战争中是特洛亚人的盟友。